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孫子淺說補解序

一、引言

周秦時代，是中國思想最發達的時代，是中國學術文化最光輝燦爛的時代，所謂諸子百家，寶藏無窮。其中原因，有人說是因為當時各國混戰，兵連禍結，無有已時，各國政府對於民間的思想無暇過問，所以一切均得自由遂其發展。如果不錯，那麼！戰爭真是可以促進文化了。可惜秦始皇一火，損失太大，而自秦始皇以後，思想禁錮，學術上成了一種麻木狀態，不能繼續周秦有所發揚光大，這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不幸。然而僅以周秦諸子所遺留給我們的，也很夠我們整理探討。十年前學術界，一時曾有整理國故的傾向，經史子集，每一部門都有人開始發掘的工作，而大概情形，是從事整理經史的工作多，從事整理子集的工作少，所以坊間關於子部書籍的著作仍感貧乏，這又不能不說是周秦諸子的不幸了。周秦諸子當中，恐怕又要以孫子為最不幸，我去年到中央政校授孫子兵法，當時搜集古註多種，均不能算是善本，求之本國近人的著述，更是絕無僅有。後來得着蔣劉合著的孫子淺說一冊，認為章節劃分尚屬適當，每節解釋也能深入顯出，所以就用做教本，逐篇講授。而在這全面抗戰期中，有多少事實，足以引作例證，所以又在每篇後面增補一段，叫做「

補解」。但仍覺未能盡孫子的偉大高深，所以復寫這一篇序，有如下面幾段，聊抒我個人的管窺蠡測。

二、孫子的學術地位

孫子十三篇，從秦漢一直到現在，兩千多年，大家都認為只是一種兵書，推崇他說是兵經。宋元豐時代，並且把他和六韜，三略，司馬法，吳子，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並為武學，號稱七書。自宋以後，文武兩途截然劃分，專制政治的愚民政策，更大肆陰謀，而以極無聊賴的尋章摘句，為儒生俗吏的唯一學問。社會上一般文人，都以這種尋章摘句的技術，能博功名，取富貴，所以大家競相趨附，埋頭鑽研，孫子一書，就更沒有人樂於過問了。其間雖有很少數的所謂好古之士，偶爾涉獵，也不過視為構謀術數之家，以讀文學的眼光，用訓詁的方法，逐句詮釋，逐字解義，其所得仍只是讚嘆孫子兵學高深，用兵神化，譽之為兵家之祖兵中之聖而已。而於孫子的博大精深，六千餘字包括哲學和各種社會科學，則始終茫無所知，秦漢以來，中國文化學術界的蒙昧狀態，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戴季陶先生說：「二千年來，許多咬文嚼字的腐儒，一切似是而非的尊孔論辯，爭道統的混戰，在中山先生創國的青天白日朗照之下，完全失了存在的意義。他們那些沒有建國經

繪的空談性理，沒有實際效用的偷閒文學，那才真是失了創造文化能力的中國人的供狀。」（註一）這真是批評得確切，斥責得痛快。其實失了存在意義的學問，失了創造文化能力的中國人的供狀，又何止是空談性理和偷閒文學啊！固然，孫子一書，從他的表面來看，是一種軍事的著作，第一篇開首，就提出「兵」字來做研究的對象，以次敘述用兵之法，治兵之道，與乎一切將將將兵之術。但是這些用兵之法，治兵之道，和將將將兵之術裏面，就有很多很大的治國經綸，及其他實際效用，決不能僅以軍事兩字盡之。並且軍事是政治的一部，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無論平時準備，戰時勝敗，其決定的因素，是異常複雜。立國的精神，治國的要道，換句話說就是國民的信仰和政治經濟外交等一切的一切，沒有不與平常的建軍，戰時的決勝，息息相關。試問沒有信仰的國民，他們的作戰能力到底能有多少？政治腐敗，經濟衰敗，外交手段拙劣，社會機構不靈，這種國家的總力量又有多少？孫子以「道」與「法」為軍事的基本要素，諄諄以「脩道保法」為能為勝敗之政，眼光真是遠大，思想真是深刻。我們現在就把他所說的「道」和「法」來談一談，什麼是「道」呢？道的真義，就是今日所謂主義。什麼是「法」呢？法的真義，就是今日所謂紀綱。主義是政治的淵泉，紀綱是政治的精神，所以孫子一書，實在可以說是我們古代的政治學或政治哲學。孫子說：「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這是說明戰時財政收支不易適合的道理。又說：「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

則百姓貧，」這是說明戰時資源外溢和生產停滯的弊病。又說：「近於師者貴賈，貴賈則百姓財竭，」這是說明供求定理以及消費節約的必要。所以孫子一書，又可以說是我們古代的經濟學經濟哲學或者戰時經濟學。總理說：孫子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門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註二）先有戰門事實，就是社會上先有戰門的現象，孫子著書解釋當時的戰理，就是解釋當時的社會現象，孫子一書，是吾國的軍事哲學，也可以說是吾國古代的社會學或者社會哲學。軍爭篇「夫金鼓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這更是涉及羣衆心理或者社會心理學的範圍了。行軍篇「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是論教育的方法和功用。「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是論教育的先決條件。地形篇「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騶子，不可用也。」是論失教的狀態和失教的弊害。整個教育原理均有所論列，而無遺漏，是孫子一書，簡直可以說是教育學或教育哲學了。至於他的文字的典雅，詞藻的美麗，那就更不用說。白人北村佳逸

著孫子解說自序說：「用劍或有優於孫子者，但用筆而敵於孫子者實無一人，彼是兵法家，哲學者，更是東方第一流大文豪。」（註三）孫子文章的價值就可以想見。日人坂井末雄說：「孫子十三篇，在兵書上固是不朽，即在外交術上社交術上亦為萬世不易的定理。」（註四）藤本椿水說：「孫子者，兵書而外交教科書也，亦人事百般座右銘也。」（註五）範圍益廣，地位彌高，孫子真是孔子之流亞，東方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亞丹斯密，孔德。他的著書，就是六經的羽翼，對話集，共和國，政治論，國富論，實證哲學。本來偉大思想家的學問，是關聯多方面的，決非局促於一技一藝之末，不論中外古今無不皆然。不過科學方法明白為後人揭出以後，分析的方法愈精，分類的數目就愈多，於是某某為哲學者，某某為政治學者，某某為經濟學者，分門別戶各樹一幟，這種分類，於學術研究上原未嘗沒有指導的功用，且亦是求精進的人們所必由之路，但是分析之後，必須求其綜合，方不致陷於支離破碎，尤其本屬綜合的學科，從一方面來看，是政治學，從另一方面看，則是經濟學，從一方面看是經濟學，從另一方面看又是社會學，那就沒有方法縮小其範圍而低估其價值。我很希望讀孫子書的人們，瞭然於孫子學術地位的崇高，思想的淵博，他的學問是綜合的學問，須要綜合研究，須要從遠處深處觀察其內容，然後才能明白他的治國經綸，實際效用，而吾們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才有發揚光大的前途。

三、孫子的社會背景及其哲學

孫子一書，博大精深，六千餘字包括哲學和各種社會科學，孫子在學術上，地位的崇高，思想的淵博，他的學問是綜合的學問，須要綜合研究，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再來探討探討孫子思想的哲學基礎。一個思想家，他的思想學問，必定有一種哲理做他的基礎，不是憑空可以建築起來的。我們研究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學問，如果不從他的哲學基礎研究起，那就決不能鞭辟入裏，決不能窺見他的底蘊，往往會以皮相之見錯認他的真面目。但要研究一個思想家思想學問的哲學基礎，又必須先考察這個思想家當時的社會背景，我雖不是唯物論者，但我深信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縱然不完全是社會的反映，也必定或多或少的受社會現象的影響。孫子當時的社會現象是怎樣？這種社會現象是怎樣影響到孫子的思想？這是我們應當要先解決的問題。

誰都知道春秋戰國是五伯七雄爭衡的時代，這時代中，三代以來的封建制度，在牠本身已經孕育出極大的矛盾，由逐漸的而急激的趨於崩潰。大凡一種社會制度，在急激的轉變時期，那時期的社會就必呈一種混亂狀態，強凌弱，衆暴寡，你攘我奪，無有已時，所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春秋戰國的社會，真是混亂極了。所以當時的悲天憫人

之士，消極的就倡爲我之論，無法解決列國戰爭之局，乃退而放縱個人的生活。積極的就主兼愛之說，不忍各國專以攻伐爲事，遂願以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但是當時的諸侯，正在鈎心鬥角，埋頭爭戰，爲我之說固然與他們的鬥爭不相干，兼愛之說，也不能打動他們的心靈，消弭他們的兼併之夢，還有孔孟，以道德仁義遊說諸侯，當他們打得烽火連天兩眼出火的時候，這兩位先生，倒向他們講仁義說道德，俗說：「話不投機半句多，」無怪那時的諸侯，把孔孟兩位都看做十足的書獃子，只因爲兩位先生規行矩步，年高德劭，不便過於唐突，然而終日的「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仁義而已矣，」不適合他們迫切的需要，使他們覺得厭煩，所以終於把他們看做鬼神般，敬而遠之。只有蘇秦張儀之流，投機取巧，以一介書生，迎合王侯之意，蠶取卿相之尊，盛極一時，真是當時極得意的人物了。楊朱的享樂派我們不提，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的墨翟，何以會失敗？孔孟何以不能行其道？蘇張之徒何以能蠶取卿相？這個理由很簡單，就是孔孟墨翟未能把握現實，而蘇秦張儀能夠把握住現實。春秋戰國時的現實社會，是以兵鬥爭的社會，不特鄭衛滕薛各小國非兵無以圖存，就是齊楚秦晉諸大國，也非兵無以自固，空口談仁義，說道德，如徐偃王宋襄公一類人物，到底是不免於覆亡。況且封建社會的政治，諸侯所負的第一重大責任，就是保全宗廟社稷，宗廟社稷是那時代國家的主權者，國家的代表者，所以無論是平庸無能的諸侯也好，是勤政愛民的諸侯也好，他們都不能

不以保全社稷爲職責。而保全社稷的方法，就是戰爭，就是用兵。在當時社會的現實，列國諸侯的認識，是這樣的情況之下，無怪孔孟墨翟的主張不合他們的胃口，實際也難以救他們的危急。儘管孟子高呼着「民爲貴社稷次之」，希望列國諸侯以息事甯人爲懷，而列國諸侯終懷着一種極度恐懼的心理，惴惴不安，我們看萬章問孟子的話，就可以知道，「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仁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這種懷疑論調，就是代表當時諸侯一般的恐懼心理，所以列國諸侯，依然是社稷爲重民爲輕，不敢輕易放鬆一步，社會是這樣一種情形，列國諸侯是這樣一種心理，當然列國諸侯的希望是如何削弱敵人，如何加強自己了。這就是蘇張之徒縱橫捭闔之術，得以乘間而入的道理。我所以說孔孟墨翟，未能把握現實，而蘇秦張儀能夠把握現實，原因就在於此。孫子生於當時，目覩當時社會的混亂，「強凌弱，衆暴寡」，國際間是存在着一種極不平的現象，「敵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貴族專政，萬物芻狗，政治上也存在着一種極不平的現象。「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社會上又存在着「種極不平的現象。長此以往，真將率禽獸而食人，人類之不滅絕也幾希」！所以悲天憫人之懷，不覺油然而動於其中，而冥思苦索，當時諸侯之心理，決非以仁義道德之說，作正面的勸導如孔孟者。是以轉變之。而放任政客術士，鼓簧其詞，挑撥於列國諸侯之間，縱橫捭闔，無所不用其極，則各國

人民只有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不知死所。在這種兩難的當中，孫子於是想出一種極巧妙極有效的辦法，這種辦法陳說於諸侯之前，必極容易使他動聽，而實行起來又必先有一番基本工作，這就是孫子的工作，正是孔孟日夕祈求於各國諸侯而未能見容者，假使各國都採納其說，各自理頭於此基本工作，則各國皆將雍雍熙熙，度其堯天舜日之生活，雖有兵亦無所用之，這就是孫子的苦心，就是孫子著兵法十三篇以見吳王的苦心之所在，所謂止戈為武者也。然則孫子的方法，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方法？簡單一點講，就是：

以道德仁義（道）為骨幹，潛植於戰勝攻取的（兵）技術（變）之中，而以之剷除國際上政治上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的現象（公），終止戰爭，消弭戰爭，拯救各國人民於陷溺，而使之各遂其生（生），以達於人類生存的完善之境（全）。

諸侯各欲強其兵，孫子為免除他們的深閉固拒起見，就即以強兵之術進。其本意實欲假當時之諸侯以行其道，所以入郢以後，其道仍不行，即毅然辭謝以去。孫子的態度是非常光明磊落，孫子的胸懷是非常慈祥惻怛，孫子的進止又是非常獨介不苟，真是孔孟之流亞，而決非普通所謂之兵家者流。這且不談，現在我們既經明白孫子的思想所受的社會影響，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研究孫子思想的哲學基礎了。孫子在計篇第一，劈頭就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點出「生」字「存」字做他著書立說的基本觀念，他認定「生」是宇宙最後決定的因素，「生存」是萬物最基本的要求，人類控制宇宙，駕馭萬物，也就無須乎什麼特殊的方法，只要使宇宙萬物養其生機，滋其生殖，遂其生長，保其生存，就夠了。戰爭這件事，在人類進化還沒有達到最高階段的時候，在生存競爭當中，當然還具有牠的功能。譬如我們革命，就必須要有革命的武力來遂行革命的鬥爭，掃除革命的障礙，以貫徹革命的主義。像這樣的戰爭，是需要的，是有意義的。但是春秋戰國，異諸侯互相侵伐，是侵略的戰爭，縱然在某一次某一國是被侵略者，而在另一次這個被侵略者又會變成侵略者，循環錯雜，無有已時，演成一種混戰的局面，所以說，「春秋無義戰」，無義戰就是沒有有主義的戰爭。沒有主義的戰爭，牠是人類的災害，牠會戕賊宇宙萬物的生機，阻礙宇宙萬物的生殖，妨害宇宙萬物的生長，摧殘宇宙萬物的生存。所以孫子緊接在「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後，就立刻提出：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一個「道」字來做宇宙萬物的價值標準。「道」之具體意義，就是「公」，俗說所謂公道，就是這個意思。只要合乎公道，就是戰爭也沒有什麼不可，所以孫子在行軍篇，舉出黃帝來做例子說：「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戰蚩尤是

扶弱鋤強，樞衡當時一般人民的生存，合乎公道，非義戰。是有主義的戰爭。在孫子的眼光看來，只有黃帝、堯、舜的戰爭才合乎他的價值標準，才合乎道，其餘就都不是算子。可見孫子的價值標準，尤其對於戰爭的價值標準，是提得很高的。而他對於當時各國互相侵伐的戰爭，認為非常的不公道，十分厭惡，就更加明白。所以說「道」是孫子學說的骨幹，是孫子學說的價值標準。而「道」與「道」前面會說過，孫子爲對付當時弱諸侯，於是想出一種極巧妙極有效的辦法，就是以道德仁義（道）爲骨幹，潛植於戰勝攻取（兵）的技術（藝）之中。這種方法，是孫子處世的方法，而不是孫子治學的方法。那麼孫子治學的方法又如何呢？我們現在是研究孫子思想的哲學基礎，所以對於孫子治學的方法，是有探討的必要。我認爲孫子用兵的方法，就是孫子治學的方法，而孫子處世的方法，仍不外是用兵的方法。所以我們把孫子用兵的方法考察一番，就可以發現他治學的方法和處世的方法，究竟是一種什麼方法。孫子勢篇第五，有一段話：

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可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端如執能窮之哉！

兵道——生

前面說過，戰爭這件事，在人類進化還沒有達到最高階段的時候，在生存競爭當中當然還具有他的功能。所以這一個公式的「生」，還不是最高階段的「生」，仍然混雜有不適於生的東西在裏面，於是還不免有戰爭，把這「兵」道「兩種對立物統一」了的低階段的「生」，又成為高一度的「兵」，「兵」之中又潛植高一度的「道」，然後經過揚棄作用，統一起來，發展到高一度的「生」，「不可勝窮」，「循環無端」，所以孫子這種處世應變的方法，不特可以拿來遊說春秋戰國的諸侯，在人類進化沒有達到最高階段以前，任何時代都可拿來向當時的政治團體或掌握政權的最高當局進言，因為他是與宇宙萬物進化的法則相符合的，是一種辯證的方法。

「總合上面所說，孫子的方法——方法論——是辯證法。孫子的價值標準——實踐哲學或價值論——是「道」。孫子的基本觀念——理論哲學或宇宙論——是「生」。那麼孫子整個的哲學也就可以窺見大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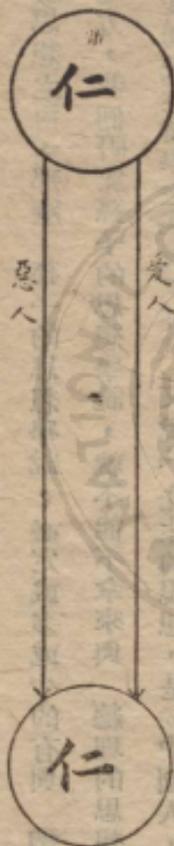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再拿來和 總理 的民生哲學比較一下。

四、孫子與民生哲學

戴季陶先生說：「先生（指總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淵源於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實在

是孔子以後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聖」。(註六)校長也說過：「總理的主義，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哲學與倫理哲學的正統思想」。(註七)我們在前面已經把孫子的社會背景及其哲學說過了，我們知道孫子是孔孟之流亞，而決非普通所謂之兵家者流，那麼，孫子的思想學說，當然也要算在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之內，那麼，孫子的思想學說，必定或多或少的有與總理的思想。總理的主義互相契合的地方，我們研究孫子的思想學說，就不能不拿來與總理的思想主義互相參證。根據戴先生所說「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註八)又說「先生的思想，是愛中國人，先生的信仰，也是愛中國人，先生的力量，也是由愛中國而生，把這一個愛中國人的心，推廣起來，就是愛全亞洲的被壓迫民族，愛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推到極處，就是愛一切人類」(註九)我們可以確認「總理思想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仁愛」。但是戴先生這兩段話，前一段是兼說「仁愛」，後一段是單說「愛」，那麼「仁」與「愛」之間，似乎還有一點分別，不能不加以說明。據我的想法，前一段所說「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是說「仁愛」即民生哲學的最高原理。後一段所說「……愛中國人……愛亞洲的被壓迫民族，愛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愛一切人類」，是說「愛」即民生哲學的實際行動。如果這樣解釋不會錯誤的話，那麼「仁」與「愛」的分別就容易說明了，「仁」是最高原理，「愛」是實際行動，這就是說「愛」的行動是由「仁」的原理發生出來的。照朱熹的解釋，「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在

理也」，仁就是理，那麼，由「仁」這樣的「理」發生出來的「愛」，必定是合乎理且合乎理然後可以說「是仁愛」，所以「愛」是有限度的，有標準的，不是漫無等差的，這就是中國正統思想的中庸之道，否則就變成墨子的兼愛了，這就是「仁愛」與「兼愛」的分歧，也就是孔墨的異同。「愛」的限度，「愛」的標準，是「仁」，「愛」的等差是「愛」與「不愛」，合乎「仁」的就「愛」，不合乎「仁」的就「不愛」，「不愛」就是「惡」，然而這種「不愛」或者說「惡」，仍舊是由「仁」的最高原理發生出來的，大學上說「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可見惡人也不是有他的另一個出發點，牠與愛還是同其根源，而牠的歸宿還是愛人，還是仁，就是為愛人而愛人，為愛人而惡人，都是由仁發生，歸宿到仁。我們試把以上的說明，繪一圖在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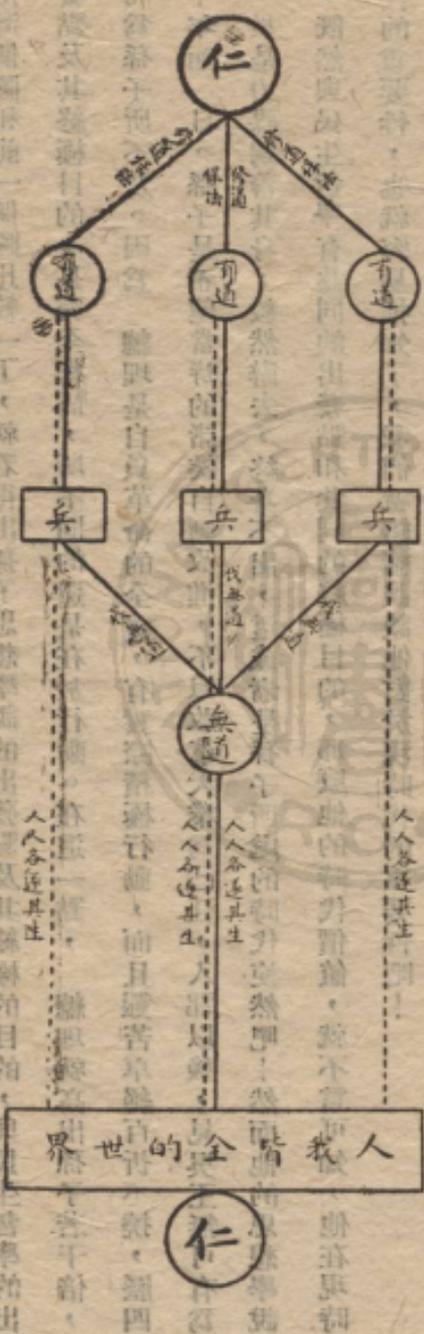
由這個圖，我們就更知道「仁」是動的，不是靜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必須要發為行動，然後「仁」的功用才顯著，必須要有至允至當的「愛」「惡」，然後「仁」的境界才完美，才能止於至善，剛是

「愛」不足以盡「仁」之義蘊，剛是愛人不足以說明仁人之用心，愛之中必須有「爲愛而惡」之惡，愛人之中必須有「爲愛人而惡人」之惡人，這才是仁，才是仁者。我們知道總理的哲學基礎是「仁愛」，總理是仁者，我們必須還要知道總理能發爲行動，所以他的仁的功用才顯著，總理是有至允至當的愛惡，所以他的仁的境界才完美才能止於至善。總理的行動是什麼？就是革命。總理之所愛惡是什麼？就是愛被壓迫民族而惡壓迫民族。總理由仁出發，產生他的積極行動——革命，以愛一切人類的用心，來愛被壓迫民族惡壓迫民族，歸宿到人類一律平等——仁的美滿境界——的大同世界，所以他在革命行動的過程當中，不惜採戰爭爲手段，以排除一切革命的障礙。戰爭的對象，就是所惡的壓迫階級，爲愛人而惡人，其最後的歸宿仍是「仁」，仍是「仁愛」。我們可以繪一圖在下面：



這個圖是表示總理民生哲學的基礎，和他的行動——革命，革命鬥爭的過程，以及牠最終的目的。現在我們再把孫子的思想學說拿來看。前面已經說過，孫子拿出「生」字「存」字做他著書立說的根本觀念，他認定「生」是宇宙最後決定的因素，「生存」是萬物最基本的要求，這就與總理以民生為歷史的重心見解相同，不過他沒有像總理那樣說得明白說得透澈罷了！孫子的基本觀念既然是「生」「存」，所以他在火攻篇第十二，就鄭重的說明「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大有好生樂生惜生之意，所謂萬然仁者之言。所以他對於將才的要求，是智信仁勇嚴，計篇第一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明白的點出「仁」字，校長在力行叢書及廬山訓練集中曾說軍人精神教育中之「智仁勇」以及「智信仁勇嚴」之武德，都是以「仁」為中心，那麼「仁」就是孫子對於將才所要求的中心了。以「仁」為中心，就是以「仁」為出發點，而仍須歸宿到「仁」的意思。孫子的思想學說，以「仁」為出發點，而仍歸宿到「仁」，這不顯然與民生哲學相同嗎？孫子用兵的目的是求「全」，他在謀攻篇第三所說的「全國為上」，「全軍為上」，「全城為上」，「全卒為上」，「全傷為上」，以及「必以全爭於天下」，都是極力發揮他用兵的目的，不在攻城略地，而在「不戰而屈人之兵」，他的希望是形篇第四所說的「自保而全勝」，所謂「全」就是人我「兩全」，而非個己「獨全」。他純粹是想以「道」來屈人之兵，所以他計篇第一的五枝之說，首要就是「道」，用兵的標準是以「主

「執有道」為決定的第一因素，只認有道可以伐無道，不許有道伐有道，更不許無道伐有道。假使列國都以為有道自勉，互不侵犯，那就達到了天下平的邦治，人人雍雍熙熙，度其堯舜目的生活，這就是所謂人我兩全，所謂自保而全勝的「全」，可見「全」的真義，也是歸宿到「仁」的意思。由「仁」出發，產生孫子的行動——修道保法和用兵，而以有道伐無道剷除一切不平等的現象，或使各國以有道自勉互不侵犯，而使人人各遂其生以達到人類生存的完善之境，所謂人我皆全的世界，就是仁的美滿境界，這又與一總理的大同世界相彷彿了。我們也可以繪一圖在下面：



把這個圖和前一個圖比較一下，就看得出孫子思想學說的出發點及其終極的目的，與民生哲學的出發點及其終極目的，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還是在於行動。在這一點，總理就高出孫子若干倍，而為孫子所不及。因為總理是自負革命的全責，有實際積極行動，而且艱苦卓絕百折不撓，歷四十年如一日。孫子是希望當時的諸侯自動改進，不以改革大業為己任，入郢以後，見吳王無可為，於是力謀獨善其身，毅然辭去，終身不出，這或者是孫子所處的時代使然吧！然而他的思想學說，既然與民生哲學有共同的出發點和共同的終極目的，那麼他的時代價值，就不言可知，他在現時代的重要性，也就容易推知了，我們就繼續談談他對於現時代的重要性吧！

五、孫子對於現時代的重要性

時代的巨輪，不斷推向前進，物質文明，真是一日千里的發達，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人們還正在高呼着，猛飛突進，沒有止境，將來竟到達一種怎樣程度的光怪陸離世界，實在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出。然而在另一方面，人類的精神文明，尤其以仁愛為出發點的互助精神，竟是開倒車退回到原始時代以前去了。原始時代，洪水猛獸戕害人類，人類無法抵禦，現在物質文明戕害人類，人類也無法抵禦，而且從前洪水猛獸戕害人類，人們只不過不能相扶相助罷了，現代物質文明戕害

人類，倒還是人類本身利用物質相殘相賊的結果，一場戰爭，死傷人數動輒千萬，人類獸性的發揮，真是極其能事。在這樣的大時代當中，人們不求生存則已，要求生存那就非團結整個民族鍛鍊出一副在現時代角逐場中鬥爭的能力不可。不過我們仍舊要以仁愛爲出發點，這種鬥爭的能力，只是用來掃盪凶狠殘暴戕害人類的獸性人們，那才適合於時代的要求。我們中國的軍事倫理是殺以止殺，所謂止戈爲武，就是這個意思。然則人們又從那裏才能鍛鍊出這種以仁愛爲出發點的鬥爭能力呢？沒有別的就是孫子兵法。孫子的基本觀念是「生」，他認萬物最基本的要求是「生」「存」，他的思想學說是以「仁」爲出發點而仍歸宿到「仁」前面已經講過，所以孫子兵法，是自衛的兵法，而不是侵略的兵法，是衛道的兵法，而不是噴武的兵法，是衛人類的兵法，而不是殘民以逞的兵法，所以他的兵法，先從政治經濟外交談起，然後談到奇正虛實和普通戰爭隨機應變的方略，然後再談行軍地形火攻用間等篇，不以百戰百勝爲善，而以不戰屈人之兵爲善，必以全爭於天下。今日的世界，多少侵略者在那裏橫行霸道，沒有自衛的兵法是不足以圖存。今日的世界，國際間依然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人道正義全都屈服在暴力之下，沒有衛道的兵法是必陷人類於禽獸。孫子兵法研究的大衆化，孫子兵法研究的普遍化，然後侵略的兵法噴武的兵法殘民以逞的兵法才會銷聲匿迹，萬能的科學才不致爲人類利用來自相殘殺。我們中華民族，正在被日寇蹂躪，生存感受威脅達於極度，

敵人的野心征服中國之後，還要征服世界。人道正義早已無靈，我們只有拚命自衛衛道衛人類。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這種使命是應該負起來，也只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才能負得起這樣偉大的使命。學校裏二十五年春開，對本校訓話，題詞「青年為學與立業之道」，就指示我們說：「我們學校的教育，應當要樹立一個文武合一的教育模範」，意思就是認定教育應該文武合一，全國國民都受過了文武合一的教育，然後才能有現時代角逐場中鬥爭的能力，才能負起自衛衛道衛人類的使命。孫子兵法是文武合一教育的課本，不是偏重在軍事方面，而是研究及政治經濟的各方面，並綫及各方面的關聯性，統一性，這本書在現時代，尤其在我們中華民族現在所處最艱難困苦時代，是重要極了，真可以說是實行三民主義革命必讀的課本。是人類生存的寶典與指南。

六、結論

最後，孫子這部書，從他個人的社會背景，和他一生的出處來看，可以知道他是具有悲天憫人之懷，想以「殺以止殺」的方法來遊說諸侯，挽回世運，是孔孟之流亞，而決不是以術數獵取功名的縱橫家。從他的思想學術來看，可以知道他的哲學基礎是以仁愛為出發點，軍事不過是實現全人類相親相愛的一種不得已的手段，許多地方也都與總理遺教有共通之點，不過沒有人總理的學說那

樣明白透澈完美，而於軍事的技術方面則更有獨到之處，不獨可以應用在軍事上，而且可以應用到人生奮鬥過程中的各方面，而於政治經濟外交的各種原理原則，都已窺其大概，發其端倪。熟讀了孫子這本書，領悟了他的要旨，時時注意拿來運用，那就不但在軍事上會有辦法，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都能會有辦法。無論那一部門的專門學者，到了拿他自己的專門學問出來應世的時候，如果拿這本書來研究一下，必定能夠收到由博返約的功效，得到許多幫助，這就是孫子學術地位上的崇高處，我們是應當要承認的。他在現代教育須文武合一的要求中，這部書更可以供給我們的需要，他的重要性更提高了，他的價值也就更表現出來了，所以我們對於孫子這本書，可以總括的說：

「孫子兵法，不僅是軍事學，也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他的思想，是中國正統思想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與 總理的遺教有許多相通之點，在現時代是人們為自衛衛道衛人類所必修的一門學科」。

溫晉城 二十八年十月於中央政校

(註一)見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註二)見民權主義第一講

(註三)(註四)(註五)俱見李浴日譯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

(註六)見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民生哲學系統表說明(附錄)

(註七)見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註八)見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註九)同上

附錄一 四學格

一、孫子兵法

二、孫子兵法

三、孫子兵法

四、孫子兵法

五、孫子兵法

六、孫子兵法

七、孫子兵法

八、孫子兵法

九、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之研究，其目的在使國人自強而後強人，使中國民族思想而發揚於世界，景中國民族思想而發揚於世界，景中國民族思想而發揚於世界。此書之出版，實足以補我國軍事之不足，而足以發揚我國民族思想。此書之出版，實足以補我國軍事之不足，而足以發揚我國民族思想。此書之出版，實足以補我國軍事之不足，而足以發揚我國民族思想。

孫子兵法之研究，其目的在使國人自強而後強人，使中國民族思想而發揚於世界，景中國民族思想而發揚於世界。此書之出版，實足以補我國軍事之不足，而足以發揚我國民族思想。此書之出版，實足以補我國軍事之不足，而足以發揚我國民族思想。此書之出版，實足以補我國軍事之不足，而足以發揚我國民族思想。

孫子淺說補解

目錄

序	一——二四
計篇第一	一——二〇
作戰篇第二	二一——四八
謀攻篇第三	四九——七〇
形篇第四	七一——八三
勢篇第五	八四——九七
虛實篇第六	九八——一二二
軍爭篇第七	一二三——一三〇
九變篇第八	一三一——一四二
論軍政與主德之關係	一——二〇
論軍政與財政之關係	二一——四八
論軍政與外交之關係	四九——七〇
論軍政與內政之關係	七一——八三
論奇正之妙用	八四——九七
論虛實之至理	九八——一二二
論普通戰爭之方略	一二三——一三〇
論臨機應變之方略	一三一——一四二

行軍篇第九 論行軍之計劃……………一四三—一六二

地形篇第十 論戰鬥開始之計劃……………一六三—一七六

九地篇第十一 論戰鬥得勝深入敵境之計劃……………一七七—二〇六

火攻篇第十二 論火攻之計劃……………二〇七—二一六

用間篇第十三 論廟算之作用……………二一七—二四〇

附孫子本傳……………一—四

按孫子十三篇，自漢迄明，注者二十餘家。惟宋吉天保所集孫子十家會注，世稱善本。然亦隨文解義，散漫無歸。蔣方震劉邦驥兩先生合著之孫子淺說，依趙岐孟子注例，逐篇發明，十三篇章旨，絲聯繩貫，條理井然，學者便之。爰採爲課本，共同研討，篇末補解一段，略引時事，以資例證。至蔣劉兩公因環堞關係，解釋有與現代精神不甚相合者，如以大總統釋主之類，則悉從略。每篇標題，計篇，形篇，勢篇，他本有作始計篇車形篇軍勢篇者，九變九地兩篇，世人見兩九字對舉，有指九變爲九地之變者，蔣劉兩公認爲膠柱鼓瑟，滯礙甚多，所見甚是，因併附誌於此。

孫子淺說補解

溫晉城編著

計篇第一

論軍政與主德之關係

（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於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

此一篇，論治兵之道，在於廟算，而以主孰有道一句，爲全篇之要旨。蓋主有道，則能用正道，亦能用詭道，無往而不勝矣。所以篇末即專重於廟算也。宜分四節讀之。自首至不可不察爲第一節，總論兵爲國之大事，死生存亡所關，不可不察。自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至必敗去之爲第二節，論治兵之正道。自計利以聽，至不可先傳也爲第三節，論用兵之詭道。自夫未戰至末爲第四節，總論勝負之故，仍以廟算爲主，惟有道之主，而後廟算勝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右第一節，總論兵爲國之大事，國之存亡，人之生死，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



1376923

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右第二節，皆論治兵之正道也。五校之計，以道爲最要。故得其道，則民可與共生死，而不畏危，道之時義大矣哉！天爲陰陽寒暑時制也者，陰陽者，相其陰陽以爲駐軍之預備，行軍篇所謂貴陽賤陰，地形篇所謂先處高陽之類是也。寒暑者，審量寒暑以爲行軍作戰之預備，將欲北伐，必籌防寒之具，將欲南征，必籌防暑之器，或冬夏興師之時，則防寒防暑之具尤爲緊要。時制者，因時制宜，以籌兵器堡壘之進步改良也，上古爲白刃時代，中古爲火攻時代，近古爲槍砲時代，皆因時定制也。此三者，皆關乎天之方向，天之氣候，天之運會，故曰天也。地爲遠近險易廣狹死生者，卽第十篇地形是也，所謂用兵者貴先知地形也。將爲智信仁勇嚴者，能機權識變通之謂智，刑賞不惑之謂信，愛人憫物之謂仁，決勝乘勢之謂勇，

威刑肅三軍之謂嚴，此五德者，爲將者所宜備也。法爲曲制官道主用者，曲制爲部曲之制，若今之軍制司所掌者是也，官道者，任官分職之道，若今之軍衡司所掌者是也，主用者，掌軍之費用，若今之軍需司所掌者是也。凡此五者，皆爲將之要道，故爲將者知之則勝，不知則不勝。校之以計者，謂當盡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主孰有道，卽五校之道也。將孰有能，卽五校之將也。天地孰得，卽五校之天與地也。法令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者，卽五校之法也。此七者，仍五校之綱目也。將聽吾計必勝者，吾卽主也，主與將同心合德，則未有不勝者矣。然必有道之主乃能將將，吾故曰主孰有道爲此篇之要旨。此以上皆言治兵之正道也。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右第三節，皆論用兵之詭道也。計利以聽，乃利之勢以佐其外者，計利既定，則當乘形勢之

便，以運用於常法之外也。因利而制權也者，因利行權以制之也。兵者詭道也者，兵不厭詐，其詭之謂也。能而示之不能者，強而示之以弱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外示之以怯也。近而示之遠也，遠而示之近者，令敵失備也。利而誘之者，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也。亂而取之者，詐爲紛亂而示，誘而取之也。實而備之者，敵治實，須備之也。強而避之者，避其所長也。怒而撓之者，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也。卑而驕之者，示以卑弱以驕其心也。佚而勞之者，多奇兵以能勞之也。親而離之者，以間離之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殫其懈怠襲其空虛也。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者，臨敵應變制宜，不可預言者也。此以上，皆言用兵之詭道也。總而言之，正道詭道，皆以廟算爲主，故下文卽申明廟算以總結之。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右第四節，本上文「道」字及「主孰有道」以立言，故推本於廟算也。廟算者，卽主之道也。五校七事十二詭道，皆廟算也。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曰，多算少算，不必泥乎數目之多少也。然廟算之多少，仍爲有道之主言之。若無道，則無算矣。故曰，全篇要旨在乎「主孰有道」也。（下略）

【補解】……「皇國大國」，「當發回部，救皇 聯軍亦有革命中尚最高懸」。〔註十〕

（二）九一八之夕，日本軍閥，開始踏步把鐵蹄來蹂躪我們，想整個吞噬我們的國家。兵端已啓，

忍無可忍，當時輿論沸騰，人心憤慨，可謂達於極點。然而我們政府猶復再三退讓，委曲隱忍，竟

內心之痛苦不計，天下之怨謗莫辨，將東省事件訴之國聯而不輕動干戈，其原因中之一。校長曾

有說明：「因為我們中國沒有現代作戰的條件，不夠和現代國家的軍隊作戰，如果不待時而動，猶不

然作戰，那只有敗亡而已」。〔註一〕「我們若知要敗，必不輕戰，既經作戰，就要必勝」。〔註二〕

二）「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註三〕這就是所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的意義。但是，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的死生相較，國家的存亡重於人民的死生，

不知幾千萬倍。假使國家的生存不能保全，那人民的死生也無法愛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

所以「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註四〕這就是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二者中間，復有利害輕重存在着，不能不熟思審察。蔣方震先生說：「未來的戰爭，不是

軍隊打仗，而是國民拚命」。〔註五〕其實過去的戰爭，也多是國民拚命，而不徒是軍隊打仗。國民

之所以拚命者，要無非求國家的生存而已。政府居領導國民的地位，操民命死生之權，負國家存亡

之責，必定要內察國勢，外覘敵情，如何為先事的準備？如何作臨機的決斷？比較精審，計畫周詳而

所謂「平時如戰時，戰時如平時」，處處關懷，事事留心，時時注意，然後才能夠當大任負大責而決大事，決不是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匹夫匹婦，所能妄參論議。

軍國其（二）審察這種國家大事的方法，最基本的項目有五。即所謂五校之辭的道，天，地，將，法。而其首要就是道。就是要以道為首要的尺度，來度量用兵的可否，道的價值達到如何標準始可以用兵，道的價值沒有達到如何標準就不可用兵。但道的意義怎樣？道的內容是什麼？可惜孫子沒有明白說明，而古賢詮釋，人各一義，大都牽洞抽象，很少能夠切實具體有所發揮。仍以禮運大同篇孔子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兩句，以「天下為公」解釋「大道之行」就是以「公」解釋道的具體意義，最為確當。牠的內容，就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一段話。總理對於這段話，特別讚嘆稱道不置，並且根據這段理論，參酌國內外情勢，推測世界將來的演變，而預先為世界人類規畫出共守共循的大道，這就是於今全國一致遵從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以「天下為公的倫理思想與政治思想做基礎的」（註六）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這幾句話，就是總理在實行革命中的最高理想」。（註七）所

以道的意義，就是天更爲公道的内容，就是整個三民主義。校長對於「道」字，也有過極簡括的解釋。他解釋中庸「率性之謂道」說：「率性不是作任性的意思，率性是順應天性，所謂道，就不外乎順應着人人本身之天性而已。」孫子兵法第一篇有「當道之功用」，對於道是什麼沒有說得十分明白，我們由中庸這幾句話，可以曉得天性人性本是一體，率循這個天性，則日用事物之間，便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理，此即所謂道。（註八）日用事物之間的至當不易之理是什麼，就是三民主義，小之立身處世，大之治國經邦，本此至當不易之理，中三民主義的道，自能無往不利，又何獨兵爲然？所以以「公」字解釋「道」的意義，主義解釋「道」的內容，與孔子的本旨，是總理的意見，校長所解釋的，俱相符合。至於所謂「道者，各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所謂令，不是命令之令，而是宣傳的意思。政府既然秉着一種主義以立國，自必須多方宣傳，使民衆澈底了解，欣然接受，竭誠信仰。民衆既已了解，既已接受，而又竭誠信仰。那就是與政府同意了。所以民之赴死，不是爲政府死，而是爲主義死，民之求生，不是爲個人生，而是爲主義生，水火不足以沮其端，刀劍不足以難其志，由信仰發生的力量，實在是至大至剛而莫之能禦。我們今日所恃以與自強長劫周旋者在那裏？在民衆信仰的力量，就是在「道」的力量。人民明白國家當救，就自然能夠拚死以救，人民明白國不可亡，就自然能夠拚死以存，信

仰的心幕，所以死生的念斷，前仆後繼，英勇抗戰，這沒有別的原因，就是「道」的力量使之如此。

五種項目的第二種就是「天」第三種就是「地」，天是天時，地是地利，合而言之就是自然界的一切現象。軍事在未發動的時候，是要把自然界的現象詳細研究，切實準備。在將發動的時候，是要將敵我雙方的自然現象詳細比較，預作計劃。到了已發動之後，就更暫時注意，適應一切自然現象。這在從前，自然科學沒有發達的時代，我們人類對於自然現象，恐怕也只能做到適應，然而已經是千形萬狀，千變萬化，夠我們人類去絞腦汁。到了現代，自然科學的進步，一日千里，人類不但能夠適應自然，並且還能夠征服自然。從前天時可以做我們阻力的，現在已經不能了，從前地形可以做我們的障礙的，現在也有不能了，所以在現代對於「天」和「地」這種自然現象，就應該要更加注意，更加研究，努力改造，努力發明。不然，敵人能夠改造能夠發明，那我們就非為敵所敗不可。校長在廬山軍官團，諄諄以「利用天然」訓示各將領，就是這個意思。他說：「帶兵和用兵最要緊的一種學問，與帶兵官必要的一種本領，就是要善於利用天然，同時，天地之間，無一事一物一草一木不可以供戰事的利用，也可以說一切都是為戰爭而生」，（註九）又說：「所謂利用天然者，一方面既有消極的適應天然而增益人生的意思，一方面又有積極的克服天然而矯健自立的意思」，（註十）這可以說是已經把孫子所說「天」「地」的義蘊，完全發揮無遺了，並且針對着現代精

神而補充完滿了，我覺得在現代不但帶兵和用兵的軍人要有這種學問這種本領，就是任何一個國民，都應當要有這種學問這種本領。校長說：「軍人志在救國，任重道遠，應在與自然界鬥爭的生活中，成就百鍊金身，養成不怕烈日，不怕寒暑，不怕雨雪的習慣，才能達到軍人的任務」，（註十一）又說：「軍事上最近進步的趨勢，即所謂機械化電汽化和化學化，……具體的講，就是由聲學力學光學電學和化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以求領悟天然，利用天然，和克服天然，來增進軍事的效能」，（註十二）這裏所說的不怕烈日，不怕寒暑，不怕雨雪，和由聲學力學光學電學化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以求領悟天然利用天然克服天然，這豈止是軍人需要這種學問這種本領，簡直是在現時代做一個國民，就必須要有這種學問這種本領，不過校長當時訓話的對象是軍人，所以特說是軍人要緊的學問必要的本領罷了。孫子在這裏所說的「天」「地」，是非常簡單，而所包含的意義，却非常豐富，但決沒有一點迷信怪誕存於其中，這一點我們也要特別了解。

第四種的方法是將，「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是說做將領的人，要具備智信仁勇嚴五種德性，校長對軍人訓話稱這五種為武德，總是教軍人要努力發揚光大，並且說：「雖是講五德，實際上與總理所講的「智仁勇」只有繁簡之不同，基本的德性仍舊相同，不過於「智仁勇」之外，加上信義的「信」，和嚴正的「嚴」，加上這兩個字，則智仁勇三種精神就格外可以發揮，這三德總就格外容易完

成」，（註十三）又說：「無論是講智仁勇，或智信仁勇嚴，都是這個仁在中間，因為仁性是我們軍人精神的基本，亦是我們中國一切固有道德的一個中心，又可說是統攝諸德的一個最重要的元德，為我們中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傳下來的基本倫理，亦即中國數千年以來道統相承的中心」，（註十四）這樣看來，智信仁勇嚴五種德性，雖說是軍人的武德，實在也是一切人類做人的品德，不論是軍人也好，非軍人也好，都應當具備，並且都要努力發揚，不過做將領的人，統率三軍，決勝疆場，負民命生死國家存亡的大責重任，那就更非完全具備不可，假使有一種缺憾，就決不能完成他的使命。

第五種的方法是法，就是法制法令，國家沒有法制，就必至於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就算沒有秩序沒有組織的國家，縱然沒有敵國外患，也不能夠自存。法令不行的國家就會功罪莫分，刑賞不明，必定會億萬人億萬心，如一般散沙樣，終必至於土崩瓦解，而況還有強敵壓境，耽耽欲逐，覆亡之禍當然更是迫於眉睫了。像這樣一種國家，要想抗拒敵人，救亡圖存，那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先從自己修明法度整頓紀綱做起，好像一個病人，要想抵禦嚴霜烈日，也只有從充實元氣健全身體做起一樣。「九一八」暴日侵佔東省以後，我們政府提出「安內攘外」的口號，主張先安內然後攘外，就是認為要攘外非先安內不可，當時兵災匪患，以及各省的分裂狀態，真是法度不明紀綱不整的

極度危險狀態，本身的力量，都是自己互相摩擦衝突鬥爭抵消掉了，一般人無法無天，又怎能抵抗敵人呢？這個「法」字真是重要極了，所以孫子不但在這裏提出來講，以後還常常提出來反覆說明，他自己解釋的曲制官道主用，意義實在非常廣汎。

以上五種審察國家大事最基本的方法，我們若就他的重要性來講，當然是要以「道」為第一，因為「道」就是主義，就是立國的基础，沒有「道」就是沒有主義，或者是主義不能深入人心，結果這個國家是如同沙灘上建築的房屋一樣，隨便遇着一點風暴，就非倒不可。其次應該是「法」，「法」就是紀綱，就是立國的精神，人沒有精神就病就死，國家沒有精神就危就亡。第三，應該是「將」，道是要人來遵守，法是要人來執行，沒有道沒有法，固然有人也不中用，有了道沒有人遵守，這個道就陷於空虛，有了法沒有人來執行，這個法就成了死法，所以將是主義紀綱以後最重要的要素。「天」「地」就應該位在第四第五了，天地是自然，人可以利用自然，可以征服自然，所謂「人定勝天」，信仰主義遵守法紀的將領和民衆，並沒有不能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道，天，地，將，法」在現代依照地的重要性，應該排列做「道，法，將，天，地」，或者「道，法，將，地，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所以感召人和的因素，就是「道」與「法」。孫子認為這五件事，凡是做將領的皆曾耳有所聞，但剛是聞是不夠，必須要知然後才能勝，所以說「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這個知，

是知得明白，知得透澈的知，知得明白，知得透澈，他就必能實行，必易實行，所以才容易致勝。照這兩句話來看，孫子必定也意識到「知難行易」，與總理的學說可以說是暗合，不過孫子在這一方面思想，還沒有十分發揮出來，同時在「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力量還能完全控制一般人，尤其封建時代諸侯的思想的時候，或者孫子還有許多顧忌，所以不便明白說出也未可知，然而就這兩句，也足夠明白孫子的思想了，孫子實在也是一個主知主義者。孫子教人求知的方法，是比較法，是很科學的方法。他認為要預先知道敵我雙方的勝負，只要從敵我雙方，將上面所提出的五種方法，作一個詳細比較，就明白了。所謂「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就是比較出有道，有能，得天時地利，法令行，兵衆強，士卒練，賞罰明，的一方面是必勝，相反的方面是必敗，或者在這七項之中，勝算多的勝，少的敗，這是極明白的了。不過在這裏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就是孫子所說的勝敗，是指整個戰局最後的勝敗，不是說戰局中某一階段或某一地帶的勝敗，某一階段或某一地帶，也須有道有能的一方面要短時間失敗，而無道無能的一方面，要偶爾獲勝。戰爭本來是極痛苦的事，誰能堅持，誰能忍耐，誰就勝利。有道有能的一方面，因為作戰的基礎鞏固，自然能堅持能忍耐，無道無能的方面，他的基礎不固，自然不能堅持不能忍耐，所以最後的勝敗，是可以預知的，這就是孫子所說「吾以此知勝負矣」的意思。

現在我們拿中日這次戰爭來作一個比較，第一，我們是應戰，是自衛戰，是爲爭生存而戰，舉國一致循着三民主義的救國主義擁護政府而戰，敵人是求戰，是侵略戰，是因貪得無厭而戰，少數軍閥妄想實現他的大陸政策欺騙一般民衆而戰，我們有主義，敵人沒有主義，這就是我們有道而敵人無道。第二，我們的國家已經統一，我們的政府已極鞏固，法度已明，紀綱已振，而敵人軍人跋扈，紀綱頹廢，二二六的事變，戕賊元老重臣，宇垣受命組閣，不得軍人同意，終於不得登台，可以說十五年以前的中國情形，現在完全傳到了日本，這就是我們的法令能行，而敵人的法令不行。第三，我們的統帥大智大仁大勇，加之以信義嚴正，五德完美，一般將領，都會受過統帥的薰陶感化，都能把智信仁勇嚴五種武德發揚光大，敵人的統帥是他們的天皇昭和，等於木偶，而一般將領，「將中國固有道德最中心最基本的一點，即智仁勇的仁字，完全丟掉了，只採取了智和勇，而且偏重一個勇字，連智也不十分注重」，（註十五）貪狠殘暴，驕妄愚昧，這就是我們的將有能，而敵人的將無能。第四，敵人雖然有飛機有大砲，能從自然科學中竊取機械化電汽化學化的武器來橫行霸道，但是我們民族天賦有一種優秀卓越的精神力量，足以抗拒這種物質力量而有餘，而且敵人資源缺乏，人口稀少，我們地廣人衆，潛力無窮，吳起說：「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註十六）敵人完全不懂得這種道理，所以在「天」「地」的自然界中，敵人也僅得其三。

四，而我們尚得其五六，敵我的情形經過了這樣一番比較，敵人發動這次侵略戰爭，是敵人自掘坟墓，我們為國家存亡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為世界和平正義而戰，我們是必得最後的勝利，看孫子這一段文章，就更證實了我們政府的國策，我們統帥的戰略，是完全正確。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這是說服從命令盡忠職守的將領，政府必定信用，「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這是說不聽命令，輕棄守地的將領，像韓復榘之類，政府必執法以繩，而後去之。

(二)敵我雙方的「道，天，地，將，法，」經過了詳細比較以後，澈底明瞭我們已經具備能勝必勝的基本條件，那麼，到了戰爭無可避免的時候，自然只有發動整個國家的力量，來貫徹這生存戰主義戰的目的。但是要獲得戰爭最後的勝利，固然要具備能勝必勝的基本條件，而僅僅是有了這種基本條件還不夠，還必須在戰爭的技術上面，極力求能制勝，這就是「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的意思，勢，就是戰爭的技術，運用這種技術的奧妙，是存乎將領的一心，戰術本來是要遵守原則的，但於戰爭有利的時候，也不妨從權，不必一定死守原則，不過也不是違背原則，而是活用原則，一時在表面上似乎離了原則，而結果仍極適合於原則，這點非常重要，這就是「因利而制權」的意思。兵以詐立，兵不厭詐，在戰爭技術的運用上，不但須活用原則，並且不能照照為仁

，子子爲義，愈能奇巧能制勝愈妙，要運用智力來戰勝武力，所以說：「兵者，詭道也，」詭道是變幻莫測的技術，是智力的表現，在生死亡亡的鬥爭場中，沒有這樣的技術，不能發揮天賦的智力，那就非敗亡不可。做將領的，無論平時戰時，都必須充分講求，使技術嫻熟智力發達，否則千百萬的民命，千萬世的民族，都會斷送在他手裏，這豈不是不仁之甚嗎？人們有以詭道爲詭詐之術，認爲不是堂堂正正的仁義之師所應該採用，這真是腐儒之見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這是欺騙敵人，使他計算錯誤的技術。「利而誘之，亂而取之，」這是惑亂敵人，使他軍心渙散，團結不固，自相擾亂，自取滅亡的技術。「實而備之，」這是堅實防務以備敵人，國有國防，師有師防，團有團防，營有營防，步步爲營，處處設防，以備不虞的技術。「強而避之，」這是遇着敵人強悍，敵人的力量比我們強大的時候，我們不打死仗，不打硬仗，而以智力取勝的技術。「怒而撓之，卑而驕之，」是偵知敵人將領性格上的弱點，針對着他那種弱點而使他擾亂，使他驕滿，以致計畫不周，處置乖方的技術。「佚而勞之，」是使敵人無法休息，以致兵力罷敝，不堪戰鬥的技術。「親而離之，」是使敵人內部攜貳，離心離德的技術。「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在空間上攻擊敵人沒有設備的地點，在時間上乘敵人不注意的時候突然奇襲的技術。這些都不過是舉的幾個例，在實際的戰爭中，那些情況真是瞬息萬變，莫測端倪，我們想盡種種方法來

對付敵人，敵人也想盡種種方法來對付我們，我們用的方法是不是能使敵人相信？敵人會不會看破？反而就我們的方法來對付我們？敵人表現出來的狀態，我們可不可以相信？我們能不能夠看破，即就敵人的方法來對付敵人？這真是不可以言傳，只可以意會，須要置身局中的人們，神而明之。並且敵我雙方實行這些方法的時候，彼此都是極端祕密，雖是親信都不使聞知，因為如果一有洩漏，就不但不能蒙其利，且必至於受其害。所以詭道的性質，決不像正道——道天地將法一樣，有形可見，有跡可尋，能使自己一般人明瞭，也不怕敵人偵知。詭道是要深藏，是要難知，神出鬼沒，無形無影，然後才能夠克敵，才能夠致勝，所以說：「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這兩句話，一方面可以解釋做精微奧妙，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意思，一方面又可以解釋做嚴守祕密，不可洩漏的意思，而這兩種意思，都是施用詭道實際的狀況和必要的原則。

(四)古來國家最重大的事務，是祭典和軍事兩項，所以說「惟祀與戎」。天子諸侯祭祀他們的祖先，是在所謂宗廟之內，其餘關係國家的根本大計，尤其如軍事行動，關係國家的存亡，也必在宗廟之內討論決定，所以叫做「廟算」。現代各國這種任務，是由參謀部、或最高國防會議，大本營等類的機關擔負。這些機關，在戰爭沒有發動以前，必須將周圍各國詳細觀察，其中必有和我們的國策不能相容，勢必至於兵戎相見的國家，就應當把他作為預想的敵國，暗中將敵我一切國情詳細比

較，妥慎研究，最基本的幾項，就是前面所說的五校之計「道、天、地、將、法、」或者是「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七件事。比較研究的結果，如果我們的得算多，敵人的得算少，我們就有致勝的希望，如果我們的得算少，敵人的得算多，我們就沒有勝利的把握，這就是所謂「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概的估計，到實際戰爭的時候，如果運用不得法，那就縱然未戰時的廟算得算多，也常會招致夫敗。運用得法，就縱然未戰時的廟算得算少，也常能獲取勝利。所以得算的多少，雖然是預測勝敗的一種標的，但不能拿來做決定和戰的因素。決定和戰的因素，不是戰爭得算的多少，而是和戰利害的輕重。假使和的害比戰的害重，或者和的害與戰敗的害相等，那麼，未戰時的比較，雖然得算少，也必出於一戰，在戰爭的過程當中，如能運用得法，就仍有最後勝利的可能。但是不權衡和戰利害的輕重，不計量戰爭得算的多少，徒以不忍忿忿，暴虎馮河，或以貪得無厭，輕舉妄動，那就叫做「無算」，不問未戰以前實際的得算多少，終歸於失敗而已。這就是「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的意思。這次的中日戰爭，我們是站在和則亡的邊際綫上，所以敵人在七七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以後，我們除起而堅決應戰是沒有別的方法求存，所以未戰以前的廟算，雖然得算不多，終能夠因統帥的運用得法，仍能有最後勝利的把握。敵人自以為得算甚多

，利令智昏，終陷於進退失據，無法自拔，這是敵人的無算。和戰利害的輕重，戰爭得算的多少，以及有算無算，從這些地方去觀察主持軍國大事當局的決策，誰勝誰負是可以看得見一個端倪，而不必等待到決戰以後，這就是「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孫子在這裏只談到廟算得算的多少，沒有談到決定和戰的因素，這不是孫子的遺漏，而是孫子的省文，因為和戰的決定，當然是要從和戰的利害輕重上去研究，經過了這種研究以後，仍歸於和平絕望必須犧牲，這就是戰爭無法避免的時候了，在這樣的時候，也不能貿然興兵，仍必須將敵我一切國情詳細比較，來預計得算的多少，巧為運用。孫子所說的廟算是有雙重意思，一是在經常狀態，要時時自己警惕，與四隣比較自己政治的得失，知所改進，知所努力。一是在非常狀態，要事事自己檢討，與敵人比較自己得算的多少，預為計劃，巧於運用。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

(註一)見二十三年十月廬山軍官訓練團精神訓話 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

(註二)見二十五年三月陸大將官講習班訓話「中庸的要旨與將領之基本學理」

(註三)見二十六年七月廬山第二次談話會講演「對日一貫的方針和立場」

(註四)全上

(註五)見張君勛譯全民族戰爭論序

(註六)見 總裁著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註七)全上

(註八)見科學的學庸

(註九)見廬山訓練集「利用天然之要義」

(註十)全上

(註十一)見廬山訓練集「軍官團第三期畢業典禮訓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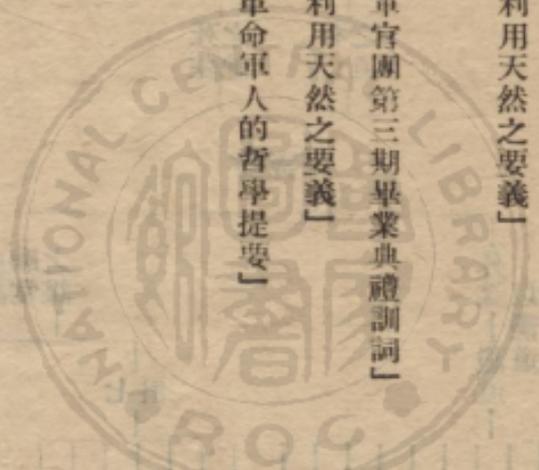
(註十二)見廬山訓練集「利用天然之要義」

(註十三)見廬山訓練集「革命軍人的哲學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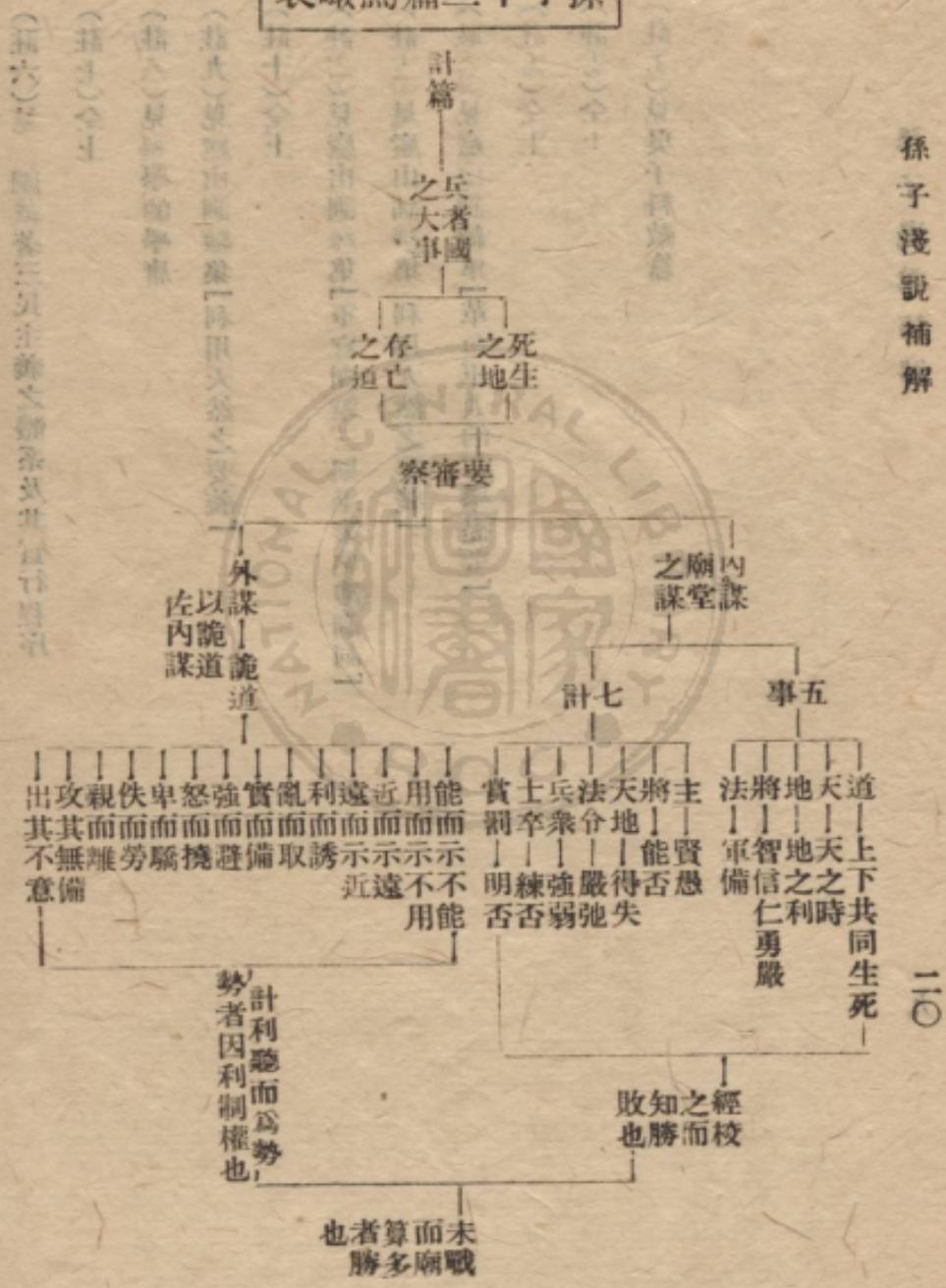
(註十四)全上

(註十五)全上

(註十六)見吳子料敵篇



孫子三十篇鳥瞰表



作戰篇第一 論軍政與財政之關係

(王哲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

此一篇，論軍政與財政之關係。凡作戰之道，宜速不宜久，故以「久」字爲全篇之眼目，治軍者所當深戒也。宜分四節讀之。自篇首至其用戰也勝爲第一節，論軍之編制及餉需也。自久則鈍兵挫銳至十去其六爲第二節，論軍久則財匱也。自故智將至益強爲第三節，論軍勝則可以得敵之財，而節省已之財也。末則大書特書曰，兵貴勝，不貴久，民命所關，國家安危之所繫也。故曰，此一篇，論軍政與財政之密切關係，不可不慎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

此司諸家聚訟紛如。御覽作「其用戰也，久則鈍兵挫銳。一無勝字，而以久字屬下。然去一勝字，殊覺未安。諸家皆作勝久，亦覺費解。茅元儀作「其用戰也勝」爲句，以足上文之意，較爲穩妥，故從之。

右第一節，論軍之編制及餉需也。古者十萬之師，其編制爲馳車千，革車千。馳車，輕車也，即攻車也。每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千乘則七萬五千人矣。革車

，重車也，卽守車也。每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千乘則二萬五千人矣。乘，驢馬也，千乘，卽千驢也，共馬八千匹也，此一軍之編制也。千里饋糧者，卽今之兵站部是也。內外之費者，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也。賓客之用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也。膠漆之材，車甲之奉者，舉其細者大者約言之也。日費千金者，概算也。此一軍之餉需也。以上言十萬之師，一日之費如此，則多一日卽竭一日之財，可見師老則財必匱也。其用戰也勝者，謂十萬之師用之於戰，有可勝之道也。以上論軍之編制及餉需之大概情形也。

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藉，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

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右第二節，極論軍久則財匱也。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者，力言久戰之足以亡國。以下遂重言反覆以申明之，無非以兵久則財匱，財匱於上，則民怨於下，敵國乘其危殆而起，雖伊呂復生，不能救此敗亡也。故用兵之道，以拙速為主，巧則必不能久，故曰未睹也。拙者，併氣積力，加以謀慮，一舉而滅之，使敵人失其戰鬥力，非笨拙之謂也。巧者，詭道之類，可以用於一時，決不可以持久，久則恐生後患也。總而言之，用兵久則非國之利。故曰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用兵者，當先知用兵之害，不知其害，則不知其利也。用兵之害，卽老師殫貨之謂也。用兵之利，卽擒敵制勝之謂也。必先去其害，而後可言利也。役不再籍者，一戰而勝，不再發兵也。糧不三載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此卽所謂速而利也。取用於國者，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也。因糧於敵者，入敵國則資敵之糧也。此以上言善用兵者之效也。遠輸則百姓貧者，遠輸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貧也。貴賣則百姓財竭者，師徒所聚，百物暴費，人貪非常之利，則竭財力以賣之，初雖獲利，終必力疲貨竭也。財竭則急於丘役者，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也，甸六十四井也，丘出甸賦，則是以丘而擔負一甸之役也。中原內虛，百姓

十去其七者，民不聊生之謂也。此以上言民之困也。破車者，以久戰而破也。罷馬者，以久戰而疲也。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以久戰而十去其六也。此以上言公家之困也。總而言之，軍久則財匱也。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芻秣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則雜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右第三節，極言勝之利也。勝則不失我之財，而可以得敵之財，且可以益我之財也。得敵之一鍾一石，皆有二十倍之利也。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者，此二句，言欲因歸於敵者，當先激吾人以怒，利吾人以貨。怒則人人自戰，以貨陷之，則人自爲戰，必可以破敵而得其軍實也。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獎一以勵百也。更其旌旗者，變敵之色，令與吾同也。車雜而乘之者，與我車雜用也。卒善而養之者，撫以恩信，使爲我用也。此以上言處置戰利品及俘虜之方法也。是謂勝敵而益強者，因敵以勝敵，何往而不強也。此又總結上文，善用兵者之效果，皆勝之利，非久之利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右第四節，極言與其久也，不如其勝也。所以重言以申明作戰之本旨，在此不在彼也。必如此而後可謂之知兵之將，可以爲民之司命，可以爲國家安危之主矣。故曰，此一篇論軍政與財政之關係也。

【補解】

(一)中國古代兵民不分，平時是民，戰時就是兵。軍隊的編制，跟着土地的分配。周代土地分配，據孟子所說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這就叫做井田制度，武器兵役，是依據這井田制度來征集的。漢書食貨志載：「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兵車卽是馳車，每馳車一乘，配士卒七十五人、馳車千輛，就共有士卒七萬五千人，但這裏沒有說到革車。司馬法說：「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註)照這樣推算，革車千乘，就應該士萬人，徒兩萬人，共有

士卒三萬人，合馳車千驥的士卒，共有十萬五千人，又已超過孫子所說的帶甲十萬之數。另據日人高桑駒吉著的中國文化史說：「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夫役二十五人，總計凡百人，」（註二）兵車一乘，士卒夫役共百人，那麼兵車千乘，剛剛是十萬人，但也沒有說到革車。所以孫子的：「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驥，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幾句的計算，只有照曹操新書所載：「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來計算，這樣剛剛攻車千乘，七萬五千人，守車千乘，二萬五千人，合共車二千乘，士卒十萬人。張預說：「馳車即攻車也，革車即守車也，」攻車需要輕便，守車難免笨重，所以馳車又可說是輕車，守車又可說是重車。根據上面所講，周代軍隊編制的確數，雖然各說互有出入，但也不過大同小異，而那時的兵役，確是依據井田制度來征集，這是無可疑的了。當時農業經濟正在高度發達，一方面人民固着於土地，一方面戰爭的技術尚屬幼稚，戰爭的武器也極簡單，所以各國對於軍隊編制，既沒有祕密的可能，也沒有祕密的必要，並且必須跟隨着土地的分配，孫子說的「馳車千驥，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就是當時各國戰時軍隊編制的大概情形。近代是工商業經濟，人民的流動性特別顯著，戰爭技術既大有進步，武器發明也日新月異，所以任何國家的軍隊編制，不特在戰時祕密異常，就是在

平時也極端保守秘密，多少軍事專家，從事於軍制學的研究，要怎樣才適合本國的經濟狀況？怎樣才適合本國的自然基礎？怎樣才適合本國的國際環境？平時要怎樣編制才便於訓練？戰時要怎樣加強才便於作戰？這都是非常繁複而重要的問題，是屬一種專門的學問。況且現代的戰爭，是全體性戰爭，是立體式戰爭，一旦戰爭爆發了，全國國民就全體都要直接間接的參加。全國各地，就無論前方後方，都必遭受同樣的影響。全國的資源，也無論公有私有，都必須全部供給於軍用。所以現時各國，深懼戰事爆發後，人員的調集，武器的製造，物資的供給，不易迅速完成，就在平時也保持着龐大的武力，到了戰時，簡直是舉全國一切的力量來從事戰爭。我們看各國近幾年來，軍備競爭的情形，所謂幾大強國，就沒有一國不是平時的陸軍幾十萬乃至百餘萬，平時的海軍軍艦幾十萬噸乃至幾百萬噸，平時的飛機幾千架乃至幾萬架，這真是孫子當時「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的時候所萬難預想得到的。現在把英法德意各國平時陸海空軍的力量及化學戰準備設施情形，列一個表在下面：（註三）

英法德意軍備概況表

陸

軍海

軍空

軍化

學戰

準

備

設

施

意		德		法		英	
殖民地	國內	突擊隊	正規軍	國外	國內	國外	國內
110,000人	7,000,000人	1,000,000人	5,500,000人	206,000人	4,800,000人	361,000人	4,500,000人
	共 8,000,000噸	主力艦 五艘	共 11,100,000噸	主力艦 七艘	共 6,100,000噸	主力艦 二五艘	共 5,000,000噸
共有飛機 1,200架	120中隊 25,000人	共有飛機 2,500架		共有飛機 4,500架	185中隊 39,000人	第一綫機 1,500架	205中隊 70,000人
中央軍 用化學 研究所	化學戰學校	(一) 技術化學學會 (二) 防護瓦斯學校 (三) 歐耶魯和德來喀等地防毒面具公司	(一) 技術化學學會 (二) 防護瓦斯學校 (三) 歐耶魯和德來喀等地防毒面具公司	陸軍部軍用化學課 歐貝爾貝烈試驗所	(一) 化學戰委員會 (二) 瓦斯防護材料監查部 (三) 陸軍部軍用化學課	(一) 調查部 (二) 化學戰研究所 (三) 波爾敦化學戰學校	(一) 調查部 (二) 化學戰研究所 (三) 波爾敦化學戰學校
	本學部 化學課 療法課 技術課 實驗課 特別班						

看了這個表，各國平時是怎樣的準備，已經不言可知。至於戰時各國實際出動多少人員，只要看第一次歐洲大戰，死亡及殘廢的人數，「俄國約三百十萬，德國約二百八十萬，法國約二百五十萬，意奧約二百十萬，英國約百四十萬，還有其他各國總計數約在千五百萬人，」（註四）就明白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了。再把現代各國陸軍每師的裝備列一個表在下面。（註五）

各國陸軍師裝備比較表

區	分	日	師	俄	師	美	師	英	師	法	師	附	記
輕機關槍		三〇〇		一六八		(汽車步槍兵在內) 一・三二一		三一八		三四八			
重機關槍		五〇		一六二		二六〇		(騎兵在內) 二〇四		一四四			
對戰車機關槍								五二					
高射機關槍								二八					
平射步兵砲		一〇		九		四二				九			
曲射步兵砲		一五		九		三三二				一八			
野砲		三五		三六		四八		六六		三六			
野戰重砲				九		一八		一八		二四			
飛機						一三				一〇			
輕戰車						二四				一			

備

一、師內步兵團數，日本及美國爲四團，蘇法爲三團，英不分團而分爲三旅十二營。

考

二、各國陸軍於師編成外，另有重砲，飛機等，因對於師之配屬數不明，本表從略。

看這個表，就更容易明白，不但海軍空軍及化學戰設備依賴於機械化學電氣等科學的力量，就是何來純粹以人編成的陸軍，也大部份依賴於科學的力量了，軍隊的編制，到了今日，真是一樁極繁複而重要的問題，這是今昔戰爭的情形，武器的種類，大不相同的地方，然而戰爭需要龐大的軍費，那就無論古今都是毫無二致，孫子說的「千里饋糧」，是說前方與後方相距遙遠，餉糈補給需要運輸，「內外之費」，是說到國內國外因戰事增加的宣傳交通情報各種費用。「賓客之用」，是說到國際間使節往來國民外交活動等的費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是說各種器材的需要，武器的補充。這些都是戰時所必需增加的費用，所謂「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就是說戰爭除掉國民的拚命，還有一件極重要的事情，就是金錢的賭賽。經濟力量如果不充分，是無法決勝於疆場。現在把英法德俄各國，平時的國防費和戰時戰費，列表一看，就明白軍事費用的浩大，尤其戰時的費用，真是龐大極了。

國別	國防費 (註六)	戰費 (註七)
英	一九一四年 一八二、七〇〇 萬法郎	第一次歐洲大戰平均一日 四、一〇〇 萬金圓
法	一四七、二〇〇 萬法郎	三、三〇〇 萬金圓
德	二二八、二〇〇 萬法郎	三、七〇〇 萬金圓
俄	二〇七、八〇〇 萬法郎	四、三〇〇 萬金圓

所以孫子繼續着說「其用戰也勝」，意思就是說一場戰爭，需要發動這樣多的人力，又要花費這樣多的財力，最重要的是要迅速取勝，這是「速戰速決」戰略的鼻祖，在這裏要補說一句，就是孫子兵法全部，都是站在取攻勢一方面的立場講的，這種「速戰速決」的戰略，也就是站在攻勢一方面的立場而講。所以孫子兵法這部書，從正面研究，有許多原則必須遵守，從反面對照，又有許多方法可以活用。譬如這次暴日侵略中國，暴日是站在攻勢的一方，開始就動員四五十萬，戰費四五十億，

當然是採取「速戰速決」的策略，企圖在不再增加部隊，不再增加支出，迅速的獲取全勝，征服中國。而在我們，則是站在被侵略，不得已而應戰的地位，是站在守勢的一方，以劣勢的軍備來抵抗世界的強敵，當然無法速決，速決就必致於敗亡，所以對於孫子正面的原則，必須從反面對照，來設法活用。換句話說，就是敵人欲速，我們就必須設法使他延緩，敵人欲決，我們就必須設法使其不決，這就是我們抗日戰爭所以採取持久戰遊擊戰的道理，不是違背了孫子的原則，而是活用了孫子的方法。

(二)孫子對於攻勢所以採取「速戰速決」的理由，大略可以分做三方面來講。第一是入力，第二是財力，第三是外交。在入力方面，又有質和量兩個條件。所謂質，就是士兵作戰能力的強弱，這固然與訓練有關，但尤其與作戰時間的久暫有關，古人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就證明了時間是決定士氣銳鈍的因素，如果戰爭不能速決，相持一久，士兵銳氣勢必至於挫鈍，這時再要繼續使用，拿來攻擊敵人的堡壘城寨，那就非挫敗屈辱不可。所謂量，就是數量的多寡，戰事到了遷延不能解決，那末在第一綫作戰的部隊，死傷疲憊不能再用，就必須調到後方補充整理，而另換所謂生力軍的部隊作戰，如此繼續不斷的需要補充，需要調換，則兵員的來源必定逐漸至於枯竭，於是人力數量的多寡，又成了決定戰爭勝敗的主要因素，所以孫子說：「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又說：「役不再籍」，這是孫子在人力方面的顧慮，要採取「速戰速決」的理由。在財力方面，又有財政與經濟兩個條件。前面講過，戰爭的費用是非常龐大，多一日相持則多一日的費用，政府對於戰費的籌集，在古代只有直接向民衆征求的一法。在現代就除掉直接征求的增加賦稅方法而外，又有借債和增發紙幣的方法。但這種方法，雖不是直接需索於民衆增加民衆的負擔，而借債和發行紙幣也有一定的限度，超過了限度，就會陷於借無可借發難再發的窘境。第一次歐洲大戰的例子，各國到了借貸無門的時候，雖然明知紙幣發難再發，也就顧不得欲飲止渴，而大量的濫發，所以戰後德國的馬克，法國的法郎，俄國的盧布，全都變成了廢紙，而各國政府財政上的困窮，真是到了無可形容的地步。但是國家的資源豐富，經濟有辦法，那麼財政雖然困難，對於戰爭也還能夠勉強支持，像歐戰時代的協約國，資源沒有枯竭，終能堅守着最後勝利的來臨。德國就大不然，打到第三年以後，糧食固然發生了極嚴重的問題，就是其他一切物資，也都陷於毫無補充的絕境，軍事上雖還沒有完全失敗，而終不得不屈服，所以孫子說：「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這是孫子在財力方面的顧慮，要採取「速戰速決」的理由。最後談到外交方面，在縱橫捭闔的國際局勢之下，兩個國家，除非已經進入了戰爭狀態，否則誰是友誰是敵，真是不易說明，今日是友，也須明日是敵，明日是敵，也須後日又是友，翻雲覆雨，完全是以利害為標準。本來國家的交際，和個人的交友，性質上就有

許多不能相同，個人交友，有時爲顧全道義，常常可以犧牲個人的利益，國家交際，那就任何一方，決不能把國家的利益犧牲，來成全一種空虛無物的所謂國際道義，如果有的話，也必定所犧牲的利益甚小，無關於國家的領土主權，或其他重要權益，而所收獲的國際榮譽必定很大，結果還算是以利害爲標準。所以一國和別國發生了戰爭以後，其餘鄰國的左右袒，一時的確不易捉摸，除非戰前彼此有可靠的約定，或者彼此的利害站在同一立場，非交戰的國家，是決不輕易表示態度，就是有些輕描淡寫的聲明，也無非是紙上談兵，於事無濟。到了交戰的國家相持到相當時期，彼此都精疲力倦了，或者最後的勝負有幾分預兆了。那末，站在旁邊的國家，認爲時機成熟，開口的機會來到，那他們要說什麼便是什麼，誰也沒有方法反抗，所以孫子說：「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這就是孫子顧慮到外交方面，如果有利害不能一致的國家，我若人力財力疲憊枯竭，就必乘機而起，攫取漁人之利，這是孫子在外交方面的顧慮，要採取「速戰速決」的理由。「速戰速決」既爲採取攻勢的國家最高的戰略，但又怎樣才能速決呢？孫子說：「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拙速就是一鼓作氣的意思，也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來爭取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意思，這是拙速最好的解釋。暴日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爭，他對於孫子拙速的戰略是明白的，所以開始就用幾十萬大兵來求「速戰速決」的速勝。可惜他沒有深切研究孫子計篇的五校之

計，並且違背了吳子的「不占而避」之戒，我們利用「土地廣大人民富衆」的自然條件，從本篇的反面來活用孫子的方法，拖得暴日不能速戰，更無法速決，曠日持久，暴日的士氣挫鈍了，暴日的兵員死傷很多了，暴日的國用不止不足，已經將要感到枯竭了。叔堅君「兩年來敵軍兵力消耗的研究」，對於暴日兵員死傷，有很精確的記載，現在把牠抄在下面。（註八）

（上略）（二）參加作戰敵軍總數的計算：據我官方本年（廿八年）六月三十日所發表的資料，總計在華戰場作戰的敵軍，約計三十三個師團。敵師團戰時編制的總人員，據敵文件所載，松浦師團的全給養兵額，是二三・〇〇〇人，另據投誠敵軍官中山泰德所述，敵稻葉師團全員約是三〇・〇〇〇人。以上的不同，是因為敵各師團的戰時編制不一致。現在我們把他平均起來，每師團爲一二八五〇〇人，按此計算，則敵參加侵華作戰的總兵力，約爲 $(33 \times 26,500 + 745,763)$ （據稻葉師團表） $= 1,920,263$ 人。（二）死傷病廢的計算：另據敵軍官中山泰德所述，至本年（二十八年）二月底止，稻葉師團送還敵國的骨灰，與在上海西本願寺保存的骨灰，共計九・〇四五人。再據敵文件所載，中支派遣軍自去年二月十八日至四月十二日間的死傷表（中支派遣軍軍醫部發表）如下。戰死者二九九人，戰傷病者八九五人，按此計算，敵軍傷病與死的對比如下。

$\frac{295}{299} = \frac{3}{1}$ 即傷病者約等死者的三倍。另據中山泰德所述，敵軍自

己的統計，也是傷病者約等死者的三倍，故稻葉師團死傷病的總數如下，死者 9,045 人，傷病者 $9,045 \times 3 = 27,135$ 人，合計 36,180 人。現在按三十三個師團來推算，侵華敵軍死傷的總數如上。死者 $9,045 \times 33 = 298,485$ 人，傷病者 $27,135 \times 33 = 899,455$ 人，死傷總數即死 + 傷 = 1,193,940 人即大約一百二十萬人。(四)敵兵力消耗的結算：以上是敵的總死傷病數，而此中尚含有輕傷癒後歸隊者在內，現在另計算此數如下。據敵文件記載，中支派遣軍回隊回國者，(去年四月十二日中支派遣軍軍醫部調製)其總數為六六·一七〇人，其中傷病愈回隊者為三三·一五二人，按此可得回隊者數與傷病者數之對比約一與二之比，即回隊者約等傷病者全數二分之一，按此計算，得敵軍傷愈回隊者總數如下。 $\frac{\text{傷病總數}}{2} = \frac{896,355}{2} = 448,177$ 人。所以敵軍兵力消耗的總數，應當是 $1,193,940 + 448,177 = 1,642,117$ 人。若是按師團來計算，則相當於 $\frac{1,642,117}{26,000} = 63$ 強即二十八個師團。(五)結論：根據以上的計算，敵軍在侵華作戰二年的工夫已被我消耗了約七十餘萬人，就是等於二十八個師團，並且這個數目，尙未將敵之兵站及輸送機關部隊列入，祇是專對敵野戰軍計算的。現在假定敵人所有的兵力最大限是一〇〇師團的話，那末對華作戰已直接用去其十分之六了，即 $\frac{28+33}{100} = \frac{61}{100}$ 以上都是用敵人文件資料作根據而計算的，軍事家說，敵人的全國所有的兵力，三分之二是準備應付蘇

聯的，三分之一用來侵略我國的，照上面的計算，敵之全力却已用去十分之六了。（下略）

蘇聯真理報，二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也論到「日軍兵員補充的困難」。他說：（註九）

（上略）在此次戰爭發生前，日本兵員業已達三八〇・〇〇〇人，其後因戰事發生，「速戰速決」計劃失敗，這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已增兵至一、五〇〇・〇〇〇人，現仍繼續增高，最近因向蘇聯邊境增兵，所有各軍事機關之各部份，皆在補充中，兵員額數，頃已近二百萬了。在中國進行中的膠着戰爭，不僅消耗了日本的經濟與財源，其後備的兵員每日也在削減中，據可靠消息，日本在華戰爭，過去不到兩年的時光，已經損失了八十萬人。（中略）勞動的人們，受生活的壓迫，求生而不死，對於服兵役的觀念，自然形成淡泊與厭倦之趨勢，因之戰事的技術，亦無形中降低。此外在應征期內裝病潛逃，甚至自宮等現象更層出不窮，據時事日報雜誌所刊的消息，僅東京一市，一九三二年逃避兵役者約二四、一八四人，一九三三年增至三〇、〇〇〇人，其臨陣脫逃之風，雖在中國前綫作戰猶未能免。（中略）日本在她的殖民地或在中國佔領區域內所武裝起來的軍隊，常在第一次接戰以後，很容易的反正，并參加中國正規軍或游擊隊對日作戰。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高潮的激動，不僅普遍於中國的民衆，在高麗在臺灣也同在積極的發展中，事實昭示如此，日本自從對華作戰以後，國民精神的

墮落，作戰意志的削弱，雖在日本軍部亦承認不諱。凡此均足以證明日本軍隊，關於人的補充，實感受甚大的困難，前途不容樂觀，可以斷言了。由高峰而趨過，不謂者感於中國與業重慶大公報，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社評，題目是：「敵公債額超過二百億」，說日本目前已達「當盡賣絕之地境」，對於日本久暴師國用不足，將要感到枯竭的情形，有很詳確的數目字說明。

據敵大藏省九月十日發表：本年底止，日本國債累積總額，內外債合計為一百九十三億四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圓，按最近三年以來至每年八月底止，內外國債總額，詳如下表：(單位千元)

一九三七年 一〇，七七八・六七八 (中國) 在國內

一九三八年 一四，四二三・七〇六 (中國) 在國內

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四八・五三三 (中國) 在國內

又本年八月底止，各項公債計可分類如次：

五厘利公債 一，八六八・九四八 (中國) 在國內

甲號五厘利公債 三九六・六九五 (中國) 在國內

第一回四厘利公債 一六四・二二二 (中國) 在國內

第二回四厘利公債 滿清通籌總局，查得九四號（注五四）要案，指對華借款三十萬正，計

四厘利公債 滿清通籌總局（明細表）四六八二・七七〇，查三卷之二來清公債，即半與既算，謝

三厘半利公債 查來之款，其公債八七・六四六代。查前回今半與算，謝常高日數四十八

四厘半利國庫債券 其十二編編計，銀七一五・〇〇〇以前，謝辦清來會算，謝費四厘銀幣支出

四厘利國庫債券 查今半與算三，〇七〇・四二三編計，查全發計，限半則半三員銀計，

三厘半利國庫債券 查今半與算三，〇九七・五八六，自一日起發計，共計廿五日，共發計公

中國事變國庫債券 查今半與算三，〇四四・〇〇〇，查前不謝辦清來會算，查十六編計

中國事變特別國庫債券 查今半與算三，〇二一・五〇〇，查前不謝辦清來會算（由今半與算一月至四半三員三

中國事變折扣國庫債券 查今半與算三，〇一六・五〇〇，查三編計，中國事變公債二編計，查由水

以上內價計 一百六十二編計，三十八，〇七九・六四五

英鎊價計 七七二・七八六〇

美金價計 三三五・二五八六

四厘利法郎公債 查前辦清來會算一六〇・九八四

以上外價計 二六二六八・八八三

合計

一九，三四八，五三三

此外大藏省證券（即無利息短期公債）六〇，八八四

米谷證券

四一九，九四四

蠶絲證券

七，〇〇〇

以上共計爲一百九十七億七千五百四十七萬七千元

另據敵報載，九月十五日敵政府又發行歲入填補公債三億元，中國事變公債二億元，是由九月十五日起，敵之公債，已超過二百億矣。且敵今年度預算（由今年四月一日至明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應發行公債五十九億餘元，而去年度應發而不能發留待今年發行者，有十六億七千萬元之鉅，兩數合計共爲七十六億餘元。查敵由四月一日以後至九月十五日止，共發行公債二十五億元，是今年度尙待發行者，有五十一億餘元，若完全發行，則至明年三月底止，敵公債將達三百五十三億餘元。戰爭在明年三月底以前，絕無結束希望，戰費仍須繼續支出。其財源亦只有求之於公債，其公債額仍將繼續上升。查敵國今年預算，經常部已達四十八億餘元，而臨時軍費（即戰費）四十六億零五百萬元，致三分之二求諸公債。明年度預算，據八月十九日東洋經濟新報載稱，各省向大藏省提出之要求額，計標準預算三十四五億元，新

規要求額三十五六億元，共爲七十億元。其中標準預算三十四五億，絕無削減餘地，而新規
（其十）要求三十五六億，即令承認其半數，亦須十八億，兩者共爲五十二三億元，較去年約多支出
五億元。惟敵國每年於議會開會後，尙有追加預算之提出，譬如去年經常預算，最初僅爲三
十六億，及至議會開幕，一再追加，致達四十八億元。是明年度預算，除最初提之五十二三
億外，至少有十餘億元之追加，故明年度經常預算，至少亦當在六十億元以上。除經常預算
外，若戰爭尙不能結束，則戰費至少爲五十億元，即去年度戰費爲四十八億五千萬元，今年
度戰費爲四十六億零五百萬元，此外尙有國庫契約負擔七億元，事實上爲五十三億元。明年
即令維持今年同等局面，戰費至少需要五十餘億元。敵國明年度經常預算與戰費，合計至少
在百二十億左右，殆無錯誤，然此尙以今年上半年物價爲基準而計算者。然自歐戰發生後，
敵國物價大漲，尤以仰給於外國之軍需原料爲甚。即假定爲漲價兩成，則預算必因之增加二
成，而達百四十億，而況自歐戰發生後，敵國對美匯兌由二十七元餘跌至二十三元餘（日金
百元換美金二十三元），此事影響預算，又在一成以上，故明年敵國預算，恐在百五十億元
以上。明年支出在百五十億元以上，而收入方面則甚爲可憐。今年用盡種種搜刮手段，僅達
三十八億元，明年一切照今年標準，加入新增加之租稅五億元（預定額），亦僅四十三億元耳。

。是明年度仰賴於公債者，當在百億元以上。敵公債目前已超過二百億元，至明年三月底當爲二百五十餘億元。發行公債，須付利息，今年度預算，只利息一項，已達七億零六百萬元，約等於民國六年日本全部支出，等於九一八事變之年日本全部租稅收入。明年利息當爲十億元，蓋平均以四釐計算，二百五十億之利息即爲十億元也。日本名財政家高橋是清曾言：「日本公債超過百億，卽有亡國危險」，故極力反對軍閥之胡行。然自高橋喪於二二六事變暴徒之手，不數年間，公債已達二百億，高橋有知，不識作何感想？今年度日本一切收入（公債除外），僅爲三十八億，而普通軍費三十二億（戰費在外），利息七億，以全部收入，支付軍費與利息兩項，尙不足一億元，其他一切政費與臨時軍費尙不在內。夫軍費與利息，皆屬毫不生產之款項，譬之個人，則爲醫藥費。今有人焉，以其全部收入皆供醫藥費而不足，而其疾病又非短時期所能愈，家族生活又需要運款，目前已達當盡賣絕之境地，則其人之將凍餓而死，直無疑問。世人苟明瞭此人之運命，卽可判斷暴日之命運矣云云。

二十八年九月號的「美亞雜誌」也載着 A. C. G. Benson 著的十篇論文，「日本作戰的財政力量」，

（註十）詳細說明了日本的歲入，最後他說：本報十八日，兩卷共五十二三頁，對日本歲入之文出考察了日本政府現在和將來的歲入，與目前戰爭的關係，我們便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日本對

華的戰爭，和上次世界大戰比較起來，不能算是一個大規模的戰爭。日本派到中國去的軍隊，約有七十五萬人，這些軍隊，若不與中國軍比較，是不能算做高度機械化的。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人口，和日本也差不多，德國派出的軍隊却在五百萬人以上，平均每年消耗三十六兆圓，（三日圓等於美金一圓）然而日本却已到達了財政力量的最後限度，（中略）增加國家收入的不可可能，除非用通貨膨脹，造成一個騙人的發展，因此在最大限度之下，日本從事新的戰爭，每年還要消耗四兆圓，這個數目還不能幫忙日本和一個軍力強大的國家發生衝突，所以在將來的幾個月之中，日本軍閥一定要用狂妄的努力，讓人承認他們在華的收獲，把他們的財政負擔轉嫁給中國人民。如果這個努力宣告失敗，日本軍閥的行動自由，便要完全喪失，因為當他們對華作戰的時候，他們便不能對英對蘇或對美作戰，這些國家，是能夠威脅日本獨霸遠東之計劃的。

這些都是說明在人力財力方面，持久戰是不利於日本，反之，就是替日本做「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的說明。日本只看見中國寶藏無盡，而又積弱已久，認為以他優勢的軍事力量，可以很迅速的兼併中國，如探囊取物，大利所在，就不顧一切了。殊不知以他劣勢的人力財力，來和中國久纏，他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孫子說：「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暴日自以

爲能知對中國用兵之利，實際他絲毫不知對中國用兵之害，所以結果還是不知用兵之利，終陷於泥淖不能自拔。「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是說善用兵者，事前能夠詳細審察，嚴密估計，不輕發動，發動以後，必能速勝，役不致於再籍，糧無須乎三載。暴日審察不明，估計錯誤，發動以後不能速勝，所以役籍至再至三，載糧至於窮盡。暴日現在器械服裝，雖然是取用於其本國，而暴日的資源枯竭，經濟困窮，農產歉收，糧食缺乏，已經無可救藥，所以他現在惟一的希望，是想搜括我們戰區他暫時佔領區域內的財富糧食，來做他的續命湯，他現在做的夢，是所謂「以戰養戰」，這是孫子「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幾句話的應用。我們的答覆，仍然是應該從本篇的反面來活用孫子的方法，堅壁清野，嚴密封鎖，使他困處於點綫之上，無法吸收我們農村的財源。他不得已還須要依賴於他本國的遠輸，遠輸愈多，他的資源就愈竭，他的人民就愈貧，而在他暫時佔領的地帶，物價高漲，百姓困窮，也就不會再有東西供他搜括，最後他還得回去向他本國的人民增加賦稅濫發公債，結果就必至於公私交困，各耗去其財富之大半，這就是孫子「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十去其六」的意思。我們看到前面叔堅君的計算，暴日全部兵力已用去十分之六，我們應該更明白暴日要走到末子了，孫子的著述，是有精密的估計，決不是一種漠然的數字。

(三)孫子並且願感到當時的運輸情形，認為千里饋糧耗費極大，由後方運輸糧食到前線，必二十倍始能獲得其一。這個數目字，在當時孫子也必定有一種詳細的調查，始能這樣肯定的說出來。

我們依據杜牧所講：「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就知道孫子的說話，必定有所本，一與二十之比，決不是隨意杜撰。因此孫子所以很懇切的告訴統兵的將領，務必就食於敵，以免除運輸的困難和糜費的浩大。而務食於敵的方法，是要激怒士卒，使他殺敵致果，厚加賞賜，使他爭取敵利，總說一句，就是要能迅速獲勝。暴日在七七以前，極力造謠，說中國如何虐待日僑，說中國如何侮辱日本，另一方面，又極力宣傳中國的蘊藏如何豐富，中國的原料如何廉美，日本人口過剩，中國地廣人稀，正是日本的生命線，盡力激怒和誘惑他的人民，鼓動人民對我的敵愾，冀圖迅速獲勝，務食於我，這就是暴日想應用孫子「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芘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幾句話的做法。現代的運輸，雖然有輪船火車，比較昔時純恃人力的運輸為省時，但消耗的燃料，如煤炭汽油之類，其數量實在可觀，暴日的燃料完全要仰給於國外，所以他的運輸消耗，如果以價值來計算，從日本到中國戰區中途所消耗的，恐怕也在所運送到達的二十倍，何況他的資源既極貧乏，運輸力量也甚薄弱，括取

我們戰區民衆的脂膏來供給他繼續侵略的軍需，所謂「以戰養戰」的毒計，是暴日必採的策略，也是暴日無法結束戰爭的窮途末路。偽皇協軍，偽和平救國軍，偽綏靖軍，種種偽軍的組織，固然是暴日「以華制華」的一貫政策，然而也是因爲他的兵員缺乏，器械不足，想利用這班偽軍來替他守據點，保護交通線，一種不得已的設施，這又是師孫子「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則雜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的遺意。但所得於我的器械有限，對於偽軍的士卒又不願且無法善而養之，所以終不能勝我，更不能益強。孫子是站在弔民伐罪的立場，替主有道將有能天地得法令行的一方面說法，暴日與無名之師，發動侵略戰爭，是不義之戰，道天地將法，一無可恃，反之，中華整個民族，全站在自衛的立場之上，民族意識普遍發揚，所謂偽軍，除掉少數頭目甘心做漢奸的無賴而外，大多數當然是心懷忠貞，俟機反正的被壓迫民衆，暴日的動機荒謬，出發點錯誤，所以孫子兵法，是沒有他應用的餘地。這些所謂偽軍，不但不能爲之益強，而且是他的後顧之憂，肘腋之患，始計不臧，暴日只有受我們逆用孫子兵法的打療，自趨於覆滅而已。

(四)所以孫子的「故兵貴勝不貴久」，雖是站在取攻勢的一方講的，但尤其是站在廟算勝的一方面講的，暴日雖取攻勢，而廟算不勝，所以只有鈍兵挫銳。我們是盡知用兵之害，九一八以後，再

四隱忍，到了七七，深知戰禍無可避免，才開始起而應戰，逆用孫子「貴勝不貴久」的原則，運用持久戰消耗戰，使暴日無法速勝，只有久延，終於「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可以算是盡知用兵之利了。暴日沒有善用兵的知兵之將，用兵兩年，他的民命已經不堪，一等強國的地位，已無法維持，而我們中華民族無窮的生命，國家的獨立自由，因我們統帥政略戰略的運用得宜，得以完整保全。暴日的資源已感枯竭，暴日的財政已陷絕境，我們的經濟財政仍能保持自給自足，屹然不動。敵我雙方對照一下，孫子說的：「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幾句話，就明白的得着一個很確切的證明。

〔註一〕見周禮「司徒教官之職」鄭註

〔註二〕見商務印書館出版李繼煌譯本

〔註三〕根據「時與潮」四卷五期李雨蒼譯日本一九三九年軍事年鑑「英法德意軍備概觀」一文調製

〔註四〕見日人海軍大佐法學士佐藤六平著國防原論「軍備與人口」節昭和五年版

〔註五〕見日人陸軍大佐西垣新七著「列強現在之軍勢」昭和七年版

〔註六〕日人佐藤六平著國防原論根據 Jeze, Cours, P.56

〔註七〕見李浴日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第三五頁

孫子淺說補解

(註八)見時與潮「四卷五期」

(註九)同上

(註十)見廿八年十一月一至六日時事新報王孝風譯

(註四)見日人新軍大對海軍十...

(註三)見與「和與勝」

(註二)見與「出師十萬日費千金」

(註一)見與「久師之不利」

其曰白首猶養一聞是謂曰... 作不... 篇

戰... 篇

戰... 篇

戰... 篇

戰... 篇

戰... 篇

戰... 篇

內外之費
賓客之用
膠漆之材
車甲之奉

出師十萬日費千金

故久師之不利
力屈
貧百姓
國用不足

諸侯乘此弊而抽速
故兵者貴

振作士氣
殺敵者怒也
賞典
取敵之利者
貨也
先功表彰
賞先得者
善養俘虜
辛善而養之

以勝敵而益其強

善用人者
知久戰之不利
知用兵之害
故
役不再籍
取用於國
故軍食可足也

國無患... 戰... 篇

謀攻篇第三 論軍政與外交之關係

（王哲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

此一篇，論軍政與外交之關係。軍政者，外交之後盾，而外交者，軍政之眼目也。以「知己知彼」四字爲全篇之歸宿。知己者，軍政也。知彼者，外交也。無軍政不可以談外交，無外交亦不能定軍政之標準也。本篇宜分爲六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善之善者也，論謀攻之本源，軍政修自然無外患，此謀攻之根本問題也。第二節，自上兵伐謀至攻之災，論謀攻之巧拙，均視乎外交，外交得則軍政得，外交失則軍政失也。第三節，自善用兵者至大敵之擒也，論謀攻之利害方法，悉以外交爲眼目也。第四節，自夫將者至亂軍引勝，論不知謀攻之要旨則外交失敗，而諸侯之師至矣。第五節，自知勝有五至知勝之道，實以外交之眼光心力，定軍政之因革措置也。第六節，大聲疾呼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以是謀攻之要旨，其本源實係乎外交。此全篇之大旨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右第一節，論謀攻之本源，當計出萬全。全國者，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全軍者，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五百人爲旅，百人以上爲卒，五人爲伍，國軍卒伍，不問大小，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也。百戰百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也。未戰而敵自屈服，卽以計勝敵也，故曰善也。此以上言謀攻之本源也。軍政修，則自然無外患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輶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

右第二節，言謀攻之巧拙，視乎外交。外交得則可以伐謀伐交而軍政得矣，外交失則伐兵攻城而軍政失矣，所謂攻之災也。伐有競爭之義，與尙書不矜不伐之伐同解。上兵伐謀者，勝於無形，以智謀屈人，最爲上也。其次伐交者，交合強國，使敵不敢謀我，或先結鄰國爲犄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也。此二者卽以外交爲軍事之耳目也。至於伐兵，則臨敵對陣矣，故又爲其次。至於不得已而攻城，則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殊勢，客主力倍，勝負之

數尙未可知，故曰下政也。自修櫓至攻之災，極言攻城之害，非不得已不爲此也。櫓輶輶者，飛樓雲梯之屬。距闕者，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也。蟻附者，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也。可見伐謀伐交者，外交之得手也。伐兵攻城，則無外交之可言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右第三節，前言全爭全利，皆外交之手腕也。後言伐兵及不得已而攻城，亦有其要道焉。否則必成擒也。屈人之兵而非戰者，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毀人之國而非久者，攻則傷財，久則生變，皆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之謀也。全爭於天下者，卽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之謂。以全爭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兵而收利也。此以上皆言伐謀伐交之方法，故曰謀攻之法也。自此以下，則言伐兵攻城，利害參半，終不若伐謀伐交之全利也。十則圍之者，彼一我十，可以圍也。五則攻之者，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也。倍則分之者，

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也。敵則能戰之者，勢力均則戰也。少則能逃之者，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不若則避之者，引軍避之，待利而動也。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者，承上文而言，不逃不避，雖堅亦擒也。自此以上，皆言伐兵攻城之利害相半也。故曰，謀攻之利害方法，悉以外交爲眼目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右第四節，論爲君爲將者，不知謀攻之要旨，而不以外交爲軍政之眼目，一意孤行，則無有不敗亡者也。將爲國輔者，此將之廣義也，言爲將者不但以能統兵爲天職，尤當洞明外交大勢，以輔其國。所以今之公使館，皆派駐武官，專以刺探敵國之兵備政治國交爲主。將周則強，將隙則弱，故選定駐外武官，不可不慎。周者，才智周備也。隙者，才不周也。將得其

要人，則爲君者不可從中御，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若君必從中御則其患有三。一曰廢軍，二曰惑軍，三曰疑軍。廢軍者，進退失據，是廢其軍也。惑者，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軍衆惑亂也。疑者，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則軍衆疑貳也。廢之於中，而疑惑於外，軍政廢弛，而諸侯之師至矣，是自亂其軍而自去其勝也，尙何外交之可言哉！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右第五節，論謀攻之道，當以外交之眼光心力，定軍政之因革損益也。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卽料敵之實也。識衆寡之用者，用兵之法有以少勝衆以多勝寡者，所謂師克在和也。上下同欲者，上下共同其利欲也。以虞待不虞者，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也。將能而君不御者，闔以外，將軍制之也。此五者，皆準兩軍之得失言之也。敵知此，則敵勝。我知此，則我勝。是之謂知勝之道。故曰，以外交之眼光心力，定軍政之因革損益也。

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敗。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右第六節，言謀攻之要旨全係乎外交。所以謂外交爲軍政之眼目，而軍政爲外交之後盾，誠千古不刊之論也。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者，外交詳慎，軍政修明，自然百戰不殆也。所謂審知彼強弱之形，雖百戰實無危殆也。卽上文伐謀伐交全爭全利之謂也。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敗者，所謂守吾氣而有待，知守而不知攻也。不知彼，卽不知伐謀伐交之謂也。不知己，卽不知伐兵攻城之謂也。四者俱失，則內政外交均失敗矣，烏足以言謀攻哉！

【補解】

(一) 中國的倫理思想，對於鄰國的態度，是「講信修睦」和「興滅繼絕」。因爲受着「講信修睦」的倫理支配，所以能夠以小事大，也能以大事小。因爲受着「興滅繼絕」的倫理支配，所以弔民伐罪，置君而去，不利人之土地。能以小事大，又能以大事小，這是酷愛和平的表現。弔民伐罪，置君而去，不利人之土地，這是遵守信義的表現。信義和平，是中國的交隣國之道。中國強盛了幾千年，只有因爲抵抗隣國的侵略而戰，至多也只有因爲弔民伐罪而戰，從沒有因利人土地侵略他人而戰。總理說：「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實在是一個獨立國家」，又訓責日本對高麗沒有信義，他說：「對於高麗獨立，是日本所發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脅迫而成，今竟貪言而肥，何信義之有呢？」又說：「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

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註一）中國人愛和平守信義的道德，真是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而這種信義和平的倫理觀念，牠的出發點就是仁愛，就是愛一切人類，中國人要圖自存，中國人也願他人共存。孫子的思想，是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孫子的學說，是以「仁」爲出發點，所以他用兵的目的，是求「全」是求「人我兩全」，而非「個己獨全」，這就是他說的：「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連用幾個全字的意思。而最重要的是「全國」，「全國」是化干戈爲玉帛，化戾氣爲祥和，仍是講信修睦的意思，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以外交方式解決國際問題。所以他繼續的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屈人之兵不以力而以德，孟子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孫子的本意，可以說與這段話大旨相同。孫子用兵是要止戈爲武，是希望不用兵，不是真正要用兵。春秋時代，孔子却萊兵，展喜犒齊師，都是用外交方式解決問題，齊師萊兵能屈服於理，屈服於德，將已經發動的軍隊立時收兵，結果齊魯得以兩全，齊魯得以共存，這就是「全國爲上」最好的說明，中國歷史上這樣的先例，實在數不勝數。到了用盡方法，仍然不能「全國」，非用戰爭做最後手段不可的時候，孫子的意思也須力求

「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然而縱能「百戰百勝」，却已「非善之善」了。有人說，德國合併奧大利，併吞捷克，可以說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可以說是「全國」。其實德國合併奧大利，併吞捷克，雖沒有用兵，可以說是「不戰屈人之兵」，但不能說是「全國」，祇可說是「全軍」。德國這種舉動，是兼弱攻昧，是蠶食諸侯，違背了「講信修睦」和「與滅繼絕」的國際信義，奧大利捷克固然滅亡，不能保全，就是德國本身又何嘗能夠自全？他併吞捷克之後，波蘭就心懷恐懼，決心抵抗，終於不能不用兵，一個月的時間，解決波蘭，雖甚迅速，而德國的損失，也就大有可觀，他的國防軍總司令弗利茲將軍，就在進攻華沙之役陣亡，這是不但不能「全軍」，而且不能「全旅」「全卒」「全伍」了。這還是因為蘇俄也在波蘭東部進兵，使波蘭首尾不能兼顧，東西受到夾擊，所以才這樣迅速這樣容易，否則德國的損失還要重大，雖不至於與波蘭同歸於盡，也決難免於與波蘭兩敗俱傷。波蘭雖已被德蘇瓜分，而蘇聯不折一矢不損一兵，坐收漁人之利，德國徒然做了蘇聯的獵犬，也未免太不合算。何況英法聯軍，大興問罪之師，墨索里尼痛恨希特勒棄信背義，折散了反共軸心，急速掉頭，自幹他巴爾幹的薪業，德國的死活他是漠不關心了。蘇聯是想以思想征服世界，希特勒過去反共那樣努力，現在雖然投到蘇聯懷抱，蘇聯也只認德國是入了他的彀中，又何嘗會當真做德國的幫手。蘇聯的希望，是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一集一集開對抗起來，大家都捲入

爭漩渦，只保持他自己站在一個旁觀的地位，德國現在仍舊是蘇聯眼中的資本帝國主義者，他正要德國騎上瘋馬，自尋苦惱。其餘荷比丹瑞許多小國，眼見捷克波蘭的前車，誰不免死狐悲，他們一齊向英法或意大利，這是勢所必然。德國自合併奧大利併吞捷克以後，實在種下了難以自全的惡因，所以任憑他如何呼籲和平，結果是沒有人再敢相信，今日德國的環境，只有較前次大戰時更惡劣，決沒有比前次大戰時更樂觀，損人不能利己，他人不為所全，本身亦難自全，縱能「百戰百勝」，却已「非善之善」，今後的前途，就更渺茫了。孫子「全國為上」的「全」，是「人我兩全」，不是「個己獨全」，他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還是要「全國為上」，決不是德國併奧吞捷的事例可以比擬。

(二)在歐洲這次事變中，我們再把蘇俄來考察考察。捷克問題，法蘇曾有協定，共同担任維護他的安全，張伯倫希特勒在慕尼黑黑會商處分捷克的蘇台區，蘇俄本極反對，無如法隨英走，置法俄協定於不顧，蘇俄之不快，自屬當然之事，英俄歷史上的情感，原不融洽，英國保守黨，始終懷疑蘇俄，蘇俄方面，再增加這次裂痕，當然是更感不快，不過蘇俄不到時機，亦不肯輕於表示。後來德國實得無厭，慕尼黑會議言猶在耳，而德國強兵已壓捷克之境，捷克俯首帖耳，整個為德國吞併，英首相張伯倫，對內對外，大失信用，為挽回國際威信，緩和內部奇難，於是想以包圍方法來屈

服德國。要包圍德國，在德國東部，蘇俄當然是極有力量的國家，所以英法外交使團，軍事參謀團，絡繹不絕於莫斯科道上。德國這時，參透法俄協定爲英法撕毀，蘇俄對英法深致不滿，也就秘密與蘇俄信使往返，下掉反共招牌，而向共產主義的國家叩頭，蘇俄這時真是得意極了。一個是撕毀法俄協定的英法，一個是反共盟主的德意志，兩個對頭齊來折腰，這時的蘇俄就權衡在握，操縱自如了。蘇俄與德國的國境比較接近，而與英法則距離更遠，相英法則必須和德國直接衝突，相德國則英法無可如何，英法與德國相持，他正好袖手旁觀，兩個對頭自相火併，這是蘇俄極高興的一件事。所以當英法軍事參謀團正在莫斯科受蘇俄虛與委蛇的時候，蘇德協定突然發表，這時的英法，真有啼笑皆非之感，而蘇俄對德國侵略波蘭，則可分其一杯羹，對英法攻擊德國，又算是替自己打聲歷年的死冤家，英法因此也可一受撕毀法俄協定的教訓，蘇俄這着，真是一箭雙鵰巧妙已極。英國本是計算蘇俄的，今反爲蘇俄所算，德國是彰明較著反對蘇俄的，今竟爲蘇俄繞縱，這就是孫子所說的「上兵伐謀」，蘇俄這一場外交把戲，真是能夠伐人之謀啊！其次蘇俄遠東的敵人——日本，他是倚賴總意反共軸心，在歐洲做他的犄角之勢，牽制蘇俄，現在做盟主的德國，已經投到蘇俄懷抱，向蘇俄叩頭了，日本「遠交近攻」的策略，已爲蘇俄所破，日本如果不願再向蘇俄多屈膝，只有硬着頭皮碰釘子，這是孫子說的「其次伐交」，蘇俄容納德國的結果，在遠東方面對於敵人——日本

「又算是『伐交』的成功。再從德國的立場來看，他與其坐視英法交通蘇俄，自己受包圍，就不如向蘇俄低心下氣，衝破一面，比較略有迴旋之餘地，英法對於蘇俄友誼的破裂，也可以算是德國「伐交」的成功，這是孫子「其次伐交」的又一例。只有暴日，既不能使我們不抵抗，又不能使國際間的朋友對我們不同情，而他的野心難戢，慾海難填，既冒天下大不韙，興無名之師，所以就妄想孫子的「其次伐兵」，想以絕對優勢的兵力殲滅我們的主力軍，實現他速戰速決獲取滅勝的迷夢，但是她一度一度的失敗，沒有辦法，只有陷於「下政攻城」，孫子說：「攻城之法，必不得已」，暴日真是欲罷不能，到了不得已的地步。「修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闕，又三月而後已」，這是說攻城以前，必須要有種種準備，調集部隊，整理器械，補充糧秣，至少要三個月，到了接近敵城的時候，又要構築攻擊陣地，掃除攻擊障礙，也必須三個月。我們計算暴日從八一三上海作戰起，到十二月十三我們忍痛放棄南京止，日本是費了四個月的時間，從放棄南京到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我們由徐州轉移止，日本也費了五個月以上的時間，從五月十九到十月二十五我們由武漢撤退，日本又費了五個月以上的時間，這可以證明孫子「三月而後成」「三月而後已」的計算，的確相當精密。然而現代的戰爭，是全面戰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決不關於整個戰局的勝負，我們中華民國，是一座大城，我們中華國族，是一座堅城，暴日的少壯軍閥，儘管焦急，儘管老羞成怒，把他們的軍民視若螻

蟻，哪來送死，而這座大城這座堅城，決沒有暴日攻拔之一日。我們的土地固然被蹂躪，暴日的資源也已枯竭，我們的軍民固然多死傷，暴日的軍民也傷亡百萬，東亞這場大災大難，是暴日軍閥造成的，這就是孫子說的：「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暴日軍閥的「東亞新秩序」，就是東亞的無秩序，東亞的大災大難。

(三)因為我們抗戰，暴日「不戰屈我」的陰謀已經為我們所破，這是我們的「伐謀」。因為我們抗戰，不但為自身求存，也是為正義求伸，所以我們得道多助，而暴日陷於孤立，這是我們的「伐交」。因為我們能夠「伐謀」「伐交」，所以第一期作戰，我們軍事上雖不免若干失利，而暴日的泥足實在愈陷愈深，暴日之兵已經為我們所屈，這是孫子說的「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暴日國內已經民不聊生，軍閥財閥官僚政黨，暗鬥日益激烈，前綫官兵厭戰反戰，空氣日趨濃厚，朝鮮台灣的革命風潮，也日益高漲，扶桑三島的火山，將要因我們長期抗戰而大大爆發，日本這座危城，用不着我們去攻，他終非沒落不可，這是一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世界五大強國的暴日，他豈止只想包攬東亞一切，就是歐洲南美的事件，又何嘗不想妄參末議，前次歐洲大戰，他趁火打劫，劫奪到德國許多利益，劫奪到其他各國許多利益，而這次歐洲戰事爆發，他竟不敢明白表示態度，這是什麼原因？這是中國拖住了他的腿，使他動彈不得，他的一等強國地位，已被我們兩年的抗戰打掉了。

，這就是「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我們抗戰的目的，只是要保全我們的主權和領土，獲得我們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同時我們也只希望日本人民脫離他們軍閥的壓迫，恢復日本的憲政常規，中日共存，中日兩全，決不是只圖我們自己固全，這就是孫子的「必以全爭於天下」。我們抱着像這樣「求全」的目的，來對暴日抗戰，我們的軍事決不會有挫折，決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現在愈戰愈強，暴日愈戰愈弱，這是事實，孫子說「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中日戰爭，就是最正確的證明。前面講的蘇俄對英對德對日本對波蘭，也是孫子「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此謀攻之法也」一段最適當的例證。

孫子說：「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這是游擊戰運動戰的最高原則。孫子的意思，到了不能伐謀不能伐交勢不能不伐兵的時候，也決不能打死仗，打硬仗，走攻城的下策。必須要計慮周到，運用靈活，對敵人的小部隊就徹底把他解決，對敵人的大部隊就相機安全撤退。我們現在抗日戰術，積小勝為大勝，就是對敵人大部隊「圍之」「攻之」「分之」的辦法，保全主力暫不決戰，就是對敵人大部隊「能戰」「能逃」「能避」的策略。「圍之」「攻之」「分之」「能戰」「能逃」「能避」，字裏行間，運用靈活的情形躍然紙上，這就是現代一切軍隊所講求的「機動性」。如果軍隊缺乏這種機動性，游擊戰和運動戰，根本就不易實施，敵人

部隊雖小也無法「圍之」「攻之」「分之」，敵人必定「能戰」「能逃」「能避」，反之敵人部隊若大，我們就決沒有方法「能戰」「能逃」「能避」，而必被敵人「所圍」「所攻」「所分」。到了遭受敵人大部隊的圍攻，那就無論如何堅強，終必為敵所擒，這是孫子說的：「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的意思。我們徐州的轉移，武漢的撤退，就是遵守孫子這一原則。

(四)日本維新是成功於明治的英明，和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的公忠。他戰勝俄國，也是得力於桂太郎和東鄉平八郎，黑木為楨，乃木希典等將相的優秀。到近來，日本天皇無力控制政治，元老重臣相繼凋謝，只有少壯軍人跋扈恣睢，國家大計，完全操縱於少壯野心軍人之手，尤以一般所謂「支那通」的浪人，對自身過分誇大，對中國懷抱一種成見，任意侮蔑，惡意批評。校長說：「他們一般所謂支那通，因為根本的偏見太深，也並不見得會有怎麼一個通法，……所以他們日本人判斷我們中國的情形，已經根本錯誤，這就是他們將來失敗的最大原因」，

(註二)日本現在一般將領的低能，於此可以概見。而他們在國內犯上作亂的情形，如像「五一五」，「神兵隊」，「二二六」，各次政變，襲擊首相岡田，慘殺藏相高橋和總監渡邊，都是少壯派將領真崎荒木等嗾使士兵下手，(註三)像這樣驕妄愚昧毀法亂紀，而日本竟沒有方法制裁，日本政府無人，糟到不堪，也就可知。孫子說：「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暴日現在這

般國輔，如近衛平沼阿部杉木板垣松井西尾土肥原之徒，不是老朽昏庸，就是狂妄小子，和明治維新的君臣，及日俄戰役的將領比較，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輔周」「輔隙」，日本國運已經到了最高峯，今後的強度只有循着孫子的定理削弱下去。春秋時代，楚將莫敖侵略齊國，他「狃於蒲騷之役」的勝利，私心自用，以羅小爲易與，結果竟大敗於羅軍，喪師辱國，終於自殺，而楚國的威望因之大損，這也是「輔隙則國必弱」的一證。暴日軍閥，狃於日俄之役的勝利，輕視中國，我們可以斷言他必定要與莫敖遭受同樣的命運。「大軍統帥的良否，非徒支配全軍之運命，實爲國家安危所繫」，（註四）這豈是現在日本這般乳臭小子所能勝任。孫子說的「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則軍士疑矣」，這一段話，是說政府既經選定良好的統帥，知道他必能周密輔國，政府就決不可隨意干預而掣其肘。三軍的進退，必須依據國際形勢和敵軍情況，參預軍政必須通曉軍事，負擔軍任必須通達權變，政府對於這幾個條件，都不能像身歷其境的統帥，洞悉無遺，如果妄加干涉，就必定會進退失據軍心疑惑，古人說：「闔以外者將軍嗣之」，就是這個意思。但這是以將帥良好爲前提，假使根本不能選將，一般驕兵悍將，霸道橫行，窮兵黷武，一意孤行，像現在日本的少壯軍人，那政府就必須要有制馭的力量，日本政府沒有這種力量，所以終於闖出大禍，軍隊仍然進退失據，軍心更加疑惑。任何國家，到了他本身的軍隊既惑且疑，根本就發生動搖，敵人必乘隙而入，這是孫子說

的「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孫子認為統帥必須要有能，而政府與統帥的權限也必定要不相侵，然後才能自謀謀人而不爲人所謀，否則壞而伺者大有人在。

(五)孫子認爲人類有許多戰爭，都是無知盲動和一時的衝動，遂致演成人類莫大之慘禍，如果各方面都能仔細考慮，就不知要減少多少，春秋時代，列國諸侯對於戰爭都埋頭苦幹，無法能手，率直的向他們說：消弭戰爭，終止戰爭，是決難說通，也是事實所不能，所以孫子只好就戰爭來談戰爭，他說的「故知勝有五」，就是說戰爭的勝負可以預知，只要大家不盲動不衝動，從這五方面先去求知。

第一，是「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可以戰不可以戰，固然不能不從軍事上將敵我的力量作一比較，現代各國的軍備競爭，就是從這一點着眼。然而軍事以外，可以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很多，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總而言之整個國家的一切，都有決定戰爭勝敗的作用，不能掛一漏萬。暴日就犯了這種毛病，他知道他自己的軍事力量很強，可以和我們一戰，而不知他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和人力，處處都有弱點，不可以久戰。假使他事能夠多加考慮，中日這次戰爭就可以免。他也可以不致於「亂軍引勝」。前次歐洲大戰的德國，也犯了這樣的錯誤，這次英法對德宣戰，希特勒所以再三呼籲和平，就是明白自己有許多地方不可以戰。

第二，是「識衆寡之用者勝」。我們假定一切條件，交戰國兩方面都相同，那末兵力的多寡，可以直接決定戰爭的勝負，這是毫無疑義，古人說「兵貴精不貴多」，意思不是重在「不貴多」，而是重在「兵貴精」，現在世界各國，都主張征兵，要使全國皆兵，這是多兵主義，同時也重視精練，這又是精兵主義，我們可以說現代的國家，既要多兵又要精兵，是多兵主義與精兵主義並重。然而國家的大小，人民的多寡，是比較固定的，人口不多，兵力自然寡少，人口衆多，兵力然後增多，但不能說兵力寡少就不能作戰，兵力衆多就可任意作戰，這是要看能不能「識衆寡之用」。譬如甲午中日戰爭，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日本是以少勝多，日本能用寡而中俄不能用衆，這是一例。前次歐洲戰爭，協約國以絕對多數的兵力，與德國作戰，德國雖能用其少數的兵力以相持，而結果終於失敗，這是德國能用寡協約國也能用衆的一例。以上是從整個戰局言，若從局部的戰鬥說，遇到兵力有多寡的時候，那就更要看將領的運用如何，日俄戰爭，日本海軍乘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沒有到達遠東以前，先以優勢兵力殲滅俄國太平洋艦隊，這是日本能夠用衆的實例。前次歐洲大戰，坦能堡戰役，德國興登堡元帥，以少數兵力殲滅俄國大軍，這是興登堡能夠用寡的實例。趙虛舟說：「用衆宜分，用寡宜合，用衆宜重，用寡宜輕，用衆宜易，用寡宜險，用衆宜煩，用寡宜簡，用衆宜暇，用寡宜疾，用衆宜朝，用寡宜暮」，這都是說明「衆寡之用」的方法。

第三，「上下同欲者勝」。這一項如果從整個戰局講，是應該包括在「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一項之內，「上下同欲」就是計篇的「民與上同意」，就是得道，「上下不同欲」，就是民不與上同意，就是失道，「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這還能戰？如果就局部的戰鬥說，就是各兵種協同動作，指揮官命令貫徹，軍隊能做到這樣，才能戰必勝攻必取，不然，二三其德，你進我退，或平日受的教育不一致，到了作戰，遲速快慢不能協同，勇怯銳鈍不能一致，那就只有挫敗，決沒有勝理。中國過去的內戰，革命軍所以能夠屢戰屢勝，就是能夠上下同欲，這次中日戰爭，在最初幾個月，我們軍事上所以失敗，最大的原因是各部隊動作不能協同，指揮官命令不易貫徹。現在我們愈戰愈強了，究竟強在那裏？最重要是各軍各戰場能夠協同動作，命令能夠完全貫徹。

第四，「以虞待不虞者勝」。易經說：「王公設險，以備不虞」，這是說國家要有國防，平時有準備，就不虞他人的攻襲，我們國家的國防力量，都消耗於內戰，暴日敢於發動這次侵略戰爭，就因為他本身的國防已經相當鞏固，我們則門戶洞開，藩籬盡撤，正是應用孫子的「以虞待不虞」。打到現在，他縱然沒有勝利的希望，然而我們要打到日本去，也不能不算是一樁難事。至於戰事發動以後，在各項戰鬥經過當中，對於警戒任務，也格外須要講求嚴密，否則很容易受到敵人的奇襲夜襲，以致於失敗。校長說：「我們每營講營防，每團講團防，每師講師防，拿我們的營防來代替

我們的國防，拿我們的血肉來抵擋敵人的槍砲，如此雖然戰敗，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戰成功，（註五）這又是以戰時的嚴密警戒來彌補平時國防準備的不足，可以算是一種新的國防論，有了這樣的國防，我們也就不虞敵人侵略，這也是「以虞待不虞」的新解釋，新的發揮。法德兩國，是歐洲兩個歷史仇恨最深的國家，他們隨時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所以法國東部有馬奇諾防線的構築，積二十年而始完成，德國西部也有西格弗利防綫的構築，雖沒有馬奇諾防線堅固，但也非常偉大，現在德國又有西格弗利防綫後部再築二道防綫的計劃，這都是「以虞待不虞」的解釋。然而工事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工事沒有人防守，工事は等於零，有了工事而又有入防守，有堅強的人任防守，這是上之上者，倘若敵已來襲，並且兇兇猛猛的襲來，時間不可我們有堅固工事，那末，血的長城也就可以備不虞，等待敵人有不虞之時；我們一樣可以一戰成功。

第五，「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這與前節「君之所以忠於軍者三」有同樣的意義，不過前節是說君上現代就是政府。若不知軍之進退，不知三軍之事，不知三軍之權，而妄加干涉，勢必至於亂軍引勝，重在說君的能與不能。這節就重在說將，只要將能，不問君之能與不能，對於將帥的權限，均不應加以干涉，這是現代各國政府所苦心研究的「統帥權問題」。二千年前，我們先哲，就確認統帥權責應該獨立，「但聞將軍令不奉天子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根據這項原則而來。現在

各國戰時有所謂戰時內閣，國防政府，也無非力求「政」「軍」的統一，加強指揮的靈便，在戰爭時期，一切龐雜論議皆在控制之列，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無古今中外都是戰時的金科玉律。

以上所講的五項，孫子論到將帥權問題，論到國防問題，論到軍民敵愾心問題，論到指揮的方法問題，也論到其他政治經濟社會外交人力物力，一切敵我可戰不可戰的問題，可以說把一切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都論列無遺，經過這種種精密審察和比較，最後的勝敗自然能洞若觀火，所以孫子說：「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六)所謂「知己知彼」，是說深知敵我關於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切因素，詳細的說，就是要從這些因素，一一檢討其過去的基礎，比較其現存的實況，而推斷其將來可能的變化及結果，這樣才能得到一個真確的可戰與不可戰的答案。可戰固然有戰勝的把握，就是不可戰，萬一被迫而不得不戰，也未嘗沒有轉敗為勝的機會，至少也可以免於危殆，所以孫子說「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是說敵人的真實內容不易偵知，無法檢討比較和推斷，但在己的方面尚能盡其在我，這就是「以處待不虞」的意思，在這種情形之下，假使遇着敵強，則失敗的成份多於勝利的成份，遇着敵弱，則勝利的成份又多於失敗的成份，孫子說的「一勝一敗」，就是勝敗參半的意思。「不知彼不知己」，那是說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以及昏庸愚昧無能寡謀的人們，眼光短視，毫無遠見，只就敵我表面的現勢作

極簡略的對照，或者只偏於一部份如兵力強弱之類，單純作軍事上的比較，其他深植於民衆內心的蘊藏，民族歷史的精神，環境可能的變化，都漫不加察。像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統帥，其結果必無不敗，所以孫子斷定其「每戰必敗」。現代國際鬥爭中，從前次歐洲大戰後直至現在，蘇聯英美，是能知己知彼者，所以百戰不殆，德法是不知彼而知己者，所以一勝一敗，就是勝敗參半，暴日則是一個不知彼不知己的狂寇，他_們是唯物論者，是唯武器主義者，只在軍備上比較強弱，其他一切都利令智昏，莫明所以，張鼓峯屈膝，諾門坎叩頭，而對中國戰事無法結束，將來的失敗也是他無可逃避的命運。

(註一)見「民族主義」第六講

(註二)見「俄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上)

(註三)參照邵力行著「日本虛實」「日本近來軍隊之腐化」節

(註四)見「日俄戰史」陸大教官黃家濂語

(註五)見「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上)

謀攻篇



此謀攻之法也

形篇第四 論軍政與內政之關係

（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則勝，疏則敗也。）

此一篇，論軍政與內政之關係，以修道保法爲一篇之主腦。其以形名篇者，有有形之軍政，有無形之軍政。有形之軍政，卽兵器戰備營陣要塞之類是也。無形之軍政，卽道與法是也。而道與法皆內政之主體，故曰此篇爲軍政與內政之關係也。宜分四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不可爲，論軍政當以修道保法爲不可勝之形，此所謂無形之軍政也。第二節，自不可勝者守也至全勝也，論有形之軍政，無論攻守，苟能修道保法，均可以全勝也。第三節，自見勝不過至而後求勝，論無形之軍政，在乎勝易勝之敵，在乎勝已敗之敵也，所謂先勝後求戰者此也。第四節，自善用兵者至末，始將修道保法揭出，以見無形之軍政全繫乎內政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

右第一節，極言內政爲軍政之根本，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非內政修明者決不能有此成效。而其爲之之術，待之之方，全在乎修道保法而已。先爲不可勝者，先爲敵人不可勝我之

形也。待敵之可勝者，待敵人有可勝之形而乘之也。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者，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故在己。可勝者有所隙也，故在敵。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者，修道保法在己，故能爲不可勝，若敵人亦修道保法，則不能使敵必可勝也。勝可知而不可爲者，有形之勝可知，無形之勝不可強爲也。以上總論有形則可勝，無形則不可勝。蓋以修道保法則內政修明，自然勝於無形矣。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右第二節，言攻守爲有形之軍政，然仍必有無形之軍政，而後乃能自保而全勝也。其要仍在乎修道保法而已。不可勝者守也者，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爲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可勝者攻也者，敵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者，力不足則守，力有餘則攻，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鬥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者，喻幽而不可知也。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者，喻來而不可備也。此言以無形之軍政，用之於攻守，若祕於地，若遷於天，令人不可測度，故以守則自保，以攻則全勝也。非修道保法之效哉？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

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右第三節，論無形之軍政，有非衆人之所能知，非天下之所能見者，其要在於勝易勝者，勝已敗者而已。蓋未戰之先，卽已有可勝之道，有可勝之法，並非旣戰而後求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者，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也，故不得謂之善也。戰勝而天下曰善者，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故亦不得謂之善也。秋毫日月雷霆，皆衆人易見易聞之事，不足言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謂古之所貴乎戰者，勝而已矣。而勝之中有道焉，所謂將易勝者是也。有法焉，所謂勝已敗者是也。勝易勝者，以無形之道，攻敵於無形也。所謂見微察隱，破之於未形也。所以無智名，無勇功，其戰不忒，所措必勝也。所謂道也。勝已敗者，以無形之法，攻敵於無形也。善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勝之耳。所以常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所謂法也。總而言之，皆計謀先勝而後與師，故以戰則克。所謂無

形之軍政，非衆人所知也。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右第四節，此節始將修道保法四字揭出，以見修道保法者內政也，卽無形之軍政也。道，卽五稜之道也。法，卽五稜之法也。修之保之，卽可以伺敵而敗之也。謂非軍政與內政之關係哉？而修道保法則有度量稱勝五者之兵法在焉，不可不知也。地生度者，因地而自度其德，有德者勝也。度生量者，既度其德，又必量力，有力者勝也。量生數者，德足以勝之，力足以勝之，而軍實之數不可不數也。數生稱者，稱所以權輕重也，軍實充足，尤必權其利害，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也。稱生勝者，利害之輕重既審，乃可以應敵而制勝也。此以上，皆修道保法者所宜知也。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銖輕而鎰重也。勝兵若以鎰稱銖，力易舉也。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八尺曰仞，決積水於千仞之

路，其勢疾也。此以上，皆極力形容勝敗之形也。……
【補解】

(一)德國魯屯道夫將軍在他著的「全體性之戰爭」中說：「在國內宜有作戰力之貯蓄，然後在敵人之前，方有作戰力之表現，」(註一)魯氏說的作戰力，到底指的是那些力量？據魯氏在同書中說：「海陸軍所恃以戰鬥者，有待於全國供給之精神力及物質力，必有此力，乃能使海陸軍戰勝，使彼等爲戰爭而效死，」那末，魯氏說的作戰力，當然就是指的有待於全國供給的精神力及物質力了。所謂精神力，據魯氏的解釋，就是「民族精神的一致團結」。所謂物質力，就是經濟財政以及陸海空軍的軍事力量。我們仔細考慮一下，的確民族精神的一致團結，確是戰爭的基礎，如果民族精神不能一致團結，那這民族的道德，情操，組織，秩序，俱將因不團結的磨擦，陷於墮落，頹廢，鬆懈，混亂，而其他物質力量，如經濟財政陸海空軍，雖有畸形的發達，也不過像建築於沙灘之上的高樓大廈，當不住狂風駭浪。魯氏說：「今日世界上任何國家，咸知軍備與軍人教練軍人武裝之不可缺，然所以決定其爲民族生存戰爭之勝敗，則視此精神力，」(註二)這就是說，剛是軍事力量，在民族生存戰爭中，決不足以取勝，必須先有民族一致團結的精神基礎，再加上經濟財政軍事的物質力量，然後才有勝利的希望。這些精神力和物質力，包括異常廣泛，內容極其複雜，斷非短時間

所能急造成功，必須日積月累，逐漸培養，然後才能儲蓄到相當程度，到了戰時，才能有相當力量的表現。所謂勝利的希望，力量的表現，也不過只是希望和表現而已！假使敵人的精神力物質力和我們一樣充實，無隙可勝，無懈可擊，那敵我雙方就必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化戾氣為和祥，萬一不然，也會演成一種各不相下長期相持的局面，結果必要等到一方面的精神力衰頹下去，或物質力枯竭下去，然後才有勝負可見。但若先沒有精神力物質力的儲蓄，戰時不能對海陸空軍有所供給，一旦遇敵，就必為敵所敗而不能支持。孫子說的：「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就是魯氏說的先為精神力物質力之儲蓄，造成功敵人不可勝我的戰爭基礎的意思。而孫子認為還須要等待敵人的精神力衰頹，物質力枯竭，給我們以可勝的機會，然後採取攻勢始能獲得勝利。魯屯道夫對於歐戰中德國民族不能一致團結，精神力的基礎不鞏固，深致惋惜，也就是認為德國不能「先為不可勝」，英法又未給以「可勝」的機會，貿然發動戰爭，終於失敗，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魯氏的見解和孫子本節，真是可以互相發明，精神力物質力是要自己培養的東西，也是能夠自己培養的東西，所以孫子說「在己」，說「能為」。敵人精神力的頹廢，物質力的枯竭，一切鬆懈虛隙，俱不能由我造成，所以孫子說「在敵」，說「不能必」。自身培養好了自身的精神力物質力，只待敵人給我以可勝的機會，但無法造成這種機會，這就是孫子說的：「勝可知而不可為」。暴日侵略中國的陰謀，三十年

來都是以分化離開我們的民族爲唯一手段，想造成一種給他以「可勝」的機會，他不明白這是我們自身の問題，不是他的離開可以實現，他忘記了孫子離開的「勝可知而不可爲」，所以他愈企圖分化，我們就愈團結，他愈設法離開，我們就愈一致。暴日所自知的是他的軍備充實，武器現代化，他所知於我們的是沒有物質國防，沒有飛機大砲，但他沒有知道魯屯道夫說的「所以決定民族生存戰爭之勝敗，則視此精神力」，我們有鞏固的精神國防，我們有「不可勝」的精神基礎，敵人只有物質國防，只有飛機大砲，他給我們以精神上「可勝」的機會，這是中日戰爭最後勝敗決定的樞紐。何況物質力也是我們所「能爲」，而不是敵所能「必可勝」。我們無窮的資源，已在加速啓其寶藏，供給我們抗戰的需要。我們無盡的人力，已在盡量參加戰爭，供給我們軍隊的補充。暴日的物力人力，都已瀕於枯竭，他又逐漸給我們以物質上「可勝」的機會了，這是暴日當初沒有求其「在己」，而只求其「在敵」，觀察錯誤，估計錯誤，是他的始料所不及。蘇俄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他努力他的生產建設，國防建設，換句話說，就是努力他的「不可勝」的建設，所以東西兩國境被封鎖，俱不足以動搖其基礎。到現在整個五年計劃成功，待敵有了「可勝」的機會，他就利用波蘭問題使德國低頭，利用中日戰爭使日本在擴張主義門坎屈膝，蘇俄真是釀熟了孫子的「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釀熟了孫子的「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很可惜，三十年來我們國內的世界主義者，地盤主義者，自由主

義者，不明白寇患已深，自己還是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依然高調獨彈，蠻觸混爭。我們的民族遺產，（魯屯道夫語）指民族固有的道德和信仰，在我們中國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和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信仰，）就是我們的精神力，受到了很重的創傷，以致陷於墮落頹廢鬆懈混亂。一切物質力，也只有日趨消磨，無法建設，給敵人以「可勝」的機會，鼓勵了敵人加緊侵略。而這不幸中的大幸，就是我們有了領袖，喚回國魂，短短幾年當中，替我們樹下了「不可勝」的基礎，撫今思昔，真是不禁悲喜交集。痛定思痛，這種嚴重的教訓，我們民族應該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吧！今後孫子這一節話，應該是更值得我們吟味。

（二）戰爭的態勢，大概可以分做兩類，一是攻，一是守。守要能夠鞏固，攻要能夠守住，這固然是要靠軍備和軍隊精練的軍事力量，但決不單是這些力量就可以達到目的，仍須要一切精神力量。物質力都有相當的儲蓄，敵人在任何方面對我都是「不可勝」，然後才能守。能守還不必一定是可以攻，又必須要我們的精神力量物質力都能夠超乎敵人之上，而敵人有隙可乘，給我們以「可勝」的機會，然後才能攻。這就是孫子說的「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意思。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兩句有人解做守則示敵人以不足，攻則示敵人以有餘，但也可以作「不足則守，有餘則攻」解。意大利前年攻擊阿比西尼亞，雖然勉強佔領了，而經過一度試驗，他明白

他的力量不足，所以幾年以來，意大利在防共軸心當中，是很閃爍的一種態度，不像德國尤其不像日本的貪婪狂暴，這是意大利「不足則守」的實例。蘇俄的精神力物質力，都已儲蓄好了，暴日和德國又給他以可勝的機會，所以蘇俄就向他的敵人進攻，人們只見蘇德有了協定，蘇日外交正在逐漸調整，而不知這正是蘇俄向敵人的攻勢，他已經一足踏住了波蘭，現在又一足要跨入芬蘭，反其軸心國家的日德，望者無可如何，這是蘇俄「有餘則攻」的實例。昔日的蘇俄和今日的意大利，當他在國際關係中取守勢的時候，他是寂然不動。今日的蘇俄和昔日的意大利，當他對阿比西尼亞和波蘭取攻勢的時候，他是一鳴驚人。日俄戰役日本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集合艦隊，在仁川攻擊俄國遠東艦隊，又在中國海邀擊俄國增援的波羅的海艦隊，皆獲大勝。前次歐戰，一九一六年德奧軍守黑爾曼城，使羅馬尼亞軍不能前進，其後又以亞魯兵團一縱隊秘密由那瓶山背迂回，佔領羅軍唯一後方連絡線的羅特次魯山，遮斷羅軍退路，旋即移軍攻擊，終將羅軍殲滅。這些能守能攻的史實，也可以做孫子所說的：「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相似的說明。「藏於九地之下，」是極其秘密的意思，「動於九天之上，」是極其迅速的意思，秘密迅速是作戰的要訣，也就是戰鬥的原則。所謂「自保而全勝」的「自保」，是說善守者守必固，「全勝」是說善攻者攻必克，但孫子這個「全勝」，是「敵我兩全」，而不是「個己獨全」。姑無論前面說的蘇俄，意大

(四) 如何能夠「先勝」，魯屯道夫說的精神力物質力之儲蓄，就是「先勝」的條件。什麼是精神力？「民族精神的一致團結」就是精神力的最大表現。「民族精神」「怎樣能夠一致團結？」「篤信主義」和「遵守紀律」，就是民族精神一致團結的兩個方法。全體國民在一個主義的信仰之下，遵守國家的法紀，服從領袖的命令，在這樣的一致團結之中，他的精神力一定是非常旺盛，其他一切物質力，也就都能由這旺盛的精神力來建設來創造，所以孫子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道」就是主義，「法」就是紀律，「修道」就是「篤信主義」，「保法」就是「遵守紀律」，能夠修道保法，自然一切精神力物質力俱備由此產生，不可勝的基礎已立，不敗的地位已固，只待敵人可勝的機會，不失時機把握住敵人失敗的虛隙，勝敗之權就可操之在我。「能為勝敗之政」的「政」字，應該作「權」字解，「能為勝敗之政」是能操勝敗之權的意思，握着這勝敗的權衡，依據精確數字，做一番嚴密的計算，戰鬥就能夠成功，戰爭就能夠勝利。所以孫子繼續的說：「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校長對於數字極端重視，對孫子這一段話也有極詳明的解釋，他說：

軍事上一切東西都是要注重數，才能精確，才能嚴密，所以「數」是軍事的基本，也就是戰術的基本。孫子兵法上說：「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所謂度量數稱，都是

一種計數，也都是要求數字的精確，以求達於勝算和戰勝的目的。又說：「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意思就是說先要測量地形的險易遠近，來決定作戰計劃，這就是「度」。計劃決定之後，又要依戰場面積的大小，來研究戰線的長短，和兵力的配備，這就是「量」。以量作基礎，再決定兵力的多寡，時間的久暫，就是「數」。由數的計算來估定敵我戰鬥力的強弱，這就是「稱」。根據這四種法則來研究，而能得到勝算的，就可以打勝仗，這就是「勝」。由此更可見講求戰術，無一事物可以離開數，而數目與時間地形三者，同為戰術成功戰爭勝利的基本要訣，也就可想而知了。（註三）

像這樣握住了勝敗的權衡，又能依據精確數字嚴密計算，自然是勝兵，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所以輕而易舉，反之，貿然作戰僥倖求勝的敗兵，對於勝敗之政，就要舉輕若重結果仍舉不起這重大的任務，這就是孫子拿「勝兵若以鎰稱鎰，敗兵若以銖稱鎰」，兩句來說明度量數稱勝的意思，就是校長所以重視「數」的道理。本篇主要的幾句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和「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據「不可勝」與「不敗」的形勝之地，把握住敵人「可勝」與「必敗」的機會，領導民衆以與敵人作戰，勝利之來真是像決積蓄已久之水於千仞之谿一樣，輕易而迅速。

（註一）見張君勸譯「全民族戰爭論」

(註二)同上

(註三)見二十八年六月對黨政訓練班訓詞——軍事基本常識

孫子曰

先為不可勝(在己)——守(不是)——藏九地之下——攻(有餘)——動九天之上——故自保而全勝也

以待敵之可勝(在敵)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

內善戰者

勝于易勝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

故見日月不為明目開雷靈不為聽耳

勝也

無智名無勇功

故不忒而勝已敗者也

故條道而保法能為勝敗之政

篇形(無形)

立於不敗之地故而不失敵之敗

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即良將先有一定之勝算然後求戰

內無外形

度地生度 量度生量 數量生數 稱數生稱 稱生勝

勝兵若以鎰稱鎰 敗兵若以銖稱鎰

故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也

勢篇第五 論奇正之妙用

（曹公曰。用兵任勢也。）

此一篇，發明第一篇因利制權及詭道之義也。財政外交內政均已修明，然後可言用兵。故首篇謂五校七事均已詳備，然後爲之勢以佐其外。二者，卽詭道也。然詭道之界說有二。一由奇正，一曰虛實，此篇專論奇正之詭道，以兵事不過奇正一句爲一篇之綱領也。分四節讀之。自首至孰能窮之哉爲第一節，論勢有奇正虛實，而以戰勢不過奇正一句爲主腦，可見奇正二字，卽勢之確詰也，虛實二字，卽於次篇發明之。自激水之疾至如發機爲第二節，論勢之形狀，所謂能近取譬也。自紛紛紜紜至以卒待之爲第三節，論用勢之方法，仍第一篇詭道十二種之意也。自戰者求之於勢至末爲第四節，論勢爲作戰之本，特揭明擇人任勢四字以結束之，而復取木石以形容之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鬥衆如鬥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

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右第一節，以戰勢不過奇正一句爲主，其餘皆客也。以分數形名二者爲奇正之本，而以虛

實爲奇正之妙用也。分數形名二者，總正合，虛實者分奇勝。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天地

、江河、日月、四時、五聲、五色、五味，皆奇有正，戰亦猶是也。分數隨，形名既多，

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也。形者，陣形也。名者，旌旗也。形

名既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故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也。奇正者，當敵以正陣，取勝以奇

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瑕，礮石也。瑕實而虛，以實擊虛，以擊破

脆也。以正合以奇勝者，誠無其詐難以勝敵也。天地，動靜不居也。江河流通不絕也。日月

四時，盈虧寒暑不停也。天地日月四時，以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始終無窮也。五聲五色

五味，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也。戰勢不過奇正，此孫子大書特書之筆。明乎奇正之變，則萬

途千轍，無可窮盡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敵不能窮我也。此一節，以奇正二字爲勢

之確話也。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

右第二節，論勢之形狀，如激水之漂石，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也。然必有節焉。如鷲鳥之能節量遠近，然後能毀折物也。其勢險者，如水得險隘而成勢也。其節短者，如鷲鳥之發近則搏之也。勢如彊弩者，如弩之張勢不逡巡也。節如發機者，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此一節，以水石鷲鳥弩機爲勢之喻也。

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右第三節，論用勢之方法。仍不離乎第一篇詭道十二種之意也。鬥亂而不可亂者，分數形名，整齊嚴肅，自然不可亂也。形圓而不可敗者，奇正虛實，萬變不測，如環無端，自然不可敗也。亂生於治者，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自治，乃能爲僞亂也。怯生於勇者，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有勇，乃能爲僞怯，弱生於強者，僞爲弱形以惑敵人，先須自強，乃能爲僞

誠能弱也。故曰生也。治亂數也者，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文勇怯勢也者，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勢也。強弱形也者，實強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形之敵必從之者，移形言激滄變勢，誘動敵人，敵必墮我計中也。予之敵必取之者，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也。以利動之者，不以卒待之者，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可也。此以上皆言夫人必用勢之方法，無往而非詭道也。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按右第四節此一篇論勢爲作戰之本，而以擇人任勢爲作戰之歸結也。求之於勢不責於人者，亦軍全自闕於中，不求之於人也。擇人任勢者，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也。故孫曰擇人任勢者爲全篇之歸結也。而末復以木石動靜方圓行止爲任勢之喻，孫子垂教萬世之意，且以言至深且遠矣。聖定本宜錄其要。

【補解】此篇論勢與兵機勢同。實則善之而國安，不善而國危。此篇第一篇所講的是經國大計，是平時的政治，戰時的軍事，正道詭道，無所不包，而尤注重於立國

的正道，正道不固，則根本不能用兵。所謂「謀道而後謀事，五穀富庶，財用不匱，而大將軍立國」，第二篇，講的是軍事與財政經濟的關係。資源貧乏的國家固不足以言戰，資源富裕的國家也不足以言久戰，力言戰爭不宜輕易發動。

第三篇，講的是外交策略與情報的重要。根據詳確的情報，運用外交策略，以求全勝，以求敵我兩全，仍以不戰屈人為上策。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謀者，謀於眾，謀於眾則勝，謀於寡則敗，謀於眾則勝，謀於寡則敗」。第四篇，講的是鞏固國防，充實作戰力量，等待敵人給我以可勝的機會，然後不失時機擊敗敵人。換句話說，就是先安內而後攘外，就是內政問題。

以上四篇，可以說完全講的是政略。就是說軍事離不開政治，政治是軍事的基础。不從內政外交財政經濟各方面樹立精神的物質的種種作戰力量，那就不特不足以言屈敵，並且不足以圖自存，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這就是自侮自伐。孫子希望春秋時代的諸侯勤修內政，不必競相征伐，到了不得已而用兵的時候，先有了作戰力的儲蓄，也就定可操必勝之權，所以有這部兵法之作。我們看了他開首四篇。就更明白孫子用意之所在。第五篇是講奇正。第六篇是講虛實，奇正虛實，是講用兵的技術，就是第一篇裏面的詭道，「乃為之勢」的「勢」。在軍事的鬥爭上，無論戰術戰略，固然必須能運用奇正虛實的技術，才能夠取勝。就是內政外交財政經濟各種政略

上的鬥爭，也必須能運用奇正虛實的技術，才能夠不為敵人所破壞，完成精神物質各方面的國防。孫子所以緊接着講政略的前四篇之後，講這兩篇，就是這個道理。這是我們讀孫子兵法不能不明瞭的，所以在此特別加這一段說明。

(一)校長說：「戰術的基本要領，除時間地形與數目之外，還有組織(編制)與隊形。可以說一切戰鬥之陣形機勢分合疏(散)密(集)之變化，都是從編制大小之數，與隊形奇偶之數，發生出來的。所以我們如果能夠知道編制與隊形，對於戰術運用演變之意義與關係，就可以獲得學習戰術的心得。如果對於編制與隊形能夠詳細研究，就可以知道無論什樣陣形，都有前後左右上下遠近縱橫寬深諸種相聯一貫的關係，和匠心獨運各種不同的變化。這就是運用距離之遠近，地形之難易，兵力之多寡，與間隔之大小的要領，來發明古人所說的奇正虛實進退分合各種不同的戰術。如應虛者虛，應實者實，應用正兵者用正兵，應用奇兵者用奇兵，或虛實並重，或奇正互用，這些都是編制與隊形之變換推演而得的。」(註一)看了這一段話，再看孫子說的：「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鬥衆如鬥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虛實是也。」所謂分數，豈不就是現在所謂編制，編制一定，編制能夠適合平時的訓練和戰時的攻防，兵員雖衆也不難統治。所謂形名，豈不就是現在所謂隊形和旗號，隊形有分合疏密的變化能夠熟練

種種變化，到了作戰的時候，也就不難指揮若定。現時的軍制學，就是專門研究編制的學科，可以說就是專門研究分數的學科。排、連、營、團、旅、師，兵力多寡如何規定？步、騎、砲、工、交、聯、通信，兵種類別如何配合？既要便於平時的訓練，又要適應戰時的需要，而一國的疆土大小，地形狀況，氣候寒溫，人口多寡，資源豐富，隣邦關係。沒有不與軍隊的編制有關，所以軍制學是一種涉及多方面的學科。軍制學上說：「兵力不得不一決定之標準，其標準一爲人員馬匹，二爲財力及資源，三爲地理，四爲國家政策，五爲隣國之狀態及國際關係。」（註二）又說：「編制之良否，與國軍之作戰有至大之關係，故編制須合作戰地之狀態國力及國民之性情。」（註三）由此可以明白編制分數的繁難和重要了。現時步兵操典所示，班、排、連、營的隊形和隊形變換，就是軍隊最基本的隊形，就是孫子所說形名的形，現時戰鬥綱要所示，戰鬥指揮，攻擊、防禦、追擊，退却，持久戰，諸兵種連合戰鬥，陣地戰及對陣，特種地形之戰鬥，（註四）就是隊形的運用。運用隊形必以信號，這就是孫子所說形名的名。運用衆多的部隊於戰場，而能敏捷靈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全賴這隊形做基礎，這就是孫子說的門衆如門寡，形名是也，由此也可以明白隊形——形名——的變化和重要了。編制和隊形，就是分數和形名，決定了，熟練了，然後奇正虛實運用自如，應虛者虛，應實者實，應用正兵者用正兵，應用奇兵者用奇兵，或虛實並重，或奇正互用，因利制權，

肆應適宜。不過奇正之用是在我，而虛實之情則視敵。敵來攻我，我以三軍之衆，用奇正之法，必能自守。所以孫子說：「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敵有虛隙，我乘虛而入，攻無不克，所以孫子說：「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虛實是也。」但這也只是大概的說法。究竟奇正虛實的運用，是極其參伍錯雜，兵勢的奇正必須針對着敵我的虛實，方能發生效力。而敵我的虛實，也必須因兵勢的奇正才能實際顯現。鄧艾渡陰平，拿破崙越阿爾卑斯山，這是用奇兵也是乘敵人之虛。「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中，德國最高統帥部既用全力於西綫，因而使東方之東普魯士一省之東南，陷於無法保護，當時俄人不克於動員令下之初即攻入者，非由於德國防禦之周密，乃俄人之疏忽有以致之，英國海軍在當時亦未令其艦隊攻入北海，以封鎖北海中德國海口，此亦由於英人之疏忽，非德人保護港口之功」，（註五）由這幾個戰例，奇正虛實相關聯的情形，就很明白了。

孫子說的：「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這也是一個極確切的原則，無論古今中外，既然可以說是戰爭，那就很少一次會戰就決勝負，如果雙方作戰的力量各有相當程度，那就更要看那一方面能夠匠心獨運，出奇制勝，那一方面，才獲得勝利。打硬仗，打死仗，結果是不免終於失敗。「二八」暴日在上海發動的侵略戰，我們抗拒了三個月，在正面敵人是不能進展，後來敵人乘我們瀏河的空虛，就在瀏河登陸，一支奇兵由我軍左翼，迂回到我軍後方，我軍才撤退到崑山。「八二二」上海會戰

，敵人在正面也無法進展，後來在金山衛登陸，由我軍右翼，迂回到我軍後方，我軍才被動搖。徐州會戰，敵人是先襲取了歸德，我們才撤退。本年五月，鄂北隨棗會戰，敵人取大包圍的形勢，包圍襄樊，我軍就繞出敵軍之後，利用桐柏山，予敵軍以反包圍，結果解了襄樊之圍，還給敵人的五月攻勢以很大的打擊。山西的戰局，我們和敵人相持了兩年多，敵人每次的攻勢都為我軍側擊的威力所擊退，而不敢越黃河一步。這些，迂回及反包圍，側擊，種種戰術，都是以奇勝的實例。而在這次中日戰爭的全局，現在自包頭、黃河到開封，再折而南，從信陽隨縣鍾祥沿漢水長江達岳陽，又折而東，沿長江直到蘇浙，以及沿海如廈門汕頭廣州乃至東京灣，幾千公里的正面相持，也是以正合。我們千百萬游擊隊，配合若干正規軍，散佈在敵人後方的熱察冀魯豫蘇浙皖贛等省，等待正面反攻的機會到來，前後夾擊以收出奇制勝之效，也是將以奇勝，正合奇勝，是戰爭的鐵則，不可移易，不過奇兵的用法各人不同，並無成法可循，所謂運用之妙，存乎其人。不善用奇的人們，就呆板遲滯，不生效力，甚至於自取敗亡。善於出奇的人們，就是變化如神，頭頭是道，戰必勝，攻必克，為人所莫測。孫子說的：「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一段話，就是解釋善出奇者正合奇勝的奇正相變，奇正相生，無窮無端，而人莫能窮。

(二)但是「奇」到底是怎樣的一件東西？用奇又何以能夠常勝，這是必須要加以說明。計篇有一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兩句話，我們的解釋，是在空間上攻擊敵人沒有設備的地點，在時間上乘敵人不注意的時候突然奇襲。換句話說，就是乘敵人空間上和時間上的虛隙，突然向敵人攻擊。攻擊敵人時間上的虛隙，是要祕密迅速。攻擊敵人空間上的虛隙，是要乘虛猛擊。祕密迅速，乘虛猛擊，給敵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這就是奇，這就是奇之所以能夠常勝的道理。水性柔靜，象兵的祕密，水性就下，象兵的迅速，鷲鳥之陰，象兵的乘虛，鷲鳥之搏，象兵的猛擊，積水一得勢，便能夠漂石，鷲鳥一中節，便能夠毀折，這就象善用奇兵的必能獲勝。勢要險，險然後勢大，節要短，短然後易中。驥弩是引滿待發之弩，蓄勢甚大，發機是一觸即發之機，稍縱即逝，善用奇兵的，必能夠祕密迅速，善蓄險勢，必能夠乘虛猛擊，發皆中節。這就是孫子說的：「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驥弩，節如發機，」一段話的意思。戰鬥綱要綱領第九條：「出敵不意，為隨機制勝之要道，故臨敵必須有旺盛之企圖心，及神速之機動性，常立於主動之地位，關於我軍之企圖，當全軍相戒嚴守祕密，出以疾風迅雷之勢，使敵不遑應付為要」。(註六)也可拿來做孫子這一節的解釋。講到這裏，又必須要提到一個問題，就是控制和使用預備隊的問題。預備隊的目的，是增援用，制敵用，決勝用，總而言之可以說出奇制勝用。所以關於預備隊的數量，位置，使用的方向和時機，都極不容易決定。數量位置有關於

勢的大小，猶如水之滯勢。方向時機有關於節的長短，猶如鳥之量節。到了使用預備隊的時候，就應該如激水漂石，為鳥毀折，有疾風迅雷之勢，使敵不遑應付。多少將領不能夠控制預備隊，數量位置不能適宜，又不善於使用預備隊，方向時機不能恰當，這都是不能匠心獨運，發明古人所說的奇正虛實進退分合各種不同的戰術的緣故。也就是不懂得孫子奇正之勢的緣故。這一節正可以說是指示人們對於預備隊的運用了！

(二)孫子說的：「紛紛紜紜，鬥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這是說到戰場上的情形。兩軍作戰，千軍萬馬，砲火連天，一剎那間工事的摧毀，交通的破壞，人馬的死傷，滿目淒慘，已非人世，紊雜情形，實在不能以言語形容。而統御者，這時還能夠掌握部隊，使不至於散亂，不至於失敗，這就全恃編制斟酌盡善，隊形變化熟練，又能發明奇正虛實的戰術。換句話說，就是有分數有形名做基礎，雖紛紛紜紜與敵相鬥，似亂而決不至於亂。有奇正有虛實的戰術，雖渾渾沌沌變化無方，也決不至於失敗。但這不過是略舉一個原則，而要能夠切實做到，那就非平常對於軍隊有嚴格的訓練，養成極良好的軍紀不為功。德國的陸軍，在世界各國要算是首屈一指，然在前次歐洲大戰，「德軍戰記」的著者科厄特氏，曾就德軍的行動指出戰時的教訓與錯誤，敘述「戰場上若干地點，部隊有如絲結不解，相集於絲卷」，就是近衛軍團，也不免許多錯誤，(註七)這可

見「門亂而不可亂」，「形固而不可敗」，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孫子說：「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還是要求之於分數，求之於奇正之勢，求之於形名。分數形名有了基礎，奇正之勢能夠運用，然後以計給敵敵必從，以利誘敵敵必取，敵從敵取而我說伏以待，自無不勝之理。這就甚「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仍然是善用奇正之勢的意思。

(四)「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這就是說善戰的將領，不責人以打硬仗，打死仗，而必在奇正之勢上求勝利。可以擔任正面的就令其擔任正面，可以擔任兩翼的就令其擔任兩翼，能夠勝任奇襲的就令其負責奇襲。才有偏全，力有強弱，膽有勇怯，心有粗細，統帥對於部屬要能盡其才，發其力，壯其膽，練其心，而使各當其用。至於兵力的使用應正或應奇，應虛或應實，或虛實並重，或奇正互用，那就要看戰爭的情況，一任戰勢的推移，巧為因應。所以孫子說：「一任勢者，其職人也如轉木石，……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不過所謂任勢，所謂一任戰勢的推移，不是跟着敵人跑，不是被動，而是以敵情為根據，以戰勢為根據，加以正確的判斷，仍然站在主動地位來運用奇正之勢。譬如暴日，他的軍備充實，但是資源缺乏，所以他利用速戰速決，我們就利用久延不決，以消耗戰來對付他的速決。他的軍備充實，但是兵

員稀少，所以他利用速戰速決，我們也就利用久延不決，以全面戰來對付他的速戰。他有大砲戰車，利用沿海各省平原地帶，冀圖殲滅我們的主力軍，使我們沒有再戰的能力，我們就誘敵深入，利用山岳地帶來絆住敵人的泥足。他想包圍我們，我們就在相當地點給他以反包圍，如像隨棗的會戰。他想從正面突擊我們，我們就在他的側翼和後面給他以截擊和襲擊，如像山西各地的作戰。總而言之，就是不打硬仗，不打死仗，這些消耗戰，全面戰，山地戰，及包圍，側擊，奇襲的戰術，就是運用奇正之勢，簡單說就是任勢，仍然是主動而不是被動。

(註一)見廿八年六月對黨政訓練班講話——軍事基本常識

(註二)見陸軍大學校出版軍制學釋義

(註三)同上

(註四)參閱戰鬥綱要

(註五)見張君勳譯「全民族戰爭論」

(註六)見戰鬥綱要草案

(註七)見軍學編譯處譯日人志歧守治著「戰鬥之實相」

見「戰鬥綱要」

勢

形(正)

分數 治衆如

形名 門寡如

以正合

奇正相生 戰勢不過奇
如循環之 正奇正之變
無端 不可勝弱

(其勢險)

(其節短)

故

紛紛紜紜 (奇正之變)

門亂而不可亂 (勢之整)

渾渾沌沌 (奇正之變)

形圓而不可敗 (勢之全)

勢(奇)

奇正 可使必受敵
而無敗者

表裏不相離

以奇勝

虛實 兵之所加如
以暇投卵者

亂生於治 分數

怯生於勇 勢

弱生於強 形

故善動 勵者

形之敵從之 子之敵取之
以利動之 以卒待之

故善 戰者

求之於 勢 不責之 於人

故能擇人 而任勢 其勢如懸 木石

安則靜 危者動 方則止 圓則行

故

善戰人之勢者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 兵之勢也

虛實篇第六 論虛實之至理

（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

此一篇，承上篇而發明虛實之利，仍第一篇之說道也。上篇以分數形名爲奇正之本體，而以虛實爲奇正之妙用，故上篇以戰勢不過奇正一句爲主，極力發明奇正之利。此篇即以避實擊虛一句爲主，以致人而不致於人一句爲全篇之樞紐，極力發明虛實之利，仍不外乎說道而已。宜分四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不致於人，總論虛實之妙訣在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以先後勞佚四字爲虛實之作用，全篇大旨盡於此矣。第二節，自能使敵人至可使無鬥，論虛實之種種方法，其要訣仍在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第三節，自故策之至應形於無窮，論善戰者能詳審乎虛實之理，而以無形爲制勝之形，則虛實之義蘊畢宣矣。第四節，自兵形象水至末，論虛實之用神妙莫測，如水，如五行，如四時，如日月，千變萬化不可方物，蓋極力形容之也。總之不離乎說道者近是。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右第一節，總論虛實之妙訣在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而所謂先後登佚四者，即致人不致於人之妙訣，故可謂之爲虛實之作用也。蓋行軍苟不古先制之利則落人後，不能佚則處於勢而致於人矣，遑問虛實哉？以下種種虛虛實實方法，皆不外乎審先後勞佚之機而已。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

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鬥。

右第二節，論虛虛實實之種種方法，均以致人而不致於人爲要訣，無一而非詭道也。能使敵人自至者，誘之以利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以害形之敵患而不至也。佚能勞之者，使敵疲於奔命也。飽能饑之者，絕糧道以饑之也。安能動之者，攻其所愛使不得不動也。出其所不測趨其所不意者，使敵不得往救也。行千里而不勞如行無人之地者，掩其空虛，攻其不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也。攻其所不守者，攻其虛也，守其所不攻者，守以實也。敵不知其所守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使其不能守也。不知其所攻者，常爲不可勝使敵不能攻也。微乎神乎，無形無聲，爲敵之司命者，攻守之術，微妙神秘，至於無形無聲，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銜其虛者，乘虛而進，敵不知所禦也。速不可及者，逐利而退，敵不

知所追也。攻其所必救者，攻其要害也。乖其所之者，乖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不敢攻我也。形人者，他人有形而我形不見，故敵必分兵以備我也。十共其一者，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以十共擊其一也。所與戰者約者，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者，不使敵知也。敵不知則處處爲備，故與我戰者寡也。備人者，分兵而廣備於人也。使人備己者，專而使人備己也。知戰地戰日，則可千里會戰，不知戰地戰日，則左右前後亦不能備，不知虛實之故也。越人之兵雖多奚益者，越非吳越之越，孫子十三篇非專爲攻越人作也，宜訓爲過，言兵雖過人，苟不知戰地戰日，亦無益於勝敗也。勝可爲也者，言敵若不知戰地戰日，則我之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鬥者，分其力，多其備，則不可併力於鬥也。此一節皆言虛虛實實之種種方法。利之，害之，勞之，饜之，動之，出之，趨之，攻之，取之，守之，固之，衝之，乖之，形之，分之，約之，寡之，右之，左之，前之，後之，續而言之無一而非虛實之作用，卽無一而非詭道也。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右第三節，論善戰者能詳審乎虛實之理，而以無形爲制勝之形，則應敵形於無窮，而虛實之義蘊畢宜矣。策之者，策敵情而知其計之得失也。作之者，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可知其動靜也。形之者，形之以弱彼必進，形之以彊彼必退，因其進退可知彼所據之地之死生也，角之者，較量彼我之力，而知其有餘不足也。凡此者，皆所以比較虛實之理也。形兵之極至於無形者，策之作之形之角之至於其極，卒歸於無形也。無形則深聞不能窺知者不能謀者。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強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因形而措勝於衆者，因敵變動之形以制勝也。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者，言人但見我勝敵之形，而不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乃在因敵形而制此勝也。戰勝不復者，不循前法也。應形無窮者，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總而言之，所謂制勝之形，卽第一篇之詭道十二種，皆因敵形而應之也，所謂形兵之極至於無形者，卽以無形爲制勝之形也。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右第四節，論虛實之用神妙莫測。兵無常勢，而因敵形以制勝，亦猶水之無常形，因地形而制流也。然其總訣不過曰避實擊虛而已。然則避實擊虛，安有一定之形乎？此所以謂無形也。亦不過因敵變化以取勝而已，可不謂神乎？末復以五行四時日月形容之，正以見虛實之妙用也。

【補解】

(一)這篇是講虛實，是講虛實的原則和方法。這一節是專講虛實的原則。在戰爭中最重要的是使敵不知我之虛實，而使敵不知我之虛實，是要能佔機先，不落敵後，以佚待勞，現代的話就叫做「爭取主動」。能爭得主動，那末敵人的一切行動處置，都要為我們所左右。孫子說的：「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說能佔機先，不落敵後，以佚待勞，敵人的行動處置就要為我們所左右，而我們的行動處置不致為敵所左右，也就是「爭取主動」的意思。「爭取主動」這一個原則，不但是在戰爭中極端重要，無論在政治策略，經濟策略，外交策略，種種的鬥爭策略中，均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則。德國決心要武裝萊茵河，合併奧大利，併吞捷克，英法沒有決心和德國破裂，所以德國的進行都非常順利，英法就徬徨無措，狼狽周章。到了波蘭問題發生，英法決心不再對德讓步，所以德國就不得不低頭和蘇聯攜手，雖勉強解決了波蘭，而

問題却更陷於困難，再三呼籲和平，終歸無效，英法就比較措證裕如了。這次中日戰爭，暴日本來只想虛聲恫嚇，不戰而屈我，並沒有決心長期作戰，而我們的決心是不戰則已，要戰就決不中途妥協，所以兩年來，我們以不變應萬變，暴日的行動已經是處處受我們的支配，為我們所左右。拿英法 and 德國來講，最初是德國有決心，站在主動地位，現在是英法有決心，站在主動地位。拿中日來講，我們從九一八以後就決心堅守四項原則。一，反對日本侵略。二，遵守國際公約。三，不加入防共協定。四，外交自立自主。（註一）所以應付日本我們是有決心，是站在主動地位。什麼是「決心」？「決心」就是「爭取主動」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講，沒有「決心」就不能「爭取主動」，就不能做到「致人而不致於人」。在政治鬥爭中是這樣，在經濟鬥爭中是這樣，在外交鬥爭中也是這樣，而在戰爭中一切戰略戰術更沒有不是這樣。校長說：「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註二）又說：「如果戰端一開，卽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註三）這就是外交上軍事上的決心，也就是外交上和軍事上戰略的「爭取主動」。又說：「我們現在與敵人作戰，要能夠保持主動的地位，操縱全般的戰局，就要一般部隊有隨時出擊的精神和技術……」（註四）這就是軍事上戰術和戰鬥的「爭取主動」。現在暴日陷於進退失據，攻襄樊失敗而攻湘北，攻湘北失敗，而攻晉西，攻晉西失敗復遠

涉重洋繞道攻粵南，暴日徬徨了，暴日一切行動處置都爲我們所左右了，這就是暴日不盡懂得虛實的原則，所以爲我們所致。

(二)我們知道戰爭態勢大別爲攻和守兩類。但是取攻勢的時候仍然不能不講守，取守勢的時候又不能不圖攻，攻守互用，因應制宜，以求克敵制勝，這是戰爭的終極目的。但要怎樣才能夠攻守互用因應制宜？這就是運用虛實的方法問題。孫子說的：「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這幾句講的是守的時候，運用虛實的方法。我們要知道，守不是坐守，不是困守，其目的還是要求克敵制勝，所以守的時候，有的地方要誘敵深入，使其自至而殲滅之，這就須陰厚實力，陽示以虛，使敵誤認爲有利，所以說「利之也」。有的地方要阻敵前進，使敵不至以固我防，這就須雖虛空虛，必示以實，使敵誤認爲有害，所以說「害之也」。這樣敵人就爲我所勞而不能佚，爲我所饑而不能飽，爲我所動而不能安，一切行動處置皆爲我所致，所以孫子說：「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又說：「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孫子說的：「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這幾句講的是攻的時做，運用虛實的方法。我們也要知道，攻不可以攻堅，不可以攻險，有主攻還要有佯攻，「出其所必趨」就是在敵人必須防禦的地方，以少數兵力佯示進攻，牽制住敵人大部份的部隊，而我另以主力「趨其所

不意」，乘虛而入。我以虛聲惑敵之實，而以實力搗敵之虛，這樣，進軍於敵人空虛之地，雖行千里而不勞，所以孫子說：「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又說：「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像這樣虛者實之，實者虛之，運用虛實，使攻守互用，因應制宜，微妙到無形，神化到無聲，那敵人的死生之權就爲我所掌握了，所以說：「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以上是說敵我兩年尙未接觸的時候，在攻守兩種態勢中運用虛實的方法。到了兩軍接觸以後，勝則有追擊，敗則須退却。所謂「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是說兩軍交綏，我須併力衝殺，到了戰勝後，敵退我進時，就衝敵空虛，跟蹤追擊，使敵人無法抵禦，這時敵人雖欲不戰而不可得，所以說：「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所謂「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是說我軍退却能夠迅速與敵脫離，使敵人追莫能及，其所以能夠迅速與敵脫離的方法，就是退却的時候，必須先有收容部隊與敵相持，使敵不知我軍已退，迨敵察覺，而我們的主力已經遠離，敵人不知所追，所以說：「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職務上的攻擊防禦追擊退却，孫子都以運用虛實的方法，能夠致人而不致於人，直至現在，統兵的將領，能夠應用這原則和方法的沒有不勝，否則沒有不敗。

不但這樣，孫子還以運用虛實的方法，能使敵我同量的軍隊變更戰鬥威力，使己軍的威力相對

增大，而使敵軍的威力減低。譬如我軍十人，就能得十人之用，敵軍十人，祇能得一人之用。孫子說的：「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這幾句話，就是說我以虛張之勢，形示於敵，而我軍之實力則藏於無形。這樣，敵人就會誤認我們的形勢而分兵應付，我們就可以集中力量攻敵一點。假使敵軍的力量分爲十處，那末我們與敵相等的兵力集中一處，對敵攻擊，就等於以十倍的力量擊敵一倍。敵軍的威力相對減少，我軍的威力相對增大，這是以衆擊寡節省兵力的方法，也就是使敵軍的兵力分散而各個擊破之的方法。現代「各個擊破」的戰略也就是淵源於孫子的我專敵分，但是怎樣才能夠形人而我無形？就是要怎樣敵人才會誤認我們的形勢而分兵應付？最重要的是要使敵人找不着決戰的地點。我們能夠保持主動地位，我們預定和敵人決戰的地點敵人不得而知，那末敵人所準備的方面就多了，敵人的備多，則和我們作戰的力量就少，因爲他左右前後處處要設備，所以他處處的兵力都薄弱，敵人本來處處想堅實，結果是處處空虛，使整個軍隊的威力減低，這是一「備人者」的短處。我們能夠集中兵力攻敵一點，表面上看是有多處空虛，實際是狠堅實，相對的增加軍隊威力，這是「使人備己者」的長處。孫子說的：「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一段話，就是這個意思。除掉軍隊的戰鬥威力，兵員

的衆寡，和決戰的地點以外，還有一個時間問題，也是和戰爭的勝敗極有關係。如果能夠站在主動地位，既使敵人不知決戰的地點，又能使敵人不知決戰的時日，操縱自如，進止從容，我們就可以有時間集中我們的軍隊，所謂可以千里而會戰，敵人就會陷於倉卒應戰，雖近在左右，也不能相救，這就是孫子說的：「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于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的意思。校長說：「除掉對於敵情（對象）友軍（環境）本軍（本身）預備項目（後方勤務）等應該要完全明瞭，正確估計，作為戰術的根據之外，最要緊的第一基本要領，就是要注重時間地形與數目。……」（註五）

孫子在這裏說到衆寡，就是數目。說到地點，就是地形。說到時日，就是時間。孫子並且特別提出要注重這三點，在這三點上運用虛實的方法來支配敵人，左右敵人。他認為如果像這樣，敵人的軍隊雖多也不能有益於勝敗，所以孫子說：「以吾度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圖」。這裏所說的越人，應該是吳越之越，孫子這部著作，雖不是專爲攻越而作，但孫子的本意，欲假當時的諸侯以行其道，而當時諸侯的心理，決非以仁義道德之說作正面的勸導足以轉變，爲容易使吳王動聽起見，把吳越來作一個例，使能容易發生效力，這也是可能的趨勢，或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這裏所說的「勝可爲」，和形篇所說的「勝可知而不可爲」，是似矛盾而非

矛盾。形篇的「勝不可爲」，是說戰爭沒有發生以前，敵人也修道保法，先爲不可勝，那末敵人就沒有可勝的虛隙給我們期待，我們也沒有方法可以操縱敵人，所以不可爲，這是屬於政略。這篇的「勝可爲」，是說戰爭發生以後，我們在戰略上戰術上運用虛實的種種方法，使敵人爲我們所支配所左右而形成空虛，我們有方法可以操縱敵人，所以說「勝可爲」，這是屬於戰略和戰術。先後不同，所以性質不同，所以兩者的解釋也不同。其實還是一個虛實問題。再說暴日，他常常想分散我們整個國家的力量，來遂行他各個擊破的策略，把我們的領土故意分爲滿蒙華北華中華南等部份，又把我們的軍隊故意分爲中央軍某某軍某某軍等系統，可惜以前狠有些人不明白敵人的狡計，竟盲從的跟隨他叫滿蒙華北華中華南，而各部隊的長官，也有受其欺騙，中其毒計，自外於中央的，這是暴日熟讀了孫子兵法的「我專爲一，敵分爲十」一時的應用。但是我們現在舉國一致了，敵人的狡謀不能再望成功了。至於現在正進行着的戰爭，敵人以爲佔領我們首都我們就會屈服，隨後又以爲佔領了漢口我們就會屈服，結果我們是站在主動地位，保持軍隊主力，誘敵到相當地點，拖敵到相當時機，然後我們再和他決戰，以收一戰成功之效。而在什麼地點和他決戰？什麼時候和他決戰？暴日是一無所知，所以他戰線儘管延長，戰區儘管擴大，結果是無法收拾，焦躁的叫「百年戰爭」又說要迅速「結束」事變，「末路窮途的哀鳴」，真是把他的原形暴露無遺，這又是我們依據孫子兵法的，不

知戰地，不知戰日」，就是地形和時間兩個基本要領，來打擊敵人的應用。

(三)虛實的原則，和運用虛實的方法，既如前兩節所講，但是我方的虛實固然自己明白，可以盡量運用，而敵人的虛實，究竟要用怎樣的方法才能明瞭？才能供我們利用？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敵人的實處，是不是真實？敵人的虛處，是不是真虛？所謂「行於無人之地也」，何以曉得是無人？所謂「衝其虛也」，何以曉得是虛？所謂「是以十共其一也」，又何以曉得敵人是一？這些問題如果不够精密慎重的考慮，那就勢必至於受敵人的欺騙，反為敵人所支配，所左右，而經過精密慎重的考慮之後，敵人也就無能遁其奸，無所逃其形。我們要知道敵人是不是會決心和我們作戰？我們只要把敵我的一切情形詳細比較，推測敵人對我作戰的計之得失，如果是得計，那戰爭當然是不能倖免，如果是失計，遇着驕妄愚昧的敵人，也或須仍然要發生，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也就易於制勝，這是孫子「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的意思。我們要知道軍事發動後敵軍的動靜？我們只要多方調查，詳細偵察，或者多方設法引動敵人，使其暴露他的企圖，這是「作之而知動靜之理」的意思。我們要知道與敵接近時敵軍所據的地形是否有利？我們只要盡力搜索，或佯示我之強弱，使敵有所進退，從敵人的進退之間，我們就可以加以判斷，這是「形之而知死生之地」的意思。我們要知道兩軍交綏，敵軍力量與我軍力量的比較，孰強孰弱？我們只要施行威力偵察，而使敵軍兵力和其配備

一一暴露，這是「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的意思。用以上種種方法，推測偵察搜索，使敵情的虛實完全爲我所知，而我之虛實絲毫不致爲敵所知，由此而攻守互用，因應制宜，極運用之妙，盡變化之神，敵軍的兵形盡爲我所燭照，我軍的兵形毫不爲敵所捉摸，這就是孫子說的：「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的兵形當然是任何間諜所不能窺，任何智將所不能謀。所謂無形的兵形，明白的說就是虛實的運用，反之，有形的兵形，就是軍隊的實際行動。虛實的運用，寄託於軍隊的實際行動，衆人只見行動而不見虛實。軍隊的實際行動有的時候進，有的時候退，有的時候攻，有的時候守，有的時候敗，有的時候勝。而在虛實的運用上，就有的時候以進爲退，有的時候以退爲進，有的時候以攻爲守，有的時候以守爲攻，有的時候以敗爲勝，有的時候以勝爲敗。衆人只見進退攻守勝敗，而不見以進爲退之非進，以退爲進之非退，以攻爲守之非攻，以守爲攻之非守，更不見以敗爲勝之非敗，以勝爲敗之非勝。中日戰爭，我們是退了，但我們不是無止境的退。我們是取守勢，但我們不是永久的困守。我們的軍隊有形方面是敗了，但我們不是一敗塗地。反過來看，暴日是進了，但他還能再進到何處？暴日是取攻勢，但他還能有多少力量再攻？暴日的軍隊有形方面是勝了，但他的人力財力物力均已瀕於窮盡，戰局未結，他是不是能夠保證他最後的勝利？這些都是有形無形的不同，衆人只能見有形而不能見無形，所以孫子說：「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

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人是指衆人，是指能見有形而不能見無形之人，能見無形之人必定是能運用虛實之人，能運用虛實之人就是良將，就是善戰者。善戰者以運用虛實的方法，來控制勝敗之形，所以他的戰略戰術戰鬥決不囿於成法，必能千變萬化，應敵人虛實之形而運用無窮，這就是孫子說的「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四)拿水來做一個譬喻。水性極柔，但沒有什麼剛性的東西能夠把他克服，反而水蓄積蓄以後，許多堅實的東西爲水所毀。用兵能如水性之柔，又能如水勢之猛，那就能夠百戰不殆，無往不利。這就是孫子說的：「兵形象水」。所謂「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這都是說明兵形兵勢酷似水性水勢的地方。因應變化，剛柔莫測，無一定之形，無不變之勢，和五行的互爲生尅，四時的互易位置，日之短長，月之晦明，是一樣的變化不居，這就是孫子說的：「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總而言之，是虛實的妙用。

(註一)見 總裁出席第四次參政會演說詞

(註二)見五全大會外交報告

(註三)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廬山談話會講演辭

(註四)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在開封講「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

(註五)見二十八年六月對黨政訓練班訓話——軍事基本常識

虛實篇

奇正者為虛實之形而奇正者為虛實之用也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故善戰者

衝其虛

進而不可禦攻
其所必救
退而不可追擊
其所之

知戰之地 千里有戰
知戰之日 左不能救右
不知戰地 前不能救後
不知戰日 後不能救前

兵形 (參水)
避高而趨下
水因地而制流
兵因敵而制勝

兵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水無常形

致人 利 能使敵人自至者
害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
行千里而不勞者 行于無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 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 守其所不攻也

形人 則我專而敵分
我無形 則我專而敵分

勝可為
可使無聞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形之而知生死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敵伏能先之 敵能備之 安能動之 出其所不趨 趨其所不意
善攻者 敵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 敵不知其所攻

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備前則後寡 備後則前寡 備左則右寡 備右則左寡 無所不備 則無不寡 寡者備人 衆者使人備己

故者 無形之極致
深間不能窺 知者不能謀
因形而措勝於衆 戰勝不復 應形於無窮

此轉實為虛之法而致人之術也
至於無形 致人之極致 至於無聲

軍爭篇第七 論普通戰爭之方略

(曹公曰。兩軍爭勝。)

此一篇，謂兩軍爭勝之道也。廟算已定，財政已足，外交已窮，內政已飭，奇正之術已熟，虛實之情已審，即當授爲將者以方略而從事戰爭矣。宜分六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軍爭爲危，言軍爭之總方略在乎占先制之利也。第二節，自舉軍至地利，言軍爭雖以爭先爲第一要義，然而輜重糧食委積敵謀地形鄉導六者，亦不可不顧慮也。第三節，自兵以詐立至此軍爭之法，論軍爭之動作也。第四節，自軍政曰至變民耳目，言治衆之法也。第五節，自三軍可奪氣至治力，言治氣治心治力之法也。第六節，自無要正正之旗至末，皆言治變之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右第一節，論軍爭之總方略也。軍爭之法，占先則利，落後則危，故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能先懷其要害，先得其形勝，占先制之利，則可以與人爭勝也。和，軍門也。交和而舍者，

言與敵人對壘而舍也。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謂所征之國，路曲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嚮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者，迂遠其途，誘以不利，使我出奇之兵，後人發先人至也，此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之作用也。軍爭者苟能明乎迂直之計，而能占先制之利，則軍爭爲利矣。反乎此，則軍爭爲危矣，可不慎哉？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

右第三節，言軍爭之時，雖宜占先制之利，然所當顧慮者凡六事，不可不注意也。一曰輜重，二曰糧食，三曰委積，此大本營所當注意者也。四曰敵謀，五曰地形，六曰嚮導，此前敵所當注意者也。假如舉軍中所有者而行以爭利，則軍行遲滯矣。假如委棄輜重而爭利，則軍

資缺矣。是以倍道兼行日夜百里者，則三軍之將必爲敵所擒也。何也？因其行軍之時，強勁者在先，羸乏者在後，其能到作戰區域者不過十分之一耳。凡軍行日三十里爲一舍，假如日行五十里而爭利，則所到者不過一半，故必蹶前軍之將也。惟三十里而爭利，則到者可三分之二，不失行列之政，庶幾可以爭勝也。總以上而觀之，可知行軍固貴乎占先制之利，然亦不可背乎行軍原則。反乎此，則輜重糧食委積均不能攜帶，而軍資匱乏矣。故此三者爲大本營所當注意者也。不知諸侯之謀，則不能伐謀伐交，蓋不知敵謀，則不能豫交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則易陷入危險，故曰不能行軍也。不用鄉導，則不能知道路之利便，故曰不能得地利也。此三者爲前敵所當注意者也。此一節，皆軍爭之時所常顧慮者也。

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右第三節論軍爭時之動作也。以詐立者，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之所在也。以利動者，見利乃動，不妄發也。以分合爲變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其疾如風，其徐如林者，出奇之兵爭先制之利，故宜疾如風也。本隊行動有種種顧

慮，故宜徐如林也。侵掠如火不動如山者，前敵宜侵掠如火，大本營宜安固如山也。難知如陰動如雷霆者，大本營之計畫宜秘密不使人知，如天之陰雲莫測，而前敵之行動則當如雷如霆，著著爭先，如疾雷之不及掩耳也。掠鄉分衆者，攻擊得手則當分兵爲數道而搜索之，權不處也。廓地分利者，既得敵地，則當分地防禦，守其要害也。懸權而動者，兵之主力握於總司令之手，如權衡之秤物，視敵人之弱點而攻之，視我軍之薄處而助之也。凡此者，皆當預審迂直之計，乃能制勝。故曰，此軍爭時動作之法也。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

右第四節，言治衆之法也。軍爭行止，當整齊畫一，故以鼓鐸旌旗金火，以練軍人之耳目，使其進退行止，晝戰夜戰，均整齊畫一也。

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情，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

奔走而却陣者，必有奇兵伏兵，不可從也。銳卒勿攻者，敵方強盛，則當避之，避其銳氣，當待其惰而擊之也。餌兵勿食者，敵若以小利來餌我士卒，不可貪也。歸師勿遏者，敵既退却，必預定收容陣地以掩護其退却，不可遏而止之也。圍師必闕者，敵人既被我圍，則必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以減少兩軍死傷也。窮寇勿追者，敵既失敗，以解散爲主，不可迫之於危地，追之則反噬，勝負未可知也。此皆示爲將者以防敵情之變，趨吉避凶之方法，皆治變之道也。此篇所論，皆兩軍爭勝之原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補解】

第一二三四篇，講的是政略，就是政治經濟外交內政。第五六篇，講的是政略戰略以及各種鬥爭策略所必須應用的技術，就是奇正虛實。從本篇起，是單純講到戰爭本身的各種問題了，這篇篇名軍爭，是軍事鬥爭之意。

(一)孫子說：「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是說國與國之間的問題，到了不能夠以外交方式解決，而必須兵戎相見的時候，做統帥的受國家付託，集合軍隊，發動民衆，和敵人對壘，其目的是要爭取軍事鬥爭的勝利，而敵人的目的也和我們一樣，是在勝利的獲得，於是彼此鉤心鬥角，運用一切力量來努力競勝。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全繫於戰爭

勝敗的結果，這真是極艱難巨大的工作。以前幾篇，孫子從沒有說過一個「難」字，在這開始講軍事鬥爭的時候，特別提出來先說一句「莫難於軍爭」，孫子對於戰爭，和對於當時諸侯競相征伐的感想，就可知了，而他這部兵法之作，確是告誡人類不可輕啓戎端，要勤修內政，以止戈爲武的用心，也更可想見。孫子所說的軍爭之難，到底難在甚麼地方？最重要的就是難於佔機先。現代軍隊所最寶貴的是機動性，所貴乎這種機動性者，也就爲其能不失時機，佔敵先着。而不失時機佔敵先着的方法，就是要能誘惑敵人，使敵人有所貪，所謂將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這個道理。敵人既已爲我所誘，然後祕密迅速的迂迴出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這就是孫子說的：「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但是，我們以利誘敵，敵人是不是真爲我們所誘？我們的迂迴出奇，是不是能夠成功？假使敵人果真爲我所誘，我們的迂迴出奇能夠成功，那自然是軍事鬥爭之利，否則敵人覷破我們的誘敵之計，覷破我們的迂迴出奇之謀，虛與我們委蛇，而另出奇兵以攻我之無備，出我之不意，或者別有其他的辦法，來應付我們，使我們無法取勝乃至於失敗，那就危險極了。所以孫子說：「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拿破崙大軍直搗莫斯科，又焉知就此一蹶不振，囚死於荒島，德皇威廉第二雄視歐洲，又焉知大戢起後，德國陷於無可收拾，勝則稱霸，敗則辱沒，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盡知用兵之利，這是孫子所再

三告誡的。

(二)軍爭之難，是難於佔機先，上節已經明白說過。而佔機先之所以難，又在什麼地方？第一，是本軍的輜重糧食委積的處理問題。在現代就是彈藥，被服，糧秣，器材等，的補給問題。攜帶過多，則行動不便，不易達到秘密迅速的目的。攜帶過少，則深入敵境，不易求得充分的補給。所以孫子說：「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軍是軍械軍裝軍糧軍器一切軍用品出，利是有利的地點，「舉軍而爭利」，就是盡攜一切軍用品而前進，以與敵人爭奪有利之地點。「則不及」，就是會因攜帶笨重而不及迅速到達。「委軍而爭利」，就是現在所謂輕裝出發，「則輜重捐」，就是已有的輜重被委棄，將來的補給必困難。在這兩難的當中，就發生佔機先的困難問題。第二，是途中或到達目的地時，本軍戰鬥力的保存問題。昔時交通不便，軍行每日不過三十里，現在步兵的常行軍，也不過四五十里，如果輕裝急行百里，能夠如期到達的不過十分之一，就是全部戰鬥力已經減至僅存十分之一了，以預定力量的十分之一攻敵，敵人以佚待勞，那上中下三軍的將領，就必全為敵所擒。行五十里而爭利，戰鬥力也只能保存半數，任全軍指揮的上將軍也必遭受挫敗。祇有行三十里而爭利，才可保存三分之二的力量。所以要佔機先，就要迅速，要迅速就不能保存原出發的戰鬥力，這也處於兩難，也就發生佔機先的困難問題，所以孫子說：「是故卷甲而趨，日夜」

不處，……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第三，是列國的向背問題。前次歐洲大戰，德國不知比利時的實際情形，想由比利時迅速攻入法境，結果爲比利時所拒，超過了預定的時間，遂種下整個慘敗的惡因，德國想迅速佔得機先，而隣國的比利時見拒，可見列國的向背，也是佔機先的一盞困難問題。第四，是敵境的地形和鄉導的有無。如果不明瞭地形，不能使用鄉導，那就必會爲地形道路所阻，而不能迅速到達，地形鄉導又是佔機先的困難問題了。所以孫子說：「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就是告訴統軍的人們，軍爭固然是要機動，要能佔機先，但以上幾個問題，也不能不慎重考慮，否則不能算是機動，不能佔得機先，不過是荒唐冒失而已。

(二)軍爭既是要機動，要能佔機先，又要顧慮周到，算無遺策，所以軍隊的動作，就不能呆板，必須要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之外，詭詐百出，變幻莫測，處處爲本軍整個利害打算，孫子說：「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就是這樣的意思。不過這裏所謂以利動的「利」，是本軍整個的利益，不是貪小利而貽大患，不是貪局部之利而遺全局之患，不是貪一時之利而貽長久之患。但也不是放棄局部之利放棄一時之利而不顧。如果與本軍整個利益有關，或不妨礙本軍整個的利益，雖係小利雖係局部之利與一時之利，也在所必爭，並且要以果決的動作迅速力爭。我們現在抗

日的戰略，積小勝爲大勝，就是這個道理，但決不因求小勝而貽大患。「詐立」，「利動」，「分合爲變」，這是軍隊動作的原則。要怎樣立？怎樣動？怎樣變？具體一點講，也可以舉出幾種動作來做例子，譬如需要迅速的時候，就要「其疾如風」不見形影。需要堅定的時候，就要「其徐如林」，森然不亂。攻擊的時候，就要「侵掠如火」，猛不可當。防禦的時候，就要「不動如山」，強固堅實，停止的時候，就要「難知如陰」，莫測端倪。前進的時候，就要「動如雷霆」，猝不及防。而迅速堅定攻擊防禦停止前進種種動作的決定，就要根據時間地形敵情友軍及本軍的情況。對敵人要詭詐百出，對本軍要熟籌利害，對時間地形要能合變化不屈，這就是孫子繼續說的：「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的意思。風火雷霆，喻兵之動，山林陰晦，喻兵之靜，動靜之中有分合，分合之中有奇正，奇正之用針對虛實，虛實之情不離詭詐，這樣就能夠「詐立」，能夠「利動」，能夠「分合爲變」。至於所謂「掠鄉分衆，廓地分利」兩句，也有作掠奪敵鄉的財富糧食，以分給於我之兵衆，廓拓佔領地區以分其地利解釋的，這是以作戰篇的「因糧於敵」做根據，現在暴日在我們戰區搜括物資糧秣，濫發偽幣，吸收法幣，冀圖「以戰養戰」，就是自命師法孫子的遺意。而我們的戰區封鎖政策，又正是針對敵人的毒計，來粉碎他的陰謀。其實孫子雖主張因糧於敵，而在這裏的「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恐怕還是要以「攻擊得手，分兵搜

案，既得敵地，分守要害」，的解釋為正確。所謂「懸權而動」，是說要權衡利害，然後有所行動，仍是要能佔機先，又要顧慮周到的意思。怎樣才能夠懸權而動？這就要先明瞭迂直之計，以迂為直，所以說：「先知迂直之計者勝」。以上說的這些原則，動作，和迂直之計，統是軍爭的方法，所以說：「此軍爭之法也」。趙虛舟說：「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兩句，當在「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之下，（註一）年湮代遠，古書轉刊，或有為手民所誤的地方也未可知，所以寫在此地以備參考。

（四）「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此用衆之法也」。「軍政」梅堯臣說是「軍之舊典」，王皙說是「古軍書」，（註三）書佚無考，但既為孫子所引用，自必有所根據，這幾句的意思，仍是勢篇「門衆如門，寡形名是也」的意思。形是隊形，勢篇已經說過。名是信號，就是金鼓旌旗，就是司隊形之變化的工具，換句話說，就是指揮軍隊的工具。千百萬衆多的軍隊，分佈於廣闊的戰場，假使沒有這統一指揮的工具，那就必至於進退分合各不相謀，無法和敵人戰鬥。古時兵器僅僅是戈矛劍戟之類，雙方作戰距離甚近，所以這金鼓旌旗也可以說是很良好的指揮工具。但在現代，因火器高度發達，敵我軍隊都隱蔽得非常秘密，戰場上除彈雨硝煙而外，差不多是毫無所見。尤其夜間戰鬥，在未接近以前，是極靜肅極秘密，無論攻防全都是一樣，所以現代戰場上，

指揮軍隊的工具，金鼓旌旗幾乎將要退居無用之地，電信，電話，通信鶴，通信犬，飛機，汽球，以及視號通信，標示幕信號等乃起而代之。兵器進步，跟着戰術也進步，指揮的方法自然也不能不進步。不過戰時在後方的部隊，和平時的訓練，那就金鼓旌旗之用，古今無大差異，所不同的只有形式而已。這是因為「一民之耳目」「使民專一」的原則，古今沒有二致，所以這兩種基本的指揮工具，還有他存在的價值，尤其旗幟一項，軍隊中尚且非常重視，團的團旗，必須由大元帥親授或派代表授，授旗典禮在軍隊中是最隆重的典禮。戰場上作戰的時候，團旗所在，就是全團的部隊所在，團旗所指，全團的兵員就必須全體共趨，全團的兵員可以一齊戰死，而團旗不可有失，團旗被彈穿的洞孔愈多，這一團的榮譽就愈大。軍隊中只有團旗，而無其他師旅營連旗幟的規定，這是因為團是一個可以獨立作戰的單位，有了團旗，其餘師旅營連的旗幟就不必要，所以使全國的士兵能夠專一，就在這一面團旗，這和孫子說的金鼓旌旗相彷彿，而其用意，也正和孫子「夫金鼓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也」的意思相同。至於戰時所有的部隊，無論前方後方，因為防備敵人偵知給敵人做判斷的根據，所以各種信號也時常變換，不能真實暴露，這就是藉指揮工具來運用奇正虛實的變化，也是「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的道理。「一民之耳目」和「民既專一」兩個民字，他本多作「人」字，人是人民，是士兵，這樣解釋可以相通，但民字比較明白，比較合理，所以應以民字為是。

至於下面的：「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的民字，他本作人字，就應該以人字爲是。人是敵人而不是人民。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多設疑兵的意思，所以變人之耳目，是多設疑兵以變亂敵人之耳目的意思，如果用民字就不易於解釋。民的耳目既要其一，又要其變，這豈不是自相矛盾？這一節上段，是說用自己的兵衆，下段是說變敵人的耳目，是發揮詐立利動分合爲變的意義，兩段的對象不同，所以不能一律用民字，也不能一律用人字，應該是一「民」之耳目「民」既專一，和所以變「人」之耳目。疑兵的佈設，其道多端，滅灶增灶，或進或退，運用之妙依然是存乎其人，這裏孫子只說多火鼓，多旌旗，也不過是舉例而已。

(五)能夠一民之耳目，又能夠變人之耳目，那末敵軍之氣可奪，敵將之心也可奪，所以孫子說：「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大凡戰爭的勝敗，是全要看士氣的盛衰，士氣如果旺盛，作戰就容易，勝利的希望自然就更多，士氣如果萎靡，作戰就困難，勝利的希望自然就減少。但無論什麼軍隊，在戰爭開始，士氣必定是旺盛的多，萎靡的少，相持一久，然後才會逐漸衰頹乃至於消沉，所以左傳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們要奪掉敵人這種旺盛的士氣，漸避敵人的鋒銳，等待他士氣逐漸消沉的時候然後施以攻擊，這就是孫子說的：「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不過我們想奪敵之士氣，敵人也想奪我之士氣。我

們如果想達到我們的企圖，而我軍士氣不為敵所奪，那就非有一種善養我軍士氣的方法不可，現年代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給士兵以許多精神食糧，告訴他人生的意義，指示他前進的大道，時時動以興奮的情感而培養他旺盛的敵愾心，就是很好的一種保養士氣的方法。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在將領，將領無能，旺盛的士氣也必消沉，將領有能，消沉的士氣也能旺盛。而將領的能與不能，就要看他，能不能治心？能不能奪敵將之心？將為軍之主宰，心為人之主宰，司馬法說：「心欲」（註二）就是說將領的心靈須要靜一，靜一然後可以御萬變，以整治待敵人之紊亂，以靜肅待敵人之譁變，這就是孫子說的：「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將領能自治其心，就可以治三軍之氣，就可以奪敵軍之氣，就可以奪敵將之心，古人說「攻心為上」，攻敵之心又必先自治其心，孟子說的：「持其志無暴其氣」，這是治氣的善法，也就是治心的善法。力由氣生，司馬法說：「氣欲闌」，（註四）近，佚，飽，都是氣閑所致，遠，勞，饑，都是氣不閑所致，「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就是以閑待不閑，司馬法說：「力欲窳」，（註五）氣閑自然力窳，所以說：「此治力者也」。力窳在乎氣閑，氣閑在乎心一，所以軍爭的根本要着是在乎將領能夠治心。中日這次戰爭，暴日是大陸政策的貪心，貪心是由慾望所驅使，慾望之火燎原，所以暴日將領之心無法甯靜。我們是保衛民族生存的仁心，仁心的表現是博愛，博愛之情洋溢，所以我們將領的心情是恬澹。打了兩年多，暴日已經

三換內閣，數易將領，手忙腳亂，這是我們奪了暴日將領的心。暴日反戰厭戰的空氣日益濃厚，這是我們奪了暴日三軍的氣。暴日的資源已竭，現金用盡，公債二百多億，通貨膨脹四十幾萬萬，師勞無功，這是我們奪了暴日的力。我們只是一點仁心，發而為浩然正氣，表現出充實國力。最初是暫避敵人的銳氣，現在即將擊他的惰歸，這是我們治氣，所以士氣愈打愈旺盛。吾人祇循平平實實之正當大道做去，以一定不變之方針，應付瞬息萬變之時局（註六）這是我們治心，所以我們愈打愈安定。以近，佚，飽，待敵的遠，勞，饑，這是我們治力，所以力量愈打愈堅強。一治心，一治力，一治氣。但在各次戰鬥經過當中，作戰的技術他也有他的長處，譬如「二二八」之役，他由瀏河登陸，「八一三」之役，他由金山衛登陸，徐州之役，他迂回到歸德，這是他懂得孫子說的：「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幾句話的應用。現在到了山岳地帶，地形是於我有利，敵人也就遲遲不敢冒險再進，這是他明白「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的道理。徐州會戰，我軍撤退的時候，在豫東一帶，常常遇着敵人迂回到我們後方的部隊，但是敵軍總是避開，第一是因為我們是整師而退，士氣仍銳，第二是因為敵軍迂回過來的兵力不夠，不敢交鋒，第三就是他懂得孫子說的：「歸師勿遏」。至於所謂「餌兵勿食」，那敵人就始終不能做到，這是因為他

生性貪婪的關係，他在戰區對我們民衆，恣淫擄掠，無所不爲，目光極度短小，只要於他當前有利，他是一切不顧，毒藥也要吃，炸彈也願吞。（日本前外相幣原，說日本佔領東四省，是無異自吞炸彈）反之，日本首相近衛文磨，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聲明，把不要賠款一句話的釣餌，來掩飾他所謂「東亞協團體」「經濟集團」統制中國整個財力資源的毒計，把不要割地一句話的釣餌，來掩飾他「內蒙華北駐兵」，「全中國領土內日本人自由居住和營業」，整個支配中國全部土地和奴使中國全部人民的狡謀，這是他的誘餌，是他的餌兵，我們領袖於同月二十六日，把他這種毒計陰謀完全揭穿，全國的軍民也都明白暴日所謂「對中國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要中國亡國，要中國人民永遠做奴隸，這是我們舉國上下對敵人的「餌兵勿食」。還有「圍師必圍，窮寇勿追」兩句，這在古代的戰爭，武器簡陋，只要敵人奔散逃避，敵人就失了戰鬥力，所以合圍之師可以網開一面，任敵逃亡，可以窮寇勿追，留其生路。而在現代的戰爭，敵人如果突出包圍，或逃脫了我們的追擊，敵人的兵員武器就都可以捲土重來，再和我們對抗，所以現代戰爭是要徹底解決，除非敵人解除武裝自願投降，否則只有圍師不圍，窮寇必追。孫子說的以上幾項用兵之法，這兩項就今昔有所不同。

本節據前人張貴等的研究，認爲自「高陵勿向」至「此用兵之法也」幾句，是次篇九變篇的錯簡。九變篇第一節「合軍聚衆」之下，加入「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

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八句，連原有「絕地無留」一句，共爲九變之數，再加「此用兵之法也」。而以九變篇中第一節的「圯地無舍，衢地合交，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四句爲衍文，句法相合，文理亦甚貫串，姑記於此以備參考。

(註一)見趙虛舟註孫子十三篇卷三

(註二)見孫子十家註

(註三)見司馬法卷下嚴位第四

(註四)全上

(註五)全上

(註六)總裁語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答新聞記者詢問



用兵之法
將受命于君
交和而舍
台軍聚衆

以迂爲直
以患爲利
故
迂其途而誘之以利
後人發先人至

迂直之計也
軍爭爲利
軍爭爲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委軍而爭利則糧食損

故
百里而爭利
五十里而爭利
三十里而爭利
其法十一而至
其法十一而至
其法十一而至

無輜重則亡
無糧食則亡
無委積則亡

懸樞而動
故爲良將者

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
不知山林險阻澗澤之
形者不能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

故
以詐立
以分合爲變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
侵略如火不動如山
難知如陰動如雷霆
掠鄉分衆邪地分利

此用兵之法

軍政
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專一

金鼓
旌旗

勇者不得獨進
此用衆法也
三軍可奪氣
將軍可奪心

故
以詐立
以分合爲變

軍

輜氣鼓
一過之

一擊之

治心者
以治律亂

治力者
以近待遠
以佚待勞

治變者
無過正正之謀
無擊堂堂之陣

高陵勿向
背丘勿逆
佯北勿從
銳卒勿攻
歸兵勿食
圍師必闕
窮寇勿追

此用兵之法

軍



九變篇第八 論臨機應變之方略

（王哲曰。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

此一篇，論爲將者當極其應變之能事，故亦以將受命於君發其端。言爲將者既受君之種種方略，尤不可不極其變通，故略引古之戰鬥原則關於地形者曰，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此戰鬥原則之不可變者也。然而事變之來，有時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極而言之雖君命亦有所不受。君命可變，則因時制宜無所不可變也。所以古之知用兵者，必知九變之利，九變之術。全篇主旨，在於通九變之利，否則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在於知九變之術，否則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可見知地形而不知變不可也。知五利而不知變亦不可也。知變而不知所以必變之術亦不可也。總以知九變之利知九變之術爲要，此將將之要道也。宜分三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得人之用，言選將之法，在乎選知變之將也。第二節，自智者至不可攻，論任將之法在乎用善變之將也。第三節，自故將至末，論殺將之法，將不知變則有覆軍殺將之災也。細讀全文，知所引五種地形。乃藉此原則以發其端，此其不可變者也。而不由不擊不攻不爭不受，則示人以變化

之方。末復以五危殺將爲不知變者警告之，孫子之用意深矣。解者多指九變爲九地之變，與九地篇強相牽合，殊不可通。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右第一節，論選將之法，總以知九變之利知九變之術爲標準，與九地無關也。地形，卽五種之地形也。然不曰五地之形，而曰地形者，因此五種亦不過約略舉之以爲例，非必限定僅此五種地形也。况乎此五種地形，在九地篇僅列其四，而所謂絕地者又不在九地之列，而散見於九地之後，可見此篇九變與九地無關也。其主旨在乎選將當知地形，然有時亦當知所變通。途當由也，然有時可以不由。軍當擊也，然有時可以不擊。城當攻也，然有時可以不攻。地當爭也，然有時可以不爭。君命當受也，然極而言之君命亦有時可以不受。此卽所謂變也。

。故曰知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即可以爲將矣。然苟不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圯地衢地絕地圍地死地之原則，仍不能得地之利也。苟不知九變之術，則雖知由途之利，擊軍之利，攻城之利，爭地之利，受君命之利，而不知不由不擊不攻不爭不受之利，則仍不能得人之用也。孫子原文，其義甚明。五種地形之解釋，詳於九地篇，此處可不必贅也。途有所不由者，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軍有所不擊者，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煩勞人也。城有所不攻者，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害，則不須攻也。地有所不爭者，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君命有所不受者，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此一節言爲將者不拘常法，臨事通變，從宜而行之，則可以得地之利得人之用矣。若強將五地五利硬作爲九變，則分明十變矣，何得爲九變哉？不可通者一也。若將五利中君命一句提出，而以五地及四利強列爲九，則更支離破碎，不成文法，不可通者二也。總而言之，讀此段文字，當活觀之，所舉之五地，不過略舉以見例，不以此五者爲限也，不必與九地篇強爲分合，以誤解乎九變也。故曰，九變者極其應變之能事而已。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右第二節，此即發明九變之利九變之術也。雜於利而務可信者，在利之時，思害以自慎，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雜於害而思可解者，在害之時，思利而免害，則其患解也。此皆極知利害之變也。屈諸侯以害者，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然屈服也。役諸侯以業者，以事勞之，使不得休也。趨諸侯以利者，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也。此皆極知諸侯之變也，恃吾有以待之者，善攻也。恃吾有所不可攻者，善守也。言思患而預防也。此皆極知攻守之變也。故曰，此一節即發明九變之利九變之術也。任將如此，則無往而不利矣。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右第三節，論爲將者而不知變，則敵人乘其隙而殺之也。蓋爲將者，知死鬥而不知於死中求生，則敵將誘而殺之也。知貪生而見利不進，則敵將鼓噪而擒之也。知剛愎褻急而無謀，敵將侮之使輕進而敗之也。廉潔之人，可污辱而致之也。仁愛之人，攻其所愛則彼必疲困也。

凡此五者，皆偏於一端，而不知變。有將如此，未有不覆軍殺將者也。孫子之意。蓋謂爲將者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九變之用不亦神哉！若必以五地五形四利五事與九地篇強爲分配，真可謂拘而寡要，勞而鮮功者矣。

【補解】

宋張預根據九地篇「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幾句，認九變爲九地之變。又有何氏及鄭靈注釋，則截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除君命有所不受一句，謂是總申上文九事。（註一）雖強相牽合，殊不可通，但古人既有這一說，爲供參攷起見，也就把他附誌於此。

（二）軍事鬥爭的情況，是瞬息萬變。所以用兵之法，也就須要能夠因應各種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無窮，才能制勝。計篇第三節所說，「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權，就是權變，在計篇第三節補解裏面說過，「戰術本來是要遵守原則，但於戰爭有利的時候，也不妨從權，不必一定死守原則，不過也不是違背原則，而是活用原則」。這篇叫做九變，就是說做將領的人們，要有權變，要能夠活用原則的意思。後面九地篇的解釋，「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在，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這篇所說的「圯

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完全是原則。照通常的情形，原則是應該遵守，不過依照戰鬥情況的變化，能活用的地方也就要活用，不必一定要死守。所以說：「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所謂「君命有所不受」，就是現代統帥權獨立統一的主張。統帥權的意義，向來有法律的和技術的兩種。法律上的統帥權，又可分爲統帥大權和統裁權。統帥大權常屬於一國之元首，而統裁權則屬於各部隊的長官。技術的統帥權，就是高級指揮官指揮運用軍隊之權。因此統裁權和技術的統帥權，常有爲統帥大權所牽制，而不能獨斷專行遂行其戰爭意志的弊病。古今中外，這種事例不勝枚舉，而最顯著最爲後人所惋惜的，要算南宋高宗對於岳武穆的一段故事。前次歐洲大戰，德國也有統帥權不能統一的缺憾。魯屯道夫說：「德皇爲名義上之海陸軍總司令，奧登堡爲陸軍參謀總長，卽爲事實上之總司令，余則與奧登堡將軍負連帶責任，對於各軍頒發命令，且指揮戰事，此外有海軍司令部長負海戰指揮之責，有陸軍部長，有無關於作戰而負政治方面全責之內閣總理，以此若干人主持一切，其爲多頭之局顯然可見，陸軍自陸軍，海軍自海軍，雙方間絕無統一之可言。」（註二）所以魯氏主張「凡戰鬥力之各部分，成立於主帥命令之下，主帥卽對於陸軍部長與內閣總理之意見，亦得有所裁制」，並說：「此乃世界大戰中之教訓而無可疑者也，主帥之地位，應無所不包，無所不管，其地位與飛烈大帝同，乃余之

主張，」(註三)這真可以說是主張統帥權獨立統一的極端派了。不過像這樣的軍權高於一切，也有很危險的流弊。如果統帥得人，自然一切進行都能便利，否則跋扈恣睢，毫無遠見的軍人，得到這種大權在握，那就不免會倒行逆施，陷國家於危殆。日本政府組織，海陸兩相必須現役軍人，軍部又有一種帷幄上奏特權，顛覆東亞秩序的暴日侵華戰爭，就是暴日軍閥利用這種特權，挾制政府，所圖出來的大禍。所以魯屯道夫的主張，不能認為是一種原則，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算也，」應當有一個統帥人格和智慧的先決條件存在。孫子當然也認定統帥人格和智慧的重要，他在計篇的五校之計，和其餘各篇，都常常講到將才，但他不是主張統帥權獨立統一的極端派，他的「君命有所不受」，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很富有伸縮性的，是謀攻篇第五節所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的意思。孫子認為做統帥的人們，要能夠通權達變，同時政府也要能夠了解這通權達變的統帥而不掣他的肘。他說：「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這是說統帥要能通權達變。他說：「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這是說政府要能了解通權達變的統帥而不掣他的肘，然後才能得到能將以為用。換句話說，就是對於「君命有所不受」的統帥，政府要能諒解他，像西漢文帝對於細柳營中的周亞夫一樣，然後才能得人之用。將知權變，而政府又能諒解其權變，這於軍事鬥爭的進行自然便利多了。

(二)權變的依據，在乎情勢的利害。利害的判明，在乎知慮的周詳。所以孫子說：「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因為無論一件什麼事，對於某一方面的利害必定是相對的，而且是利害相伏的，決不是絕對的有利或絕對的有害。聰明的人們，對於一樁事情的攷慮，必定利的方面害的方面都能攷慮周到，所謂「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決不是貿然決策。在表面可認為有利的事件，仍必須從其害處審思慎慮，然後這件事務是否有利？利之大小如何？才能夠確信，這就是「雜於利而務可信也」的意思。暴日祇見中國國防脆弱，以他強大的軍備侵略中國，軍事上可以有利益，而忽略了政治經濟外交等等決定戰爭勝敗的其他因素，是於他有害，到現在放出五年十年解決「中日事變」和「百年戰爭」的悲鳴，完全失掉了信心，這是日本軍閥的愚昧，沒有從害處審思慎慮的結果。在表面認為有害的事件，仍必須從其有利的方面審思慎慮，然後這種害處的深淺才易明瞭，除害的方法才能左右逢源，這就是「雜於害而患可解也」的意思。暴日侵略我們，在遠不至於防礙我們國家民族生存的時候，當然仍以尋求外交方法解決於我們有利，到了外交方面仍不能求得我們的生存，所謂最後關頭已到，那與其坐以待亡，就不如發動民族戰爭，死中求生，於我們為有利。戰爭到了現在，最後的勝利已屬我們，這是我們領袖的智慧周詳，雜於害而患可解的明證。孫子說：「是故屈諸侯者以害，」這是現在美日外交的說明。暴日經濟脆弱，資源貧乏，美國就以廢除美日商

約來使暴日屈伏，暴日果然徬徨了，賠償在華美僑的損失，聲言開放長江下游，這都是暴日向美屈伏的表示。「役諸侯者以業」，這是現在英法對日外交的說明。暴日封鎖在華英法租界，侮辱英法無所不至，英法因歐洲多事，無暇東顧，於是援助中國抗戰，使暴日無法解決中日事件，其援助的程度和功效怎樣？姑且不談，而英法確是以這樣的方法役使暴日，這是毫無疑義。「趨諸侯者以利」，這又是現在德蘇外交的說明。德國要衝破英法包圍的計劃，於是以瓜分波蘭之利趨蘇俄，蘇俄攻擊芬蘭，要德國壯其聲援，於是以資源接濟之利趨德國，共產和極權兩個幾乎勢不兩立的國家，在難於利害的審思慎慮之下，解仇釋怨，互相趨赴，這不能不令人嘆服蘇德智慮的周到，也就是蘇德兩國各發揮其「趨諸侯者以利」的手腕的表現。我們不能空想敵人不來，我們能夠敵縱來也有辦法。我們不能空想敵人不攻，我們能夠敵縱攻也有辦法。這就是孫子說的「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意思。全都是在有利的時候——敵人不來，敵人不攻——計算到害，——敵人來敵人攻——有害的時候——敵人來敵人攻——計算到利，——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可以說是「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兩句最明晰最具體的說明。

(三)將領們積極的性格，是要能通權達變，反之，消極的性格，最危險的就是執拗不通。孫子說：「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所謂「必

死」，就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有勇無謀的莽夫。本來「勇」是將領重要的品德，而無謀就非大勇了，做將領的可以「死」，但不可「必死」，一身繫民族的死生，國家的存亡，只要民族國家尚有一線希望，就應該忍辱負重爲民族國家謀生存，古人有一成一旅成功中興大業的，又有牽羊肉袒報仇雪恥的，這不是不「死」，而是不「必死」，張睢陽史閣部都是到了軍運國運無可挽回的地步，才拚一死以存正氣，這才叫做重於泰山的死。以上是說統帥或高級將領，不可有「必死」的執拗不通性格。此外低級將領，也必須審察利害，在本位上於死的價值加以攷慮，徒死無益就不必死，這是孫子示戒的意思。所謂「必生」，是貪生畏死，苟且偷生，懦弱無恥的鄙夫。所謂「忿速」，是挺身而起，拔劍而鬥，不忍一朝之憤的匹夫。這兩種性格，在普通一般人有的也是最壞的性格，而在做將領的人們有的，那真是危險極了。輿機作戰，示不貪生，受辱袴下，能忍小忿，這才是古來大將的風度。不過輿機作戰是用以作士氣，突敵膽，以求必勝，以圖死中求生，和「必死」不同。受辱袴下，是不和小人較量，免吃眼前大虧，和懦弱無恥也不同。這點不能不分別清楚。至於所謂「廉潔」，本是做人的美德。所謂「愛民」，本是做長上的本分。廉潔的人必很謹嚴，愛民的人必極仁厚，「嚴」與「仁」俱屬將領必具的品德，但是孫子在這裏說「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意思就是說雖是一種極良好的品德假使不懂得權變，不明白利害，也常常會因小而失大，潔一己之身貽害全軍之衆，愛一部分之民而

貽多數民衆莫大之害，這是不知權變之至，這是執拗不通之至，在這次對日作戰當中，也有少數的敗北主義者，漢奸傀儡們，把「顧全地方愛惜民衆」做招牌，掩飾他投降賣國的醜行，自己文飾說是「廉潔」「愛民」，而以「決心犧牲抗戰到底」爲不廉潔不愛民，孫子的「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兩句，又正是駁斥這些漢奸論據的大轟了。「必生」「忿速」兩種壞性格，「廉潔」「愛民」兩種好性格，「必死」「一」種好壞參半的性格，做將領的人們任具一種而不知變通，都足以僨事，都是以覆軍，且都足以自殺其身，所以孫子說：「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最後還鄭重地加說一句「不可不察也」，就是告誡做將領的人們，要能通權達變，不可執拗不通，而在政府方面，也要能夠了解這通權達變的將領，而不掣他的肘。

從前一篇——軍爭篇起，是單純講到戰爭本身的各種問題了。軍爭篇講的是用兵要機動，要顧慮輜重糧食委積敵謀地形鄉導，一切動作要能詭詐百出，變幻莫測，以及治衆治氣治心治力治變各種原則。但是軍事鬥爭的情況，瞬息萬變，孫子誠恐做將領的人們，或者政府，只知死守原則，不能通權達變。所以又在這裏插入一篇，叫做九變，告人要能活用原則，並舉出做將領的五種危險性格以示警戒。這仍是孫子再三申明「莫難於軍爭」的意思仍是告人不可輕啓戰端的意思。

（註一）見趙虛舟註孫子十三篇卷四

孫子淺說補解

(註二)見張君勳譯魯屯道夫著「全民族戰爭論」

(註三)同上



九變篇

將受命
於君合
軍聚衆

- 圯地無舍
- 衝地合交
- 絕地無留
- 圍地則謀
- 死地則戰
- 途有所不由
- 軍有所不擊
- 城有所不攻
- 地有所不爭

將通九變之利
者知用兵

將不通九變之
利者雖知地形
不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
之利雖知五利
不能得人之用

將之五危

- 必死可殺
- 必生可虜
- 忿速可侮
- 廉潔可辱
- 愛民可煩

此將之過
用兵之誤

覆軍殺將不可不察

智者之
慮難於
利害

難於利而
務可信也

難於害而
患可解也

是故

屈諸侯
者以害

役諸侯
者以業

趨諸侯
者以利

故

無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

無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

此用
兵之法也

行軍篇第九 論行軍之計畫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

此一篇，論行軍之計畫，當注重地形，注重偵探，注重前衛，並注重於威信教育也，分四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伏奸之所藏處，論行軍當相度山地水地澤地陸地勝地險地之形勢而利用之，故曰注重地形也。第二節，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論行軍者當以各種偵探為原則，故曰注重偵探也。第三節，自兵非貴益多至擒於人，論行軍時前衛之兵力及任務也。第四節，總論行軍者臨時當有威信，而平時當有教育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拒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

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蘙蒼，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藏處也。

右第一節，論行軍者當利用地形也。地形略分六種。一曰山地。絕山依谷者，言馬隊過山必依附溪谷，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也。視生者，向陽也。處高者，居高阜也。戰隆無登者，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督迎與戰也。二曰水地。絕水必遠水者，凡行軍遇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也。水內者，水洧也。迎於水洧則敵不能濟，半濟則行列未定，首尾不相接，故擊之必勝也。無附於水而迎客者，附近於水而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也。視生處高者，水上亦當據高而向陽也。無迎水流者，恐溉我也。三曰澤地。斥者，鹹鹵之地也。軍過斥澤之地，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不可久留也。必依水草而背衆樹者，便樵汲而資險阻也。四曰陸地。平陸處易者，言行軍於平陸，必擇其坦易平穩之處以處之，

使我之車騎得以馳逐也。右背高者，右背邱陵勢則有憑也。前死後生者，前低後隆，戰者所便也。四帝者，四方之諸侯也。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卽與四方諸侯戰也。五曰勝地。凡行軍者，喜高貴陽養生處實，行軍者擇此種之地而處之，無有不勝矣。六曰險地。凡徒涉之處必預防水之暴漲，故必待其定也，絕澗者，前後險峻水橫其中者也。天井者，四面峻坂澗整所歸者也。天牢者，三面環絕易入難出者也。天羅者，草木叢密鋒鏑莫施者也。天陷者，卑下污澤車騎不通者也。天隙者，兩山相向洞道狹惡者也。故宜亟去也。我既遠之，敵必近之，我既向之，敵必背之，故我利敵凶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也。阻者，多水之地也，蔣潢者，蔣之潢也。井生葭葦者，井當作并，言險阻蔣潢之地，井生葭葦也。藟蒼者，草木之相蒙蔽也。凡此者皆險地，故必搜索之，恐其有伏兵有姦細也。此一節，備陳六種地形，皆與行軍者有密切之關係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者易，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

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倚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肉食，軍無懸餽，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翁翁，徐言入入者，失衆也。屢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右第二節，論行軍者當利用偵探也。偵探者，行軍之耳目，偵探不確實，不詳密，則兵必陷於危境，故此節列舉偵探之方法也。近而不動者，倚險故不恐也。遠而挑戰者，欲誘我進也。其所居者易利也者，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以上三者偵探敵人之營陣地，以便知其虛實也。衆樹動者，斬木除道而來也。衆草多障者，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鳥起者，鳥起其上，下有伏兵也。獸駭者，凡敵欲襲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也。塵高而銳者，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銳也。卑而廣者，徒步之人行遲，

可以併列，故塵卑而廣也。散而條達者，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行條達縱橫也。少而往來者，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以上八者，偵探敵人之行軍徵候，以便知其行止動作也。辭卑而益備者，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者。辭詭而強進驅者，使者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以上二者偵探敵人來使之言辭，而知其虛實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謂以戰車先出於軍之旁，可知其陳軍欲戰也。古用車戰，若今之出軍，先以騎兵搜索軍之兩旁也。無約而請和者，無故請和，必有姦謀以間我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者，必有遠兵剋期接應，合勢同來攻我也。若尋常之期，不必奔走而陳兵車也。半進半退者，詐爲亂形以誘我也。以上四者，言遭遇戰之偵探方法也。倚仗而立也，困餒之相也。汲而先飲者，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渴也。見利而不進者，敵見我與以小利而不進者，可知其疲勞也。鳥集者，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無所畏，乃鳴集其上，故曰虛也。夜呼者，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軍擾者，軍中多驚擾，可知其將不持重也。旌旗動者，部伍雜亂也。吏怒者，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粟馬肉食者，以糲穀秣馬，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餼者，悉破之示不復飲食也。不返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凡此者皆窮寇也。以上九者，惟見利不進者及旌旗動者二項，仍遭遇戰

處置自己軍隊的意思。距敵已近的時候，對於敵人的動作，必須明瞭，所以必須派遣斥候以爲本軍的耳目，而敵人必定是極力設法避免我們偵察，因此偵察工作，就非常困難，敵人一切動作，決不是容易直接偵知，要靠敵軍動作所表現或影響出來的一切外表和環境情形，來間接推知，這些外表和環境情形，就叫做「徵候」，依據徵候來推測敵情，這就是孫子所說的，「相敵」，就是判斷敵情的意思。「相敵」的種種方法，在第二節詳細說明，本節所講是講「處軍」，是講對於各種不同的地形怎樣處置的方法。

第一、山地的處置。

「絕山依谷」，是說行軍時，通過山地，應當依附溪谷以資蔭蔽。在現代空軍活躍的時候，軍隊行動須極端祕匿，這一原則更見重要。「視生處高」是說警戒和防禦時，必須佔領進退便利的高地，俾視界廣闊，現代武器進步，假使不能佔領進退自如的高地，就不易發揚我軍火力，阻止敵人前進。所以兩軍作戰，常常爲爭奪有價值的高地，不惜重大犧牲。這次抗戰，我們和敵軍對於首都的紫金山，蕪湖附近的白馬山，臨襄支線西側的禹王山，台兒莊東北的胡山鍋山等，都有過很激烈的爭奪戰，就是這個道理。

「戰隆無登」，是說攻擊時，選擇攻擊目標，要避開敵人已經佔領的隆高山地，敵人站在居高臨

下的地位，迎面仰攻，損失必定很大。這在現代，雖有空軍轟炸，摧毀敵人的工事，而彈藥大量消耗，也是大不經濟。所以戰鬥綱要說：「山地攻擊，除直接攻擊敵人外，并須力圖迂迴方法以達成其目的」。(註一)

第二、河川湖沼等水地的處置。

「絕水必遠水」，是說行軍時，橫渡河川等水地，必須預派一部份部隊先渡，渡過以後，即離水稍遠，佔領掩護陣地，掩護後方部隊續渡。戰鬥綱要說：「依狀況有先派遣掩護隊，迅行渡河，於其掩護之下實施渡河為宜者」，(註二)就是這樣的意思。

「客絕水而來，勿迎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是說防禦時，對付敵軍渡水而來的方法，所以戰鬥綱要說：「企圖決戰之河川防禦，其要訣在乘敵之半渡而轉於攻勢」。(註三)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是說攻擊時，在河川等水地，選擇攻擊目標的方法。

第三、鹵鹽漸洳等斥澤地的處置。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是說行軍時，遇着斥澤等地，必須迅速通過，不可淹留。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是說在這種斥澤之地，發生遭遇戰的時候，必須依

傍水草背負森林。

第四、平坦陸地的處置。

「處易」，是說行軍時，須擇坦易的道路行進，以節兵力。

「右背高」，是說防禦時，須右背高地，恃爲形勢，爲什麼只說「右」？唐李筌說：「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註四）

「前死後生」，是說防禦時，主陣地前面，要有警戒陣地及前進陣地，後面要有便利的交通綫，以爲我軍進出的道路。

以上所說，關於山地，水地，斥澤，平陸，四種地形上面的行軍，防禦，攻擊，種種戰術。孫子認爲古時黃帝，就曾用過，所以戰勝四方諸侯。孫子對於有史以來的戰爭，只認黃帝的戰爭是義戰，是有主義的戰爭，所以舉以爲例。

「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是說宿營時，要擇高爽的地方，免受潮濕。要擇向陽的地方，調節氣候。要擇富庶的地方，培養生氣。全軍不生疾病，然後可以獲勝。這是注意軍中的衛生。

「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是說宿營時，如在山地的丘陵，或水

地的堤防，也必須擇向陽的處所，並以丘陵或堤防爲右背，才是用兵之利，才可以得地之助。這是注意軍中衛生之中，仍不忽略地形的利用。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這是處置水上的險勢。

「凡地有絕詞，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這是處置陸上的險境，這種險境，「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那末一經交戰，自然我勝而敵敗。

所謂「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苔，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藏處也」，是說行軍的道旁，宿營的營旁，砲門陣地的陣旁，如果有險阻蔣潢種種易爲敵兵埋伏敵探隱藏的地形，必須嚴密搜索。現代行軍的路上斥候，宿營的軍士哨，以及防空監視哨等，其作用正和孫子的覆索伏奸相同。而軍隊經過險阻蔣潢種種蔭蔽地帶，必須嚴密戒備，迅速通過，也就是所以謹防伏奸的意思。孫子對於行軍宿營戰鬥，關於各種地形的處置方法，雖在科學發達武器進步的今日，仍不能出其範圍。我們試把戰鬥綱要及陣中要務令來相比較，不但是原則，就是許多細則，孫子差不多都在幾千年前規定好了，至今仍能適用。

(二)本節是講「相敵」，就是依據徵候，判斷敵情。從未戰將戰以至戰爭終結，凡敵軍動作所表現或影響出來的，一切外表和環境情形，列舉三十二項。將敵人的意志，將領，軍使，士卒，軍政

，軍形，軍營，軍實，陣勢，以及敵軍附近的草木，禽獸，塵埃，所表現出來的情況，搜羅無遺，一一加以判斷。雖現代武器進步，野戰軍祕匿愈甚，戰場情形與往昔迥異，然藉飛機間諜及種種觀測器材，仍能獲得各種徵候如孫子所列舉的，作為敵情判斷的資料。日本陣中要務令詳解說：「飛雁四散，乃為有敵之伏兵，河川之有漣波，則有可徒涉之處等，均為古來名將，利用徵候作敵情判斷而得正鵠者。故雖為細微之徵候，屢屢可為敵情判斷之資料，而其能看破與否？全在吾人能否注意徵候而已。吾人須切記，一臨戰場，即凡山川草木，莫不可以垂教於吾人，故絲毫不可忽略，而須注意於諸般事項。」（註五）可見埋無古今中外而皆相同，現在根據淺說及趙虛舟註（註六）將孫子三十二項徵候和敵情判斷，分晰表列如左。

徵	候	判	斷	淺	說	解	趙	虛	舟	註
一、近而靜者，		特	其							
		險	也							
二、遠而挑戰者，		欲	人							
		之	進							
		也								
三、其所居易者，		利	也		以上三者，偵探敵人營陣地，以便知其虛實也。		以上皆相		以上未戰	
		也					其形。		之相也。	
四、衆樹動者，		來	也							

五、衆草多障者，	疑也。		以上皆相草木。		
六、鳥起者，	伏也。		以上皆相禽獸。		
七、獸駭者，	覆也。				
八、塵高而銳者，	車來也。				
九、卑而廣者，	徒來也。				
十、散而條達者，	樵採也。				
十一、少而往來者，	營軍也。	以上入者，偵探敵人行軍微候，以便知其行止動作也。	以上皆相塵埃。		
十二、辭卑而益備者，	進也。				
十三、驕詭而強進者，	退也。	以上二者，偵探敵人來使之言辭而知其虛實也。	以上皆相使命。		
十四、輕車先出居其側者，	陳也。		此相其陳。		
十五、無約而誥和者，	謀也。		此相其使。		
十六、奔走而陳兵者，	期也。				

十七、半進半退者，	誘也。	以上四者，言遭遇戰之偵探方法也。	以上皆相其陳。	以上方戰之相也。	以上七事者皆以當備者言之。
十八、倚杖而立者	饑也。				
十九、渴而先飲者	渴也。				
二十、見利而不進者，	勞也。		以上皆相其卒。	以上戰合之相也。	
廿一、鳥集者，	虛也。				
廿二、夜呼者，	恐也。		以上皆相其營。		
廿三、軍擾者，	將不重也。				
廿四、旌旛動者，	亂也。				
廿五、吏怒者，	倦也。		以上皆相其政。	以上戰後之相也。	
廿六、軍無懸餼，粟馬肉食，不返其舍者	窮寇也。	以上九者，除廿，廿四，仍遭遇戰偵探方法，除七項向敵人宿營地之偵探方法	相其儲蓄。		
廿七、諄諄翕翕，徐言入者	失衆也。				

廿八、屢賞者，	窘也。				
廿八、數罰者，	困也。				
三十、先暴而後畏 其衆者，	不精之至 也。			以上皆相 其將	以上戰鏖 於營之相 也。
卅一、來委謝者，	欲休息也				以上皆以 可擊者言 之。
卅二、兵怒而相迎， 久而不合， 又不相去，	必謹察之	以上六者，偵探敵人內政 之方法也。	以上皆相 其意。		

我們再把現代徵候判斷的方法，來和前列各項比較一下，日本陣中要務令詳解說：

「例如判斷在戰線後方之部隊，尤以車輛馬匹之行動頻繁，是否為敵人開始退却行動？或戰場上夜間炊爨火較多，是否為企圖拂曉攻擊？或已近日沒，尙無炊爨氣色，是否為本夜行夜間攻擊？等是也」。（註七）

又說：「例如戰線後方增築諸倉庫，砲兵漸次佈陣於前方，列車輸送頻繁，是否為將向我轉取攻勢？或氣球多數在某方面昇騰，軍隊呈活潑之氣象，是否為由此方面實施攻擊？或是否為投降，繼而相反，由此方面出取攻勢？等是也」。（註八）

這和前表一二三項偵探敵人營陣地的方法，其原則可以說是一樣。

又說：「依行進道路上軍隊之足痕馬蹄轍跡，得判知通過軍隊之兵種兵力。又如馬糞尚暖，則可知通過時刻不遠。或依路上砂塵之長短，可知行軍縱隊之大小。以及依其景况，而能判斷兵種，爲其一例也」。(註九)

這和前表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各項，偵探敵人行軍徵候，以判斷敵情的方法，其原則也可以說是一樣。

又說：「例如依敵宿營地，尤其依露營地之廣狹，能判斷兵力之大小。依馬糞撒布之狀態，飲馬時之蹄痕，能判斷乘馬隊之兵力。或依露營地之繁否，而可知軍隊軍紀之程度是也」。(註十)

這和前表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各項，敵人宿營地之偵探方法，其原則也是一樣。究其實，不但各種偵探方法原則是一樣，其中有許多項目，如像依據路上砂塵的長短，和露營地的整否，以作判斷，許多細微事件，也都很多相同。孫子注意到禽獸草木，校長說：「天地之間，無一事一物一草一木不可以供戰事的利用，也可以說一切都是爲戰爭而生」，日人認爲「一臨戰場，卽凡山川草木，莫不可以垂教於吾人」，這真是繩諸古今中外而皆準了。

(三)陣中要務令第四百五十五條說：「行軍間之警戒，以前衛側衛或後衛任之，而其任務在使本隊對敵得行動之自由，且使其行進不致遲滯」又第四百四十八條說：「前衛之行動，大率照左列各項行之，一，除去行進路上所有之障礙，故遇敵之小部隊等應擊破之而前進，二，及既與敵接近，應偵察其行動與兵力或陣地等，并掩護本隊之開進及展開，三，追擊敵兵時須速追及，使其主力欲避抗戰而不可得。」又第四百四十九條說：「前衛之兵力及編組，按我軍之目的，縱隊之大小，敵情地形及明暗之度等而定。前衛步兵之兵力，通常在全步兵三分之一以內，附以所要之騎兵野(山)砲兵及工兵，有時並宜附以所要之野戰重砲兵通信隊衛生隊架橋材料隊裝甲汽車等。」所謂「前衛步兵之兵力，通常在全步兵三分之一以內」，就是前衛兵力不必過多，正是孫子所說：「兵非貴益多也」的意思。所謂「在使本隊對敵得行動之自由，且使其行進不致遲滯」，所謂「除去行進路上所有之障礙」，和「既與敵接近應偵察其行動與兵力或陣地等，并掩護本隊之開進及展開」，就是行進中須要十分慎重，正是孫子所說：「惟無武進。」所謂「遇敵之小部隊等應擊破之而前進」，和「追擊敵兵時須速追及，使其主力欲避抗戰而不可得」，就是孫子說的：「是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不設警戒，或警戒不嚴密，無論是無意的疏忽，或有意的輕敵，都必至於失敗，這就是孫子說的：「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八三」之役，暴日最後在金山衛登陸，以致動搖我第三戰區整個的局面，

雖不能說是「無慮」「易敵」，但至少可以說是「疏忽」，真是我們前車之鑒啊！

(四)這一節講的是賞罰，法令，教育。本篇本是講行軍，但平時如果不講究賞罰法令和教育，那從行軍起以至於交戰，一切戰爭的原理原則，如先制之利，九變之術，以及對種種地形的處置，斥候的派遣，通統都會變成紙上空談，無法實施。所以在本篇的末一節，就必須要提到這幾件基本的問題。計篇第一雖也曾講過「賞罰孰明？」「法令執行？」兩句，但又過於簡略，沒有講到賞罰不明法令不行會有什麼弊病，所以在這裏補充說明也是必要。孫子說：「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不服則難用，罰不行則不可用，難用和不可用之間，其中就大有區別。蓋難用並非不可用，運用得法，是依然能夠操縱自如，爭取勝利，不過不像平日親附的士卒樂於爲用。運用不得法，那就會成導火綫，早經蓄積好了的火藥，會爆發而不可收拾。至於已親附而罰不行的士卒，就不是難用不難用的問題，而是可用不可用的問題。士卒有不可用的素質，任憑有多大能力的將領也不能用，勉強使用，結果是沒有不失敗，這是賞罰不明的弊病。所謂「令之以文」，就是要常常予士卒以告戒，「齊之以武」，就是要勤勉給士卒以訓練，告戒和訓練，都有關於法令的行不行。平時法令能夠行得通，養成了奉行法令的習慣，自然戰時能夠指揮便利，戰必勝，攻必取，所以孫子說：「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這是法令能行的成效。反

之，就戰不勝，攻不取，就是法令不行的弊病。這以上講的是對士卒的賞罰法令。士卒是已召集爲兵之民，古時兵民不分，平時爲民戰時就爲兵，現代徵兵的國家，也是平時是民戰時就是兵，所謂良兵出於良民，就是說平時對於人民要有良好的教育，到了戰時征集爲兵，自然是良好的士兵。所以孫子講到用兵的賞罰法令之後，就一定要講到一般民衆的教育，而對一般民衆施行教育的先決條件，又必須政府平素的法令能夠實行，然後民衆才信仰政府，樂於接受。否則朝令夕改，民衆無所適從，自然不能信服。這還是說可以施行的法令，應該施行的法令。如果不可以施行，不應該施行的法令，那是亂法苛法，更必爲民衆所反對了。孫子說的：「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就是這個意思。孔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民衆是需要教育的，有了教育然後可以使之爲兵，使之作戰。而要民衆接受教育，就要政府平素的法令可以實行，能夠實行。因爲平素法令可以實行，能夠實行，民衆自然對政府信服，與政府相得，這是孫子說的「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的意思。也是計篇第一「令民與上同意也」的意思。「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所以結果還是一個「道」字，還是一個主義，主義是立國之本，是用兵之本，本篇講行軍而歸結到對士卒的賞罰法令，講對士卒的賞罰法令，又歸結到對民衆的教育，講對民衆的教育，復歸結到「與衆相得」，就是「令民與上同意」，就是「道」，就是「主義」，孫子的眼光識力，真是遠大，真是大哲學家大政

治家。

(註一) 見戰鬥綱要草案三百四條

(註二) 見全上三百十七條

(註三) 見全上三百二十三條

(註四) 見孫子十家註

(註五) 見訓練總監部譯日本陣中要務令詳解第三卷

(註六) 見趙虛舟註孫子十三篇卷四

(註七) 全註五

(註八) 全上

(註九) 全上

(註十) 全上



行軍篇

處軍(對陣)

絕山依谷
視生處高
視陸無登

處水上之軍
絕水必遠水
客絕水而來
勿迎之於水內
令半渡而擊之

欲戰者
視生處高
無迎水流

處斥澤之軍
絕斥澤重去勿留
必依水草
背衆樹

處平陸之軍
處易右背高
前死後生

地形——絕調——天井 天牢 天羅 天陷 天隙
軍情——險阻 霧濤 葭葦 山林 騎背——伏恣之所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避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衆樹動者來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鳥起者伏也 獸驚者覆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卑而廣者往來也
散而條達者蹙也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辭卑而益倍者進也 辭強而迫驅者退也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無約而誦和者謀也
奔走而陳兵者利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杖而立者亂也 夜而先飲者渴也
見利而不知避者勞也
鳥集者虛也 夜呼者恐也
軍器者將不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吏怒者倦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貮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徐言入者失衆也
數言入者困也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兵怒而相避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謀察之

吾之敵近之吾避之敵背之

好高而惡下

貴陽而發陰

養生處實

丘陵堤防處其
高而右背之
(處山地之法)
此兵之利也
上雨水沫至
欲涉者待其
定
(渡河之法)

察審要者將為

動靜三十二相

故

兵非貴多
惟無武進
是故新慮而易
足敵取人
料敵取人
而已

是行軍之道也

卒之視

未親附而

親附——面訓不行則不可用

卒不服

令之以文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是與衆相得也

故

齊之以武——不然而民不服

地形篇第十 論戰鬥開始之計畫

（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此一篇，論戰鬥開始時之計畫，當注重地形。然能利用地形者，在乎將才，故次論將才。然將能利用地形者，尤必深得軍心，故次論軍心。此三者，皆戰鬥開始時所極當注意之點也。宜分四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地之道不可不察，論戰鬥開始時，當顧慮種種地形，以定開進展開攻擊防禦之方法也。第二節，自故兵至國之寶也，論戰鬥時將才之關係也。第三節，自視卒至不可用，論戰鬥時軍心之關係也。第四節，總論戰鬥時地形將才軍心三者彼此之互相關係也。明乎此可以戰矣。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

，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右第一節，列舉種種地形，皆論開進展開攻擊防禦時，運動軍隊，當顧慮各種地形而運用之也。凡遇通行之地，則當先居高陽之處以待敵人，良以高陽之地，既無岡坡，又無要害，我先居之，便於瞭望，易於轉運，以戰則利也。凡遇挂形之地，則當攻其無備，良以挂者，險阻之地，與敵犬牙相錯，動有掛礙，若敵有備，則邀我歸路，難以返也。凡遇支形之地，先出者敗，良以支形者，兩軍隘路前公共之平坦開闊地也，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我先出則敵必因我之半出而擊我，敵先出則我亦必因敵之半出而擊敵，故曰我出不利，彼出亦不利也，必當引而去之，伏卒待之，敵必出而躡我後，我因其半出而急擊之，則我利矣。凡遇隘形之地，必先占其隘口以待敵，良以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占其隘口，如水之盈滿於器，則敵不得進也，若敵以先占，盈塞隘口而陳，則不可從也。凡險形之地，

必先占其高陽以待敵，良以山峻谷深，非人力之所能作爲，必居高向陽，以伏待，則勝矣。若敵已先占之，則不可與爭也。凡遇遠形之地，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求戰也，良以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故挑戰則我勞而不利也。此六者，皆開進展開時所最宜顧慮，以定攻擊防禦之方法也，故謂之地之道，爲將者不可以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種，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右第二節，論戰鬥雖宜顧慮地形，而勝負之權全繫乎將才，所謂地形者，不過爲兵之助而已，要在將得其人，乃能料敵制勝也。凡以一擊十而勝者，必我軍將之智謀，兵之勇怯，饑飽勞伏，十倍於敵，乃能制勝。若勢均，則必敗而走矣。凡吏無統卒之能力，則卒雖強而軍政依然弛壞也。凡吏有剛勇之氣，而士卒素乏訓練，必陷於敗亡也。凡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其心懷不服，因緣怨怒，遂敵便戰，而將又不知己之能否，自然成土崩之勢。凡將懦而不嚴，則士卒無常檢，教育而不切實，則營陣無節制，故曰亂也。凡將不能量敵情之強弱，而以下少當衆，不能選精銳爲先鋒，而以弱擊強，未有不奔北者也。凡此六者，皆取敗之道也。故上將之道，惟在於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之地形而已矣。知地形而後戰必勝，不知地形而貿貿然戰，必敗之道也。戰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然可以戰也。戰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戰，然不可戰也。所謂君命有所不受也。不求名，不避罪，皆忠以爲國也。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所以不求名不避罪也。豈非國之寶乎？此一節，論戰鬥之時，全係乎將才，而地形不過爲將之輔助耳。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右第三節，論公將者雖知地形，雖有將才，尤宜固結軍心，乃可用也。蓋將之於兵，撫之如嬰兒，待之如愛子，則可以得其死力，雖使之赴深谿可也。然恩不可專用，厚養之尤必加之以勞，愛寵之尤必施之以教，亂法者尤必治之以罪，否則如驕子不可用矣。此一節，言為將者既知地形，既有將才，尤必固結軍心也。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可全。

右第四節，總論戰鬥之時，地形將才軍心三者彼此之相互關係。然地形與軍心，尤在將之能知。故此一節，知字凡十二見，孫子垂教後世之意，深且遠矣。

【補解】

(一)行軍篇補解曾說，動員完結以後，軍隊第一步的動作，是從集中地向預想戰場前進。所謂預想戰場，就是根據地形對於我軍作戰的價值而決定的。所以本篇篇名地形，講的是對於我軍作戰

的價值各種地形。行軍篇也曾講過，行軍時對於山地水地澤地陸地種種不同地形的軍隊處置方法，但那是講的地貌，是地面上的形狀，如山水澤陸之類。本篇講的性質完全不同，講的是交戰地的位置，換句話說，就是講對於敵我兩軍因種種關係而發生變化的地形。地形學教程說：「地形影響於軍事甚大，而其價值則雖在同一地形上，多有依敵情及我軍之目的與兵力等而起變化者」，（註一）本篇講的，就是這同一地形上依敵情及我軍之目的與兵力等而其價值發生變化的地形。孫子說：「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趨者」，共舉六種，各種意義，在正文和淺說都解釋得很明白，現在再舉幾個例，作一度補充的說明。

一、通形 比利時對於法德，我東北各省和諾門坎對於日蘇，都是一種通形的地形。所以第一次歐洲大戰，德國就企圖先佔領比利時，日本要侵略東亞和蘇聯爭奪遠東的利益，就先佔我東四省，最近諾門坎的爭奪，也是各想奪得這一片高地，以為敵制敵人的地步。比利時及我東北各省和諾門坎，都可以說是通形的例。

二、挂形 我沿海以及東部各省，對於暴日就是挂形的好例。校長說：「現在他（指暴日）從東海邊頭，深入到幾千里外我國的內地，……欲進則愈陷愈深，要退則到處荆棘，……目前形勢，敵人確已自陷於孫子所稱的「挂形」的境地，真所謂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到了「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的地步了」，（註二）普通所謂進退失據，也可以說就是描寫掛形的狀態。

三、支形 德國西格弗利防綫，和法國馬奇諾防綫的中間地帶，對於德法就是一種支形的地形。所以這次歐戰，德法只有相持，任何一方都不敢輕易出擊。德國受到英法的封鎖不能坐困，想採取攻勢以求速結，也只有向荷蘭盧森堡或比利時各國打假道的主意，英法就只有採取長期封鎖以經濟戰逼迫德國屈服的策略，不敢冒重大犧牲出馬奇諾防綫向德進攻。

四、隘形 河北的蘆溝橋，橫跨永定河上，兩側皆水，只有一橋可通，這是隘形。所以暴日對我們的侵略戰爭，在平津開始爆發的時候。就首先佔領這橋，這是所謂「必盈之以待敵」。又居庸關在平綏路側，有南北二口，相距四十里，北口兩山夾峙，南口環城築垣，也是隘形。平津失陷後，暴日主力進攻平綏線，我軍依據居庸關在南口附近予敵以重大打擊，殲敵甚多，也是「盈之以待敵」的結果。

五、險形 行軍篇第一節，上雨水涑至，絕澗天井天窄天羅天陷天隙，以及險阻蔣濟并生葭葦山林巖蒼等，水陸各種險境，也是一種險地。但那種險地，是講處軍於此，無險可恃，必有為敵擊敗的危險，所以說：「欲涉者待其定也」，「必亟去之」，「必謹覆索之」。這裏所講的險形，是講有險可憑的地形。譬如暴日侵我武漢，我軍就沿長江「利用險峻山地，迭次予敵以重大打擊，

尤以江北之富金山，江南之萬家嶺兩役，殲敵最多，萬家嶺之役，敵第一〇一與一〇六師團，有四聯隊之衆全部殲滅」，（註三）像富金山萬家嶺這些地形，就是險形。

六、遠形 從前交通困難的時候，中國和日本，中間隔着大海，遙遙相對，中日之間的地形，可以說是遠形，所以元世祖征日，無功而返。現在日俄之間，隔着西北利亞和我國東北各省，彼此相距過於遼遠，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因為交戰地在我遼甯省，俄國須要勞師遠征，所以失敗，近來蘇俄積極充實遠東的軍備，預定要達到遠東軍能夠單獨作戰，就是想避免這遠形地形的不利。還有日美兩國，隔着太平洋對峙，太平洋也可以說是日美兩國間的遠形，所以美國只廢止美日商約的經濟戰來打擊日本，日本軍閥雖高唱日美戰爭不可免，但也只是虛聲恫嚇而已，決不敢貿然挑戰，這中國海西北利亞及我東北各省以及太平洋，就是中日日蘇日美間遠形的例。

以上六種地形，有人說隘形險形兩種，因現在科學發達，兵器進步，已經減低了他的價值。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正因為兵器進步更要利用地形，以為掩蔽，以資憑藉，反而增加了他的價值。其餘通形挂形支形遠形四種，完全是因在戰爭中所佔的地位而有不同。同一地形，有時是通形，有時是挂形，又有時是支形或遠形。敵情我軍目的和兵力不同，地形的性質價值也發生變化。

總而言之，地形是死的，地形的性質是因戰爭而變化的，是活的，地形的價值，是因地形的性質而增減的，也是活的，做將領的人們，須要審察，須要活用，所以孫子說：「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趙虛舟說，「六地之要，一言以蔽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就是說地形的性質價值，在能致人而不致於人。憑着各種地形，能不能致人而不致於人，這就在做將領的能不能審察：能不能運用？

(二)做將領的，能夠審察地形，能夠運用地形，但還不一定操必勝之權，還有一個軍隊本身的健全問題。軍隊本身如果不够健全，那一切的地形皆不能有助於戰爭的勝利。一切不健全的原因，大半是在主將，一部份在各級將校，一部份在士兵。孫子列舉六種不健全的情形和其結果說，「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就是說六種敗的原因，都和地形不相干，而是將領們的錯誤。

一、「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統說各級將校，如果不知量力，冒昧的以少擊多，就必至於敗走。
二、「卒強吏弱曰弛」，吏是指下級指揮官，是說下級指揮官懦弱，不善指揮強勇的士卒，必致軍紀廢弛，造成致敗的原因。

三、「吏強卒弱曰陷」，是說懦弱的士卒，不能應強勇的下級指揮官的要求，下級指揮官衝鋒陷陣，

而士卒不能應，結果是必陷於失敗。

- 四、「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是指高級指揮官，高級指揮官忿怒，不服主將節制，遇敵輒以怨讎的心情各自爲戰，主將又不知其能否勝任，這必招致全軍的崩潰。
- 五、「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橫橫曰亂」，是說主將懦弱沒有威嚴，平時對於部下的教育不能認真，對於部下的職務隨意更調，戰時完全違背戰鬥原則，佈置乖方，這是凌亂無序的亂兵。

六、「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是說主將不能正確的判斷敵情，誤以少當衆，以弱擊強，又沒有精銳的預備部隊，這樣作戰是必至於敗北。

上面的第一項，是講各級將校。第二第三兩項，是講士卒和下級指揮官。第四項，是講上級指揮官和主將。第五第六兩項，都是講主將。講到主將和各級將校的智慧，也講到下級指揮官和士卒的勇怯，講到戰時的指揮，也講到平時的教育，講到主將用人，也講到部屬對於主將用人的心理。縱的從主將到士卒，橫的從個人的智慧勇怯到一切用人行政，可以說直人事關係的全部都已講到。簡單的講，就是如果人事方面有一項不健全，戰爭的勝利就不能一定有把握，縱能審察地形，運用地形，也是徒然。我們再拿暴日來做一個說明，暴日以軍閥壓迫的幾百萬軍隊，來和我們整個民族

四萬五千萬人作戰，這何止是「以一擊十」。暴日的士卒和下級指揮官，現在多已厭戰乃至於反戰，這何止是「卒強吏弱」「吏強卒弱」。暴日的高級軍官只知爭功冒賞，不惜國力民命，這何止是「懟而自戰」。暴日的主將驕妄愚昧，不認識時代和世界大勢，平時的教育是侵略教育，人事更調完全聽命於少壯軍人的意志，這何止是「教道不明吏卒無常」。暴日始則誤認中國可以不戰而屈，繼則誤認戰事可以速戰速決，再則誤認外交可以速和速決，今則徬徨無所之了，這又正是「將不能料敵」。暴日這次對中國侵略之兵，是走者，是弛者，是陷者，是崩者，是亂者，是北者，孫子說：「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暴日擾亂東亞的秩序，害人害己，暴日軍閥是要負重大的責任啊！本來這篇是講地形，但孫子要說：「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這就是孫子怕人誤會，只從地形上注意，而忽略了運用智慧注意平時的教育，戰時的敵情，以及一切用人行政的基礎問題。孫子寫完軍爭篇以後，即繼之九變篇，意思是怕人死守原則而不知權變，這裏就怕人只知地利而忘記了人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精誠團結是勝利的左券，所謂「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是知地形不過爲兵之助，是知上將之道要能料敵制勝，能計險阨遠近，仍然是能目光四射，不拘於地形而忽略了其餘一切的意思。孫子說：「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是說主將要在「料敵制勝

計險阨遠近」上注意，要排除任何牽制，不爲任何力量動搖其決心，這是重申九變篇「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戰爭有勝利的把握，雖衆人皆曰無戰，也應該不避愆尤而戰，這就是「進不火名」。戰爭沒有勝利的把握，雖國人皆曰必戰，也應該不邀虛譽而不戰，這就是「退不避罪」。利用地形而不爲地形所拘，平時整軍經武，戰時通於九變，一意惟民族永久的生存是保，國家整個的利益是圖，這才是國家的瑰寶。

(三)第二節是汎論上將之道，對於人事關係的各方面，都已講到。但軍隊的編成，是以士卒爲主體，所以孫子對於統轄士卒的要道不厭求詳，又在這裏再度申說。所謂。「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是說做將領的要以恩信固結軍心，將領愛護士卒能夠像父母愛護子女，自然士卒親附將領能夠像子女依戀父母，「故可與之赴深谿」，「故可與之俱死」，是士卒依戀將領之至。但只是以恩信固結士卒，使士卒有親附之心還不夠，軍隊的本務是戰爭，戰爭的任務，是要有體力有智力有道德能愛羣的人們才能勝任。所以對於士卒，除以恩信固結使其有親附之心以外，還要能夠加以訓練，施之教育，而以賞罰軌範他們的特殊行動，使他們各各成功有能力有道德的份子，然後才能擔當這種重大的責任。否則養而不教，溺愛不明，羣居終日無所事事，甚至蕩闊踰檢肆無忌憚，那就縱能對於將領十分親附，也決無法完成軍隊的本務。十年以前，我國許多軍閥統轄的部隊，就是這樣，

那是私人的家丁，豪富的門勇，只有豢養的私恩，沒有共同的信仰，所以一遇戰爭就望風披靡，不堪一擊。他們並不是不親附他的將領，而是沒有作戰的知識和作戰的能力，這就是孫子說的：「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這節和行軍篇第四節「卒已親附而調不行則不可用也」是一樣的意思。孫子對於士卒的親附，和對於士卒的訓練教育，認為是一樣重要，是用兵的基本問題。

(四)孫子說：「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是說知我軍士卒有親附之心，有作戰之知識與能力，但不知敵之不可擊，這是知己而不知彼，所以勝負之教難以預斷。「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是說知敵之可擊，但不知我軍士卒不親附，而又無作戰之知識與能力，這是知彼而不知己，勝負之數也難預斷。「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是說雖知敵之可擊，又知我軍士卒有親附之心，有作戰之知識與能力，在敵我的士卒方面，可以說是知己知彼了，但不知道挂支隘險遠六種地形，在不利於戰的時候，是不可以戰，結果勝負之數仍難預斷。只有深諳兵略的將領，思慮縝密，計劃周詳，謀定後動，變化無窮，知彼己的士卒，知地形的利害，然後可以獲得全勝。所以孫子說：「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可全」。謀攻篇第六節，孫子也曾說過「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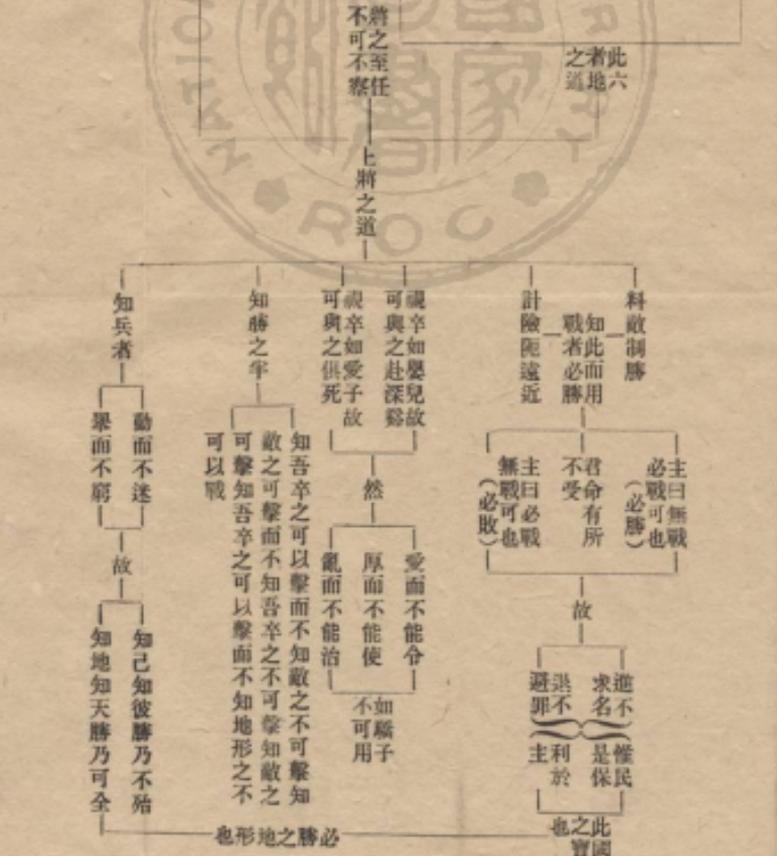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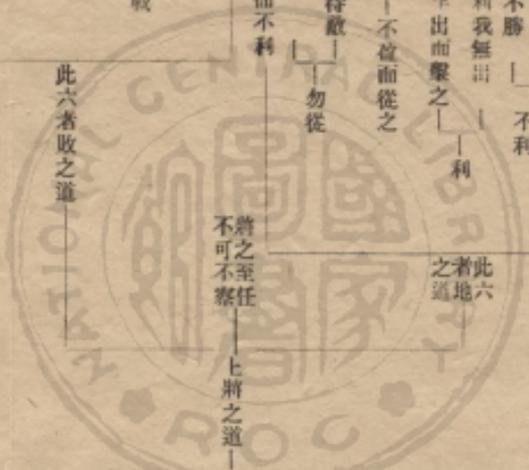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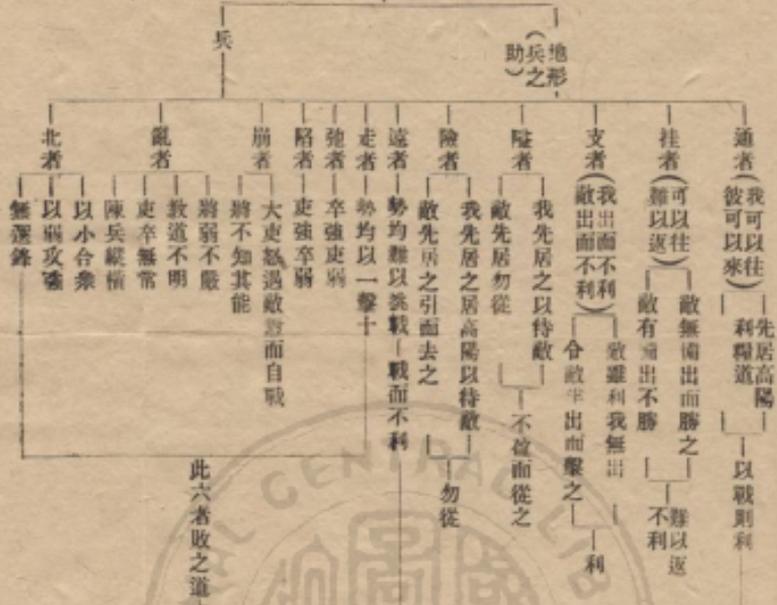
「已知彼百戰不殆」，那裏所指的是彼己兩國外交內政軍事財政等等包括多方面的情況，這裏所說的「知己知彼」，似是重在彼己兩軍士卒的心理知識能力。謀攻篇說的「知己知彼」是政略戰略上的「知己知彼」，這裏說的「知己知彼」是戰術上的「知己知彼」。總而言之，「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凡是關於敵我的情況，無論巨細都有關於戰爭的勝敗，任何事項，任何時期，任何處所，都不可不察，不可不知。只有暴日的軍閥，惟物論者，惟武器論者，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只看見中日的飛機大砲，沒有看見中日的士卒心理。他不知日本士卒對這師出無名的侵略戰爭，替軍閥貪功的冒險舉動，是會厭惡的，是會反對的，這是暴日軍閥的「不知己」。他不知中國士卒對這國民革命的自衛戰爭，替民族圖存的偉大工作，是很英勇的，是很堅強的，這是暴日軍閥的「不知彼」。他更不知離開沿江沿海中國的廣大內地，是儘夠從容建國，是儘夠抵禦外侮，被暴日軍閥欺騙壓迫而來的幾百萬侵略軍隊，是可以往難以返，這是暴日軍閥的「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他犯了孫子兵法的大忌，不知兵而好弄兵，這是狂寇，狂寇就必敗無疑。

(註一)見地形學教程卷一

(註二)見廿八年一月廿一日對五中全會講演詞

(註三)見抗戰建國二週年紀念何部長應欽論文「抗戰二年來之軍事」

地形篇



九地篇第十一 論戰鬥得勝深入敵境之計劃

此一篇，論戰鬥勝利後，深入敵境之計劃，仍以利用地形爲主要也，故以九地名篇。九變篇略舉五種地形，與此篇互有詳略。而此篇九地之外，復有絕地，蓋九變篇意在示爲將者以應變之方，故略舉五地以見例，此篇意在示爲將者以乘勝深入之方，故列舉九地，又申之以絕地，恐爲將者因勝而不設備，則深入敵境必有全軍覆沒之災。宜分八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有死地，論九地之總目也。第二節，自諸侯自戰至爲死地，論九地之性質也。第三節，自是故散地至死地則戰，論九地之作用也。第四節，自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至攻其所不戒，論戰鬥開始時運籌決勝之經過也。第五節，自凡爲客之道至將軍之事，論決勝後深入決死之經過也。第六節，自九地之變至過則從，論深入決死之時尤必設備也。第七節，自是故不知至巧能成事，論戰鬥終結萬全之總計劃也。第八節，自攻舉之日至未，總論戰鬥開始戰鬥決死戰鬥終結三時期之綱要也。而其重要關鍵，皆係乎地形，故以九地名篇。

孫子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

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右第一節，列舉九地之名目也。

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地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右第二節，論九地之性質。自戰其地爲散地者，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入人之地不深爲輕地者，初涉敵境，勢輕，士卒未有鬥志也。我得則利彼得亦利爲爭地者，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爲交地者，道路交錯也，言道路交橫，彼我可以往來也。三屬者，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先至三屬之地，而得天下之衆爲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爲重地者，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遺師返旆，不可得也。山林險阻沮澤

及一切難行之道爲圯地者，不可爲城壘溝隍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者也。由入者隘，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爲圍地者，山川圍繞，入則險隘，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無用也。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者，山川險阻，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此皆解釋九地之性質也。

是故散地則無以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右第三節，論九地之作用也。卽戰鬥與地形所關之原則也。散地則無以戰者，以，與也，無以戰者，無與戰也，以與古通用也，散地無關關，卒易散走，假如我不與戰而敵來攻，則亦不能坐以待斃，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此散地無與戰之妙用也。輕地則無止者，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務，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也。爭地則無攻者，不當攻也，當先至以爲利也。交地則無絕者，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衢地則合交者，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他國，必先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

彼失其黨，諸國犄角，敵人莫當也。重地則掠者，因糧於敵也，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也。然近時學說，恆以徵發爲行軍要素，定以軍用價目，招致商賈，則四民不擾，阻力潛消，而在敵地尤爲緊要，若肆行抄掠，則商賈裹足，是自絕其糧道也，此古法之不可行者也。圯地則行者，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圍地則謀者，險阻之地與敵相持，當用奇險詭譎之謀，方可以免難也。死地則戰者，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惟有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絕去生念，砥甲礪刃，併氣積力，死中求生，人人自戰也。此一節，備論九地與戰鬥之原則，示爲將者遇此種戰況，當顧慮地形，而不可誤其原則也。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右第四節，論戰鬥開始時，運籌決勝之經過也。言爲將者，能顧慮九地之種種危險，而籌運於中，能使敵人不相及，不相恃，不相救，不相扶，不集，不齊，則必能合於利而勝矣。卽

令敵衆然而來攻，而我復占先制之利，奪其所愛，乘其不及，擊其不虞，攻其不戒，亦可以決勝矣。此一節之大旨也，不相及者，設奇伏以衝掩之，前後不相顧也，不相恃者敵情驚擾也，驕而不集，合而不齊者，多設疑事，聲東擊西，使其上下驚擾，離而不能合，雖合亦不能齊也。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則止者，言雖能使敵若此，然亦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也。假如敵衆營而來攻，則必先將所恃之利而奪之，或據其便地，或略其田野，或利其糧道，自然進退聽命於我矣。總而言之，兵情主速，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此一節，言用兵要旨宜先宜速。戰鬥開始時，運籌帷幄之中，苟能避去九地之種種危險，而能占先制之利，以神速為主，必能決勝於千里之外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劓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右第五節，論決勝後深入決死之經過也。戰鬥既得勝利，自以深入決死爲要素。故此節之首，卽標明深入則專四字，以下所論，皆深入決死時之決心，處置，理由，以及將軍之心得也。宜分四段讀之。

(甲) 決心

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者，使主人不能禦也。

(乙) 處置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者，此給養之處置也。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所謂氣盛力積，加以謀慮，不使敵測也，此攻勢防禦之處置也。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者，雖死不敗也。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者，人在死地，不得不盡力也。此攻擊之處置也。

(丙)理由

兵士甚陷則不懼者，三軍同心則不懼也。無所往則固者，無生路則固也。深入無所適，則如拘繫也。不得已則必須力鬥也。此決死之理由也。

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搜索而自得於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至死無有異志，此死中求生之理由也。

吾士不顧財貨，非惡財之多也。不苟全性命，非惡壽之多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臥未嘗不涕泣漣漣，然而投之無所往，則人人皆有諸虜之勇。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吳越同舟，左右相救，此人情樂生惡死之理由也。

總以上各種理由，簡練而揣摩之，皆將軍之要務，故下文卽論將軍之心得。

(丁)將軍之心得

方馬者，縛馬之足以爲固也，埋輪者，埋車之輪示以不動也，然而未足恃也，何也？不足以維繫軍心也。欲維繫軍心，必以軍政統一爲主。統一之效有三。一日，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軍政一律整飭也。二日，三軍強弱，皆成一勢，此地形兵器一律利用也。三日，指揮三軍，如牽一夫之手，此命令一律服從也。此三者，軍政統一之效也。所以爲將軍者必靜，靜則不擾也。必幽，幽則不測也。必正，正則不疑也。必治，治則不亂也。此將軍治己之學也。而其治人之學則在愚士卒之耳目，使之但知服從命令，其他不使之知也。已行之事有當易者，已施之謀有當革者，但使軍士服從其命令，不可使之識其理由也。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亦但使軍士服從其命令，不令使之知其情也。帥與之臨陣之期，命令所示，如登高而去梯，可進而不可退也。帥與之深入敵地，命令既發，如省括而發機，可往而不可返也。焚舟破釜，示以必死，命令惟行，若驅羣羊往來，不能使之知攻取之端也。總而言之，無非聚三軍之衆而投之於險，使由之而不使知之，此將軍之心得也。此一節，皆決勝以後深入敵地決死之經過。分此四段讀之，則條理秩然矣。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

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過則從。

右第六節，因上文專論深入則專。故此節論深入則死之時，尤必兼顧九地之變，而設其備，庶乎可以死中求生也。故就第三節九地之作用而申言其種種變通利用之方，其大旨亦不外乎屈伸之利人情之理而已。第五節言爲客之道於死中求生，仍在深明九地之變，故此又列舉九地之變也。蓋以九地有可屈可伸之常理，不可不察也。深入則專固，淺入則散歸，此人情之常理。行軍作戰，不盡在散地也，但使去國越境而師，則入絕地矣。絕地不列入九地之內者，因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之於九地之外，而九地之中不列其數也。遇四達之衢，則入衢地矣。深入乎敵境，則入重地矣，淺入乎敵境，則入輕地矣。遇背固前隘之地，則入圍地矣。左右前後窮無所之，則入死地矣。其不言爭地交地圯地者，舉此可以隅反也。

然則入此種九地，苟不臨機應變而設之備，則死中不能求生矣。故遇敵地，則當齊一士卒之心志。遇輕地，則當使士卒相聯屬以備不虞。遇爭地，則當疾趨敵人之後，因敵向我爭利，其後必虛，趨其後，則彼必還救，而所爭者爲我所得矣。遇交地，則謹守，懼敵襲我也。遇衝地則結交諸侯，使之牢固以助我也。遇重地，則當繼其糧食，不可使絕也。遇圯地，則當疾過而去，不可留也。遇圍地，則當塞其闕，示以不欲走之意，因敵人圍師必闕也。遇死地，則當示以不活者，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此皆因九地之變，示以死中求生之方，其大旨亦不外乎屈伸之利人情之理而已。所以爲將軍者，必深知兵之情。然則兵之情如何？簡而言之曰，兵在圍地則同心守禦。不得已則悉力而鬥。陷之於過甚之地，則所謀無不從也。此一節，爲死中求生之道，特申言九地之作用，而示以種種設備之方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

按諸家於「四五者」三字，均無所發明。而曹公張預均謂四五爲九地之利，以四加五爲九，然

古人文字向無此體例，且近於兒戲，不可從也。考明人茅元儀孫子兵訣評作「此三者」可見「四五者」爲「此三者」之訛，蓋傳寫時誤「此」爲「四」誤「三」爲「五」，篆書形體相近也。所謂三者，卽上文預交行軍地利三句，其說良是。行軍篇井生葭葦，諸家皆以井爲并字之訛，其說猶是也。

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

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墜。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勢，在於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右第七節，論戰鬥終結之總計劃，一言以蔽之曰，巧能成事而已。軍爭篇已言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而此復言之者，意謂欲以巧成事者，仍必以此三者爲先務。預交者即謀攻篇之要旨，行軍者即行軍篇之要旨，得地利者即地形篇之要旨也。此三者，有一不知，則必敗矣，故曰非霸王之兵也。衆不得聚者，能知敵謀，能得地利，使之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之衆不能聚矣。此即謀攻篇之所謂伐謀也。威加於敵，則旁國懼，而交不得合也。此即謀攻篇之所謂伐交也。此對於大國而言之也。不爭天下之交者，絕天下之交也。不養天下之權者，奪天下之權也。亦伐謀伐交之謂也。伸己之威，拔其城，墜其國，即伐兵攻城之謂也。此對於列國而言也。施無

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者，拔城變國之時，賞罰威令，均宜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也。此二者緊急時之軍法軍政也。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者，賞罰明則用多如用寡也。卽上文齊勇若一，剛柔皆得，攜手若使一人之謂也。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者，但用以戰不告以謀也。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者，但用之於利，不令知害也。此二者卽上文使之無知，使人無識，使人不得慮之謂也。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此卽上文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等不得，士人盡力之謂也。順詳敵之意者，詳，佯也，佯法佯弱佯亂佯北以誘敵人，卽計篇之詭道也。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者，言用兵者能完全以上之種種計劃，則可以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此所謂霸王之兵也。然此種計劃，仍不外乎以上十餘篇之原則。總而言之惟巧用之乃能成事，故以此一節爲戰鬥終結之總計劃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沃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右第八節，總論戰鬥開始戰鬥決死戰鬥終結三時期之綱要也。當戰鬥開始之時，一則當夷關拆符無通其使，若今交戰國宣戰後，則公使下旗回國之例也。二則當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誅者治也，卽計畫所謂廟算也，磨勵妙勝之策，以言成其事也。當戰鬥決死之時，一則當乘敵人有閒隙之時而急入之，此卽詭道之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二則當先奪敵人所愛，利便之處而微露師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使誤其期也，卽軍爭篇之以迂爲直之義也。當戰鬥終結之時則當踐履戰鬥之矩繩墨，隨敵之形而與之決戰，卽上文善用兵者如率然之謂也。此一節，卽發明上文巧能成事之總綱，仍當於此三時之間深致意也。末復以處女脫兔二者，極力形容巧字之義。始如處女者，卽形篇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之義也，後如脫兔者，卽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之義也。敵人開戶者，無備也。敵不及拒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此皆形容巧能成事之巧也。學者苟能於戰鬥開始戰鬥決死戰鬥終結之三時期，神明於九地之變而利用之卽霸王之兵也。

【補解】

「地形影響於軍事甚大」前篇已經說過，孫子在本書中常常提到，尤其軍爭篇起，每篇都講到利用地形，但其意義是各不相同。軍爭篇是教人用兵要機動，但不能不顧慮地形。九變篇是教人雖當利用地形，但不可不知權變，行軍篇是教人行軍時，遇着各種地形的處置方法。地形篇是教人戰鬥開始時，須依據地形的價值選擇預想戰場。本篇九地篇，是教人戰鬥進展的時候，遇着各種地形應

該怎樣決心，怎樣處置，以取得最後的勝利。趙虛舟說：「上篇地形之地，排兵佈陳之地也，以寬狹險易言之，九地之地侵伐所至之地也，以淺深輕重言之。」（註一）所謂排兵布陳，就是戰鬥才開始，尚有選擇的餘裕。所謂侵伐所至，就是戰鬥既進展，已無選擇的可能。時間不同，因而應付的方法各異，能選擇時當然盡量選擇，無法選擇時也不能不有妥善的應付方法。譬如當暴日發動侵略戰爭開始之時，他可以選擇平津做戰場，也可以選擇上海做戰場，以後還可以選擇廣州做戰場。到了我們第二期抗戰的時期，他就沒有選擇的可能了。現在他正在那裏勞思焦慮，想他的應付方法，但是他不能想得通，那就大成問題，本篇講的地形，雖和上篇所講同為關於戰地的位置，但這是處在無法選擇時的種種應付方法。現在把本篇的：

（一）（二）（三）節和第（六）節的一段，製成一表，就明白孫子遇着無法選擇的各種地形，應付的方法是怎樣？換句話說，就是決心和處置是怎樣？

九地的名目	九地的性質	決心	處置
一、散地	諸侯自戰其地者	則無以戰	吾將一其志
二、輕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	則無止	吾將使之屬

三、爭地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	則無攻	吾將趨其後
四、交地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	則無絕	吾將謹其守
五、衢地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	則合交	吾將固其結
六、重地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	則掠	吾將繼其食
七、圯地	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	則行	吾將進其塗
八、圍地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	則謀	吾將塞其闕
九、死地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	則戰	吾將示之以不活

現在把這次中日戰爭，敵我決心處置，來對於九地再做一度說明。

一、散地 我們是「自戰其地」，是散地。原則是「無以戰」，所以我們的決心是不輕易和敵決戰。原則應該「一其志」，所以我們的處置，必先精神總動員以一我們軍民的鬥志。

二、輕地 暴日第一期侵戰，是「入人之地而不深」，是輕地。原則是「無止」，但暴日錯估計了，以為佔領我們首都，就可以使我們屈服，所以他在南京停止了。原則應該是「使之屬」，所以暴日的處置，是打通平綏打通津浦以及希圖打通隴海打通平漢粵漢，聯屬他南北各戰場的部隊。

三、爭地 戰區各處，都是敵我相爭之地，是「我得則利彼得亦利」之地。原則是「無攻」，現在既被敵人佔領，所以我們的決心，是暫不作正面的反攻。原則應該是「趨其後」，所以我們的處置，是正規軍和游擊隊配合，在敵人佔領區域內活動，變敵後方爲我前方。

四、交地 暴日現在佔領的區域，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是交地。原則是「無絕」，暴日的所謂掃蕩計劃粉碎以後，他似乎是想依照這原則決心，不敢再希望杜絕我們的往來。原則應該是「謹其守」，所以暴日的處置，是死守據點而不敢亂動。

五、衢地 緬甸，安南，西北利亞，是「諸侯之地」，是衢地。原則是「合交」，所以我們的國策，是認清敵人只是暴日一個。原則應該是「固其結」，所以我們的處置是以不變應萬變，儘管國際間變幻詭譎，我們對於歐美各國邦交是始終如一。

六、重地 暴日現在已經「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是深入重地。原則是「掠」，是「繼其食」，所以敵人在我們戰區，正在大掠特掠，想接濟他的軍食，並救濟他資源的崩潰，但因我們戰區的封鎖政策，所得也很有限。

七、圯地 暴日已經是進入了山西鄂中湘北等「山林險阻沮澤難行之道」，是進了圯地。原則是「行」，是「進其塗」，但暴日欲行不得，欲進不能。

八、圍地 暴日已經進入了險阻之地與我相持，陷於可以往難以返的挂形，和「所從入者隘所從歸者迂」的圍地相當。原則是「謀」是「塞其闕」，但暴日已無法逞其狡謀，處處受我襲擊，更無法塞其闕。

九、死地 暴日已處於「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的死地。原則是「戰」，是「示之以不活」，但暴日的士兵厭戰，暴日的士兵深懼不活。

上面散地，爭地，衢地，是我們依據孫子的原則，下決心，定處置，來抵抗暴日。輕地，交地，是暴日依據孫子的原則，下決心，定處置，來侵略我們。其效果都可以說屢驗不爽。獨有現在敵人深陷於重地，圯地，圍地，死地，敵人雖想依據孫子的原則，延其殘喘，拔其泥足，圖謀所以死中求生之道，而其結果將必大反其所期。這不是孫子的原則不正確，而是暴日忘却了孫子的原則，還有一個大前提。什麼是孫子的大前提？就是「令民與上同意」，就是「道」，就是「主義」。孫子全書，都是為有道之國有主義之國立言。有主義的國家，民衆與上同意，戰鬥原則自然無往而不準，並且還能逆用各種原則而制勝。暴日是無主義的國家，是侵略的國家，民衆士卒的正義感，當然不易為少數軍閥完全麻醉，在他多數軍民厭戰反戰的情緒之下，孫子許多原則，暴日當然是無法應用。所以暴日現在陷於重地，圯地，圍地，死地，雖欲依據孫子的原則作最後掙扎，而其終將覆亡，乃

必然的結果。不過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篑之功，尚須吾人極大的努力，而敵人困獸之鬥，也不能不作虎兕出柙之防。

(四)前節最後講的是「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人說，「謀定而後戰」，「謀」與「戰」原是戰爭的本務。所謂圍地則謀，不過是陷於圍地，需要特殊的計謀始能脫圍。所謂死地則戰，也是說陷於死地，須經艱苦的戰鬥始能獲生。語氣加重，促人注意而已，並無其他含義。然而謀戰的目的，是要達到孫子說的「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雖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這是要旨，這是原則。運用奇正虛實之法，使敵軍不相及，不相恃，巧於用間，使敵將不相救，不相扶。多方宣傳，使敵卒不集，不齊。事事設謀，處處慎戰，總以有利於我而動，無利於我而止。站在主動地位，把握住敵人的弱點，而以謀以戰。孫子說：「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有何？」是說假使敵人先立於主動地位，以整齊的陣勢向我進攻，應當怎樣應付？孫子的方法，是先選擇敵人利害關係最切之點，攻擊而佔領之，包圍而封鎖之，或持久以消耗之，就可以迫敵人仍處於被動，而爲我所左右。這就是孫子說的：「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所謂「所愛」，在軍事上，是重要的據點，重要的連絡綫。在經濟上，是工業中心地，重要資源地和金融重心地。在政治上，是政府所在地，和國際交通綫。諸如此類，不勝枚

舉，而這些都是人所易知的「所愛」，尚有常人所難知的「所愛」。譬如暴日人口稀少，消耗他的人力，就是奪他的「所愛」。暴日資源缺乏，消耗他的財力，就是奪他的「所愛」。所以這次暴日以整齊的陣勢向我進攻，一方面他似已佔領我們若干重要點線，而在另一方面，傷亡一百餘萬壯年的人力，損失二百餘億寶貴的財力，他的「所愛」已經為我所奪，已經不得不聽命於我。所謂「處理中國事件」，「結束中日事變」，暴日是已處於被動地位，沒有主動的能力了。要能奪敵「所愛」，使敵聽命於我，最重要是決心迅速，處置迅速，不失時機，出敵不意，攻敵無備，這就是孫子說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計篇第三節的「出其不意」就是「乘人之不及」，是在時間上乘敵人不注意。「攻其無備」，就是「攻其所不戒」，是在空間上攻擊敵人沒有設備之地。虛實篇第二節的「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入之地也」，就是「由不虞之道」，是以實力搗敵之虛，進軍於敵人空虛之地，總而言之，是乘虛而入。而這些動作，仍須迅速，不失時機，才能成功，所以說「兵之情主速」。軍爭篇第一節的「後人發先人至」，也是能不失時機佔敵先着，能迅速的意思。其他如「兵聞抽速」，如「速而不可及」，如「其疾如風」，「亟去無留」，「疾戰則存」，孫子認定兵貴迅速的意思，是隨處可見，不過到這裏才明白指示出來。戰鬥綱要的「出敵不意，為臨機制勝之要道……以疾風迅雷之勢，使敵不遑應付為要」，（註二）也和孫子「兵之情主速」幾句，

可以互相發明。能夠做到臨機制勝，就能夠做到「先奪其所愛則驕」，就算做到「合於利而動」，就可以達到謀與戰的目的。暴日侵略之兵，以席卷之勢，狼奔豕突而來，我以積弱之國，當彼強寇，所幸就能臨機制勝，奪取敵人「所愛」的人力財力，持久以消耗之，變被動而爲主動，這可以說是應用孫子的原則神而明之了。

(五)我們再就攻擊軍方面來講，當他在戰鬥上得到若干勝利的時候，他必定是逐次前進。前進到相當程度，就變成了深入。離開自己本土愈遠，入人之地就愈深，於是環境日非，主客異勢，而處這客軍的地位，軍心自然專一，鬥志自然堅強。反之，處於主軍地位的軍心，就比較渙散，鬥志就比較薄弱。假使沒有別的條件，主客兩軍的戰鬥，多半是主軍敗而客軍勝。這就是孫子說的：「凡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前面所說，敵人困獸之鬥，不能不作虎兕出柙之防，所慮就在於此。好在暴日是侵略戰，我們是自衛戰，敵無道而我有道，這一條件關係非常重要，所以敵人的軍心和我們的軍心，又剛剛處在和孫子所說相反的情形。前提不同，結論自異，孫子的原則，到底是有錯誤。我們又假定沒有別的條件，照孫子的原則，深入的客軍，第一重要的，是給養的補充。「掠於饒野二軍足食」，就是重地則掠，就是因糧於敵。我們的敵人暴日，現在正在做這項工作。第二重要的，是兵力的休養，和繼續作戰的計劃。「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

可測」，就是圍地則謀，就是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暴日也正在企圖節省兵力的疲勞，並勞思焦慮的設謀。第三，是振作士氣以求決戰。「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就是死地則戰，就是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暴日也正在那裏想鼓起他衰竭的士氣，運用險勢短節來作最後的掙扎。照正常的道理，有道之國，有主義之國，發動的仁義之師，他的對方當然是有自侮自伐招致外侮之道，這種有道的有主義的攻擊者，深入為客的時候，他的官兵受一種正義的驅使，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慰安，當然是愈深入，愈勇敢，愈固結，團體愈堅，鬥志愈強，這是一種羣衆心理，也可以說理直所以氣壯。孫子說「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鬥，」就是這個道理。這就是「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的原因，有了這種原因，自然全軍皆能明瞭死中求生之理，而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專意作戰，只要禁絕一切搖惑軍心的妖祥之言，官兵的心理始終不至發生變化。所以孫子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軍心到了至死無所之，自然許多任務都能達到。前面說的客軍深入後幾項重要事件，也就容易完成。孫子對於人類的心理，非常透澈，上面所說，都是根據官兵的心理。他說：「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將之勇也，」這是士兵心理的說明，也就是人類心理的說明。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如

果同遭受極危險的境遇，縱然平時互相仇視之人，也必能釋嫌修好，相扶相助，孫子說：「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就是拿吳越人同舟相救，來喻深入客地的軍心必能團結，拿「率然」來喻客軍作戰必能協同動作，至死無所之，這都是人之常情，人類普遍的心理。

因此，不能以正義驅使他的軍隊，不能給予他的官兵以精神上的慰安，而往然藉高壓力量以維繫軍心的，是決不足恃，這是孫子說的：「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暴日現在就是這樣，我們優待俘虜，優待降卒，暴日的士兵沒有必死之必要，所以他的官兵不能像吳越人之同舟相救，不能像「率然」之首尾相應。「齊勇若一政之道也」，是說要軍隊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是政治的道理，要從政治上去追求。換句話說，就是要政治上有道，政治上有主義，然後民與上同意，願為國效死。其次「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是說深入敵地的客軍，能夠利用種種地形，或攻或守，或謀或戰，無人而不自得。這兩句所以放在「齊勇若一政之道也」之後，意思是說要有主義的軍隊，然後才能利用地形，才能得地之利。優秀的將領，懂得政治的要道，能夠利用地形，洞悉官兵心理，順其自然之情，使之不能自己，所以能夠胸有成竹指揮若定，這就是孫子說的：「故善用兵者，兼手若使一人，不

得己也。」暴日的將領，第一是不懂政治，只是野心勃勃，侵略他人。第二是不明人類心理，只是高壓手段，強人所不欲，所以一經深入，就左支右絀莫知所措。原來統兵將領的性格，是要凝靜深沉，是要嚴正不亂，並須能使部下忠誠信仰，絕對服從，然後才能指揮三軍，深入敵境；這就是孫子說的：「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不過在國民知識水平普遍增高的現代，士卒鑒別力加強，要愚士卒的耳目使之無知，使人無識，使人不得慮，仍必須從正義的立場努力宣傳，啓發國民的自覺自信，然後始能驅之若羣羊。否則違反前提，而想應用孫子兵法的原則，必定無有是處。

(六)總而言之，戰爭有了可勝的前提，就是計篇五校之計的道天地將法，尤其是「道」，是「主義」，軍民都有堅確的信仰，在精神上算是已經築起了很鞏固的基礎，所以到了戰爭進展以後，無論遇着任何地形，陷於任何難境，官兵的心情決不會悔恨怨忿，來追論戰爭發生的原因。卽或追論，也只有加深他的敵愾，增益他的信念。只要指揮官沉着敏慧，能順着地形的變化，詳審應屈應伸的利害，指揮官之心理就是全部官兵之心理，所謂此心同此理同，這就是孫子說的：「九地之變，

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所謂「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這也是人情，只要指揮官善用其專，而預防其散。不過戰例上，仍復有淺固散，深更散的事實，這不能對於孫子的原則有所懷疑，這是士卒精神上的基礎不固，遇着困苦艱難的境地，就對戰爭的原因發生疑問。像暴日侵略的軍隊，到了我們第二期抗戰，飽嘗到我們英勇禦侮的滋味，欲進不能，欲退不可，茫茫大地，竟成了他們的葬身之所，生命線乎？死命線乎？不由不反躬自問，不由不悔恨怨忿，這是暴日的軍隊深入我國國境以後，他的軍心更加渙散，乃至於厭戰反戰，空氣日益濃厚的理由。不是孫子的原則不對，而是暴日的條件不合。「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衝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孫子的意思，是說去國越境而師，本已入於絕地，而絕地之中仍然有衝地，重地，輕地，圍地，死地，種種地形。這些地形的應付方法，並無二致，都不外兵之情而已。換句話說，就是都不外人之常情，人類普通的心理而已。所以說：「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過則從」。但也有守禦之意不固，戰鬥之志不堅，服從之情不篤，視之似出乎人情之外，其實仍在於人情之中，這就是侵略軍隊，受欺騙的士卒，被壓迫的士卒，對自己的暴行發生了自覺，對人類的正義觸動了同情，不久的將來，我們或可在暴日軍隊中發現這種人類應有的事蹟。

(七)現在再照人類普通的心理來講，深入客軍的「兵之情」固然是「圍則律，不得已則鬥，過則從，」但是主軍外援的有無，敵境地形的險易，以及鄉導的重要，仍不能不十分注意。否則就是困守，就是死鬥，終不能獲得最後之勝利。所以孫子繼續的說：「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這幾句曾見於軍爭篇第二節，那裏是說戰爭雖要佔先制之利，而這三項要件不能不同時考慮，否則就陷於荒唐冒失。這裏是說戰事進展，深入敵境之後，雖必能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過則從，而這三項要件，仍不能不十分注意，否則就是困守是死鬥。所以又說：「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就是說有一不知，就不能獲得勝利，就不是戰必勝攻必取的霸王之兵。春秋時代，諸侯爭為霸王，而其互相競爭的方法，是比較武力的強弱大小。擁有強大武力的諸侯，能夠壓服武力弱小的諸侯，戰勝立威，就是霸王，所以說「取威定霸」，所以霸王之兵，是戰必勝攻必取。假使不知諸侯之謀，或不知地形，或不用鄉導，因而戰不勝攻不取，那就非霸王之兵了。這是春秋時代諸侯競相征伐的一種惡劣風氣，不料二千餘年以後的現代，仍有這樣思想落伍的暴日軍閥，毫不認識時代精神，竟想襲幾千年前春秋諸侯爭霸的故技，硬以武力來取威。可惜他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防止世界各國對我的同情。不知地形，不明白他已經深陷於進退維谷的挂形。真是驕妄已極，愚昧已極。並且孫子所謂霸王，仍是有道之王，所謂霸

王之兵，仍是有主義之兵，以有道之王的有道之國，用有主義之兵而伐無道，又能知敵謀，得地利，雖所伐之國爲大國，也自然能伐其謀，使其無法抗拒，自然能伐其交，使各國諸侯不予聲援，像這樣的有道之主，有主義之兵，當然不必一定和敵爭與國，不必有所倚賴於諸侯，換句話說就是縱橫捭闔之術不足貴，合縱連橫之說不足信，只須伸張自己的信念，發揚自己的權威，一定可以拔人之城，墮人之國。這是孫子說的：「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的意思。孫子本抱着悲天憫人之懷，著這部兵法是以衛道衛人類爲目的，是孔孟一流人物，但「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一般人都認定儒家是尊王賤霸，孫字在這裏對於霸王如此推重，豈不與孔孟背道而馳？其實孟子雖曾說過：「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但這也不過是孟子希望齊宣王取法乎上的意思，不然，孔子頌揚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豈有不知？孔子且未賤霸，孟子更何嘗賤霸，這是後儒的咬文嚼字，所謂「一切似是而非的尊孔論辨，爭道統的混戰」。（註三）尊王賤霸的賤字，應該作次字解，尊王賤霸，改爲尊王次霸，那就不至於發生誤會，發生混戰了。再就孫子的本意來講，孫子也並非有故意推重霸王之意，不過當時的諸侯，埋頭戰爭，銳意爭霸，孔孟之仁義，墨翟之兼愛，俱不足以變更諸侯的心理，

以孫子也只好就兵言兵，就霸言霸，運用他的辯證方法，來誘導各國諸侯踏上仁愛的大道。孔孟是從正面教各國諸侯做到「仁者無敵」，孫子是從側面引各國諸侯達到「仁者無敵」，孫子與孔孟只是方法不同，而不是根本有異，更不是背道而馳，這不能不略加說明。

所謂「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這是說深入敵境的將領，應該不拘常制，能通權達變，根據當前的事實，施行賞罰，發布號令，總以達到指揮三軍若指揮一人之便利敏捷為務，這是關於賞罰號令的決定。所謂「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這是說深入敵境的士卒，指揮官只須令其行動，不可告以理由。只須使其認識於我有利方面，不可使其覺察於我有害方面，這是關於指揮士卒的技術。所謂「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這是說深入敵境，官兵的心理，必深陷於極危殆的境遇，然後始能認識勝敗之影響重大，齊心協力，一致奮鬥，指揮官必須善於運用這種心理以轉危為安，化險為夷，而爭取戰果，這是關於官兵心理的揣摩。以上賞罰號令，指揮技術，和揣摩官兵的心理三項，都是屬於己軍的事項。所謂「故為兵之勢，在於順詳敵之意」，這是說深入敵境以後，更須針對敵人的企圖，運用奇正虛實之法，以造成有利於我的兵勢，這是屬於應付敵軍的事項。己軍的處置，敵軍的應付，都能妥適，然後併氣積力，向敵攻擊，客軍雖深入敵境千里之道，終能獲得奪旗斬將之利，這沒有別

的，就是能將對己對人各種方法運用純熟而已，這是孫子說的：「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仍然是計篇「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和地形篇「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的意思。

（八）從軍爭篇第七，而九變，行軍、地形、乃至本第九地，都是講的戰爭本身各種問題，就是從戰爭開始，戰爭進展，乃至戰爭終結，作戰經過當中所有應遵守的原則，應顧慮的事件，應明瞭的權變，以及行軍駐軍攻擊防禦種種動作，所應注意的敵情地形斥候士氣等等，可以說無所不包，現在簡單的歸納起來：

第一、要封鎖國境與敵相通的道路，禁止通行，召回使節，這就是「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封無通其使」，意思是防止間諜的活動。這在現代國際道德墮落的時候，不宜而戰，被侵略的國家，常有不及封鎖的危險。「九一八」瀋陽北大營之役，「七七」盧溝橋之役，「一二八」「八一三」上海之役，暴日一方面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一方面說是地方事件，而他們的使館人員、商人、僑民，以及明目張胆的特務機關，都是他的間諜，夷關拆符的工作，真是困難萬分。

第二、要立刻組織國防政府，以處理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一切重大事件，務使國內各方面皆合於戰時的要求，尤其政府的權力要集中，行政效率要提高，人力財力物力統都要嚴密統制合理管理。

這就是「屬於廳廟之上以誅其事」。其中關於最高戰略的決定，更是這廳廟之上——國防政府重大的任務。

乙、戰鬥進展的時候

第一、要能佔先制之利，乘敵人的虛隙，迅速進攻，無任敵人有充分準備的工夫。這就是「敵人開闢必亟入之」。但若敵人軍事上沒有虛隙，像現在英法和德國一樣，那就要在軍事以外去找敵人的弱點，英法對鎖德國海上交通，就是找着德國需要仰賴國外資源接濟的緣故，也可說是「敵人開闢必亟入之」的應用。

第二、要選擇敵人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最關重要之點，在時間上先作一度虛偽的宣傳，使敵人誤以為真，然後狠機動的佔領之封鎖之，這就是「先其所愛微與之期」。或者在空間上作虛偽的宣傳，聲東擊西，使敵不知所守，這也是「先其所愛微與之期」的意思。

丙、戰爭終結的時候

第一、要遵守各種戰鬥原則，隨着種種地形敵情的變化，巧於運用，以爭此最後五分鐘的勝利，這就是「踐墨隨敵以決戰事」。這一項最重要的，是統帥決戰機會的觀察力，和沉毅堅強的忍耐力。決戰機會已到，必須能迅速的把握住。決戰機會未到，必須能沉毅的耐守着。現代武器進步，戰

術進步，決戰機需要長時間的等待，這種忍耐力的作用，就更表現他的重要性。再再總結起來說，在戰爭開始以前，一切都要祕密周到，使敵無知，使敵無備，這就是孫子說的：「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到戰爭開始後，一切都要迅速確實，出敵不意，使敵不及，這就是孫子說的：「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祕密，周到，迅速，確實，是戰鬥最重要的原則，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關鍵。

以本篇在全書中，是佔很重要的地位，以前各篇原則，本篇多有述及，可以當作計篇以後十篇的概說。尤其軍爭，九變，行軍，地形，幾篇的要旨，更特別有所闡明。最後「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四句，又可說是本篇的結論。作戰能「始如處女」「後如脫兔」一定是無往而不利。在現代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就是政治經濟外交一切的一切，都要能「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然後才能成爲一個完全獨立自由的國家。否則不是政治上仰人鼻息，就是經濟上做人附庸，或是外交上隨人俯仰，孫子兵法真是可以應用到任何方面，不止是兵法而已啊！

（註一）見趙註孫子十三篇卷五

（註二）見戰鬥綱要草案綱領第九

（註三）見三民主義之哲學基礎

用兵

險地（諸侯自戰其地者）——故無戰——吾將一其志
 輕地（入人之地不深者）——故無止——吾利使之屬
 爭地（彼我有利者）——故無攻——吾將趨其後
 交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故無絕——吾將謹其守
 衢地（四通之地）——則合交——吾將固其結
 重地（入敵國已深之地）——則掠——吾將聚其食
 圯地（凡無行之道者）——則行——吾將進其途
 圍地（險固之地）——則謀——吾將塞其關
 死地（無所往之地）——則戰——吾將示之以不活

故是

若不知諸侯之謀
 不能預交
 不知地形
 不能行軍
 不用導不能
 不得地利

故

善用兵者其術

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使衆寡不相恃
 使貴賤不相救
 使上下不相收
 使卒雖而不集
 使兵合而不齊

合於利而動
 若敵衆整而
 來攻——先奪
 其所受
 不合於利而
 止

兵之情

乘人之不及
 由不虞之道
 攻其所不戒

主速

客戰

深入則

測為不可

軍食足

養而勿勞

井氣積力

運兵計謀

所往之無

兵卒其陷

則不權

無所往則

入深則拘

故

死且不

北不得已

則門

故是

兵不修而戒

不求則得

不約而親

不合而信

至死無所之

若使一人（率然之勢）
 不得已

剛柔皆得

地之理

政之道

剛柔皆得

將軍之事

能息士卒之耳目
 靜以幽
 正以治

衆不得聚

伐大國則其

衆不得聚

是故

信己之私

威可破

國可圍

威可破

霸王之兵

威加於敵則
 其交不得合

施無法之賞

懸無政之令

犯三軍之衆

若使一人

犯之以事

勿告以言

犯之以利

勿告以害

夷關折符

無通其使

國於廊廟

之上以誅其事

敵人間闖

必亟人之

先其所受

微與之期

踐墨隨敵

以決戰爭

是故

始如處女

敵人開戶

必勝

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

用兵之事

在順祥敵之意
 （兵之事）

是故政舉之日

先其所受

微與之期

踐墨隨敵

以決戰爭

是故

始如處女

敵人開戶

必勝

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

將軍之事

能息士卒之耳目
 靜以幽
 正以治

衆不得聚

伐大國則其

衆不得聚

是故

信己之私

威可破

國可圍

威可破

霸王之兵

威加於敵則
 其交不得合

施無法之賞

懸無政之令

犯三軍之衆

若使一人

犯之以事

勿告以言

犯之以利

勿告以害

夷關折符

無通其使

國於廊廟

之上以誅其事

敵人間闖

必亟人之

先其所受

微與之期

踐墨隨敵

以決戰爭

是故

始如處女

敵人開戶

必勝

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

將軍之事

能息士卒之耳目
 靜以幽
 正以治

衆不得聚

伐大國則其

衆不得聚

是故

信己之私

威可破

國可圍

火攻篇第十三 論火攻之計畫

（王哲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

此一篇，論以火力補助兵力之不及，而深戒後世之濫用火攻也。蓋以兵凶戰危，而火攻則尤為危險，故此篇三致意焉，仁將之用心也。宜分四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火隊，言火攻之種類也。第二節，自行火必有因至風起之日，言火攻之預備也。第三節，自凡火攻至不可以種，論火攻之原則勝於水攻也。第四節，自戰勝攻取至末，論火攻不可濫用，此即首篇五種之仁也。能如此，庶乎可以安國全軍矣。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右第一節，言火攻之名稱也。此五火字之義，均係動詞，如韓文火其書之火也。火人者，焚其營柵因燒兵士也。火積者，燒其積蓄也。火輜者，燒其輜重也。火庫者，燒其兵庫也。火隊者，臨陣之時以火炮火車火牛火燕之類燒其隊伍也。此五種之名稱也。

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

宿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曰，朝者，天之樂出。曰，昏者，

右第二節。言火攻之預備也。因者，或因姦人，或因居近草莽也。烟火必素具者，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也。時者，天時旱燥，則火易燃也。日者，風起之日，以月之躔度，行入箕壁翼軫之次，則必有風也。此天文之學，即五校之所謂天也。諸家有指爲迷信者，謬也。此一節，凡欲用火攻者所當預籌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右第三節，論火攻之原則，而其效果勝於水也。凡火攻者，必因五火之變而以兵應之。然應之之法亦有五種原則，不可不知也。一曰火發於內，則速以兵應之於外，若遲則無益也。二曰火發而敵不動，必有備也，不可遽以兵攻之，須待其變也。三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也。四曰火可以發於外之時，即應時機而發之，即上文之日時也。五曰發火須審

量上風，下風，晝風，夜風。發於上風，卽不可攻其下風，因敵在下風，燒之必退，若從而攻之，則我亦在下風矣，必爲所害也，擊其左右可也。晝風久，則可用火攻。夜風則止，不可用火攻，恐敵有伏兵而反爲其所敗也。此五者，皆發火之原則也。然用兵者尤必當知五火之變，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之以火攻我，當知日時晝夜風向之數而謹守之也。然亦間有用水攻者，火攻明白易勝，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也，水攻勢力強大，故曰以水佐攻者強也，然以水火兩相比較，則水不過可以絕敵道，分敵軍，而不可以奪敵蓄積，不若火之可以絕之，又可以奪之，可見火攻優於水攻也。此一節皆火攻之原則，較水攻尤勝也。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右第四節，言火攻者爲害最烈，明君良將，不得已而用之也。假令窮兵黷武，恐有自焚之禍。修者，戢也，勝而不極之意。諸家皆訓修其功爲行其賞，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且失孫子以

仁治兵之要旨，不可從也。此節大旨，以爲戰既勝，攻既取，卽當自戡其功，不然，則凶之道也，其名爲耗費財用，淹留士衆，國患將由此而起。是故明君必憂慮之，良將必安戢之，不肯爲窮兵黷武之事。蓋火攻爲害甚烈，萬不得已而後用之，一用之後，豈可復言兵乎？是以明君良將，非有利而萬無一害，則不動火攻，非有得而萬無一失，則不用火攻，非危急存亡之秋，則不以火攻助戰。主不可以怒而興火攻之師，將不可以愠而致火攻之戰，必合於利而始動火攻，不合於利則不用火攻，恐其反有害也。此二語會見於九地篇，然彼乃論九地之利，此乃言火攻之利，說者以爲重出，非也。總而言之，火攻之利害如此，其所以然者，因人心怨怒之氣有時而平，而亡國喪師，悔將無及。故曰明主因火攻而加慎，良將因火攻而致警，然後可謂安國全師之道。孫子於九地篇，雖深入死地，而其機變活轉，絕無危詞，獨於火攻則深以爲戒，豈非惡其慘，畏其危，而言之慎歟？吾故曰，此仁將之言也。

補解

孫子於九地篇，論火攻之利害，當與日觀者，其言而戰心也。然在

戰爭中有兩個特殊而重要的問題，一是用火助攻，二是用間偵敵。用火助攻，雖不是常用必用的手段，但其性質異常危險而慘酷。用間偵敵，雖不必事事正確，但舍此又實無獲得敵情的方法。所以孫子於軍爭至九地五篇，寫完作戰經過中一切原理原則以後，就繼續寫火攻用間兩篇，鄭重申

明兵凶戰危之應當切戒，並暗示立國致治之道在德不在兵。不知兵固不足以圖存，善用兵亦足以促亡，和計篇第一開首所說「兵者國之大事」，及「經之以五校之計」，用意是一貫。就文字的組織講，全書有起伏，有呼應，天衣無縫，真是千古的妙文。火攻篇係分四節，仍就所見補解於後。

(一)孫子說：「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隊，五曰火隊」，這是講火攻時，應該選擇的攻擊目標。戰爭目的，係要貫徹政治主張，所以攻擊目標的選擇，應該是集中於敵人所藉以作戰的力量，於作戰無關的人和物，都在不應攻擊之列。「人」是參加作戰的人，「積」是聚以作戰的物，「庫」是直屬於部隊的輜重，「庫」是儲藏軍用品的倉庫，「隊」是軍隊。在現代，則敵後的交通機關，運輸工具，飛機場，兵工廠，工業區域，資源地帶，都是攻擊目標，尤其是火攻的目標。各國空軍對敵所投的燒夷彈，多數是選擇上列處所，以圖殲滅敵人的戰鬥力。而住民地，和商業教育文化等機關的轟炸，是人道所不許，正義所嚴禁。但殘忍狂暴的日本軍閥，他侵略中國的毒計，一度一度為我們所粉碎，他竟不顧一切，儘量發揮他的獸性，不但專以我們的住民地及商業教育文化等機關為爆擊目標，如京滬平津武漢廣州等處的各大學，各書館，和各城市的稠密住宅，熱鬧市場，并且遷怒到歐美各國在華的學校醫院教會使館。我們回想兩年來我們全國各城市的大火，我們目觀各處的頹垣敗堵，無辜受害千萬無家可歸的男女老幼同胞，暴日軍閥的確是正義人道

的盜賊，世界大野獸。他溢出孫子所說的範圍，濫用火攻，他想燬滅我們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

(二)古時科學沒有發達，戰爭上想要使用火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縱然簡單幾項，也必須先有準備，然後才能實施。第一，須要有可以火攻的因素，或有可以放火之人，或敵接近於易燃之物。第二，須要有能夠着火的工具，如像硝磺油脂之類，這就是孫子說的：「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第三，須要有便利的天時，如乾燥的氣候，起風的季節，這就是孫子說的：「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在科學進步的現代，火攻方法自然加多，上節講的空軍對敵投擲燒夷彈，是最顯著的一例。就是陣前所用的火箭發射器，也是一種很重要的火攻兵器。但是跟着火器進步，防禦的方法也就特別周到而堅強。目標不易發現，此其一。命中不易正確，此其二。救火的工具加多，此其三。救火的技術日精，此其四。所以在兩軍交綏之中，能夠利用放火之人，接近敵陣後方，於適當地點，適當時期，選擇火攻的目標，縱火毀滅敵人的作戰力，實在是一種極有效的攻擊法，所以孫子所舉的幾件準備事項，依然不失他的存在價值。

(三)兩軍交綏之中，對敵陣或其後方施行火攻的時候，向敵攻擊的部隊，即須斟酌情況，取適

當處置。孫子認為可能發生的情況大約有五種，攻擊部隊的處置，必須順應這五種情況的變化，所以說：「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所謂五火之變，第一是「火發於內」，這是應當迅速的由外面進攻，所以說「則早應之於外」。第二是「火發而其兵靜者」，是火發之後，敵陣屹然不動，這就應該等待情況明瞭再行動作，不可急遽進攻，所以說「待而勿攻」。第三是「極其火力」，是火勢已猛，延燒到了很烈的時候，這就要看可攻則攻，不可攻則止，所以說「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第四是「火可發於外」。假使由敵陣以外可以發火，給予敵人以損害，那就要按時而發，所以說「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第五是風的方向和風的久暫，應該順風進攻，不可逆風，晝間的風長可以從容佈置，夜間的風短應該不失時機，所以說「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以上第二第三兩種情形，是恐事機不密，敵先有備，防受敵軍逆襲，所以必須有待，並詳審進攻的可能性。第五是要慎選攻擊進路，和善於捉捕時機，否則不是受敵逆襲就是受到與敵同樣的火災。本欲求其有利，乃反蒙其大害，本欲藉以攻人，乃竟爲人所攻，這是火的變化，這是以火攻人的人們不可不知。其次，兩軍作戰，我固可用火以攻敵，敵亦可藉火而攻我，所以在我沒有用火攻敵的時候，仍必須時刻預防敵之以火攻我，這就是孫子說的：「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所謂「數」，就是內外之數，就是動靜之數，就是上下風之數，就是晝夜風之數，防守的部隊，必須詳察火發的內外，敵軍

的動靜，火發的上下風與火發的晝夜風，預定種種防範方法。火攻的原則如此，水攻的道理也可以相通，我可以用水攻敵，敵也可以用水攻我，水的變化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防。不過水火兩種攻擊工具，性質不同，所以效用各異。火攻的威力明白顯著，水攻的力量奔騰浩蕩，這就水火本身的性質說。「以火攻人者宜有明敏機變之智，以水攻人者宜有多兵富粟之強」，（註一）這就運用水火以攻人者的智力或勢力說。孫子說的：「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可以說是兼就水火本身的性質，及攻人者的智力勢力而言。至於孫子說的：「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是說以水佐攻僅可以隔絕敵軍，使陷於孤立，隔絕敵軍的聯絡，隔絕敵軍的補給，不可以奪敵所據之地和所積聚之糧食被服軍械器材。不若火攻破壞力之大，可以奪其人，奪其積，奪其輜，奪其庫，奪其隊，乃至於奪敵之一切。這就就水攻火攻所發生的效用而言，水攻不如火攻之有效。

（四）總而言之，兵凶器，戰危事，應用各種原理原則以從事戰爭，當然易於戰勝易於攻取。但若狃於戰勝攻取之易，竟至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大發其野心，輕啓戰端，這就必至於自陷危殆，自取覆亡，古人說：「君子不欲多上人」，孫子的兵法只是求能自衛而已，求能衛道衛人類而已。勝利之後，即須整治其國家，以長享此勝利之功，這就是孫子說的：「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的意思。費留是耗費淹留，是屈力殫貨之意，作戰篇說：「夫鍾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

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這就是「費留」，這就是「凶」。可見孫子告誡的意思始終一貫，所謂「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就是說主持軍國大事的政府和統帥，必審思熟慮，必修戰勝之功。非利不動兵，更不動火攻之兵。非得不用兵，更不用火攻之兵。非至危不輕於一戰，更不任意以火助戰。暴日狃於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得意忘形，於是大陸政策。東亞門羅主義，野心熾盛，不復能修其功，非利亦動，非得亦用，非危亦戰。孫子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暴日軍閥，竟以貪興師，以暴致戰，只顧個人私利而忘國家大害，犯孫子的大戒，結果必至於凶終，這是毫無可疑。孫子說：「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再三申明，叮嚀告誡，孫子著這部兵法，是要春秋各國的諸侯，各自謹慎，各自警惕，各安其國，各全其軍，而不是希望各國諸侯戰必勝，攻必取，讀這一節就更足以明白孫子是仁者之用心，是抱着悲天憫人之懷，不過想藉這用兵之法，治兵之道，以轉移當時諸侯之注意，而挽回人類一時之浩劫。現代窮兵黷武的國家，不慮患，不修功，不愼戰，不警敗，埋頭競爭於軍備的擴充，武力的龐大，違反孫子原則，卒至其國不安，其軍雖全，世界因之大亂，人類慘遭戰禍，這幾個玩火的國家，真是孫子的罪人。

火攻篇
以火
為兵
之助

火人
火積
火庫
火隊

行火

必有因
烟火具
風燥之日

五火之變

火發於內——早應之於外
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進之
無持於內——以時發之
火可發於外——不可從而止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故

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以火佐攻者明
以水佐攻者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故明主良將
欲修其功

不為——非利不動
不為——非得不用
非危不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將不可以愷而戰
為——合於利而動
為——不合於利而止

怒可以復喜
愷可以復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
死者不可以復生

故明主審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良將警之



用間篇第十三 論廟算之作用

（曹公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

此一篇，發明計篇廟算之作用，爲明君賢將之專責，非他人所能知也。蓋孫子十三篇，綱舉目張，首尾連貫，其總綱均揭於計篇，而以次各篇，則依次而發明之，計篇以廟算終，故十三篇以用間終也。以仁字爲一篇之主腦，而其所最注意之點，曰親也，厚也，密也，皆爲用間者之根本問題，可謂仁將之言也。宜分五節讀之。第一節，自首至知敵之情，論用間之理由及其效果，言爲將者必先知敵情，非以仁道待人則決不能得人而用間也。第二節，自用間有五至反報也，言間之種類及性質也。第三節自三軍之親至皆死，言間之精義也。第四節，自凡軍之所欲至不可不厚，言用間之方法也。第五節，自殷之興也至末，極言古之成大功者，無非得力於間，特引史事以證之，此其所以爲神紀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人之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

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以知敵之情者也。

右第一節，論用間之理由及其效果。因行軍作戰，必先知敵情乃能制勝，然欲知敵情，必先得人以偵探其敵情，此間之所以爲用兵之要，而爲將者爲佐者爲主者決不可愛惜爵祿百金，以節省偵探之經費也。蓋爵祿百金，與公家之奉日費千金，百姓之費七十萬家，兩相比較，其細已甚，而知敵情則能成大功，不知敵情則國破家亡，苟愛惜此爵祿百金，而甘於國破家亡，豈非不仁之甚哉？况乎偵探之費用，不可以預算，不可以決算，不可以付審計，不可以索證據，假令爲將者，既欲用間諜，而又欲絲覈名實，疑其不實不盡，則爲間者方救過之不及，安得偵探敵人之真情哉？如此者，無以名之，名之曰不仁而已矣。將而不仁，則非人之將也。佐而不仁，則非主之佐也。主而不仁，則非制勝之主也。惟明君賢將，不吝小費，多養間諜，廣其耳目，故能預知敵情。不動則已，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其效果可立而待也。故取於鬼神巫筮禱祝以求之者，不可謂先知也。以他事比類而求之者，不可謂先知也。以天象度數地圖比例推驗而知之者，不可謂先知也。必取於人之心理，以我之心理，度敵之心理，而後可以知之也。孫子當日，深悉用兵者之涉於迷信，所以爲此言以力闢奇門遁

甲孤虛旺相風雲占驗之種種謬妄，而以取於人心爲先知之祕訣也，爲此道者非仁何由哉？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生間者，反報也。

右第二節，言間之種類及其性質也。因間者，因敵之鄉國之人，知敵之表裏虛實，故厚撫而用之也。內間者，因諛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衰敗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雲覆雨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間遣厚賂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也。反間者，敵使間來視，我若知之，則因厚賂而誘之，或佯爲不知，而示以僞情，使爲我間也。死間者，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洩之，使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而吾之所行不然，則間必死矣，或欲殺敵之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敵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也。生間者，選擇己之有賢才智能者，通於敵之

親貴，察其動靜虛實，還以報我也。此一節，列舉其種類性質，示人以相機而用之也。大抵因問者，鄉間也，含有政治偵探之性質。反問者，含有人才偵探之性質。生問者，含有外交偵探之性質，客卿之類是也。死問者，含有國賊偵探之性質，因國賊恃以祖國秘密洩於外，故特爲誑事以使敵人殺之也。五問之中，其四者皆所以對外，惟死問正所以對內也。

故三軍之親，莫親於問。賞，莫厚於問。事，莫密於問。非聖智不能用問。非仁義不能使問。非微妙不能得問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問也，問事未發而先聞者，問與所告者皆死。

右第三節，言問之精義，以親之厚之密之三者爲用問之根本。親之者，受辭指縱，在於以腹心親結之也。厚之者，厚賞之，賴其用，非高爵厚祿不能使問也。密者，幾事不密則害成也。人而用。此三者，惟聖智之人乃能用之，聖則事無不通，智則燭照幾先也。惟仁義之人乃能使之，其後。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既能仁結而義使，則問者盡心而觀察，樂爲我用也。惟微妙之人，乃能得問之實，我用問以問敵，且恐敵亦因我之問而問我，故用心淵妙，乃能知其虛實也。蓋用問之法，微之又微，假如問事未發而軍中有以問事相告語者，彼此皆斬之。殺問者，惡其泄也。殺告者以滅口，恐其不密也。此一節，以親之厚之密之爲用問之精

義也。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右第四節，言用間之方法也。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待反間不可不厚也。反間之用法當從兩方面觀之。一方面當預知敵人內部人物之姓名以通消息也。一方面當利誘敵人所派來之使者，示之以誑事，使之歸報其主，而失其信用也。此二者係以敵人間敵人，故曰「間可得而使也」。因此反間，故敵之鄉人可使之爲鄉間，敵之官人可使之爲內間，我之亡命可使之爲死間以誤敵，我之賢達可使之爲生間以覘敵也。然利用五間之方法，爲主者必深知之，而反間尤爲五間之本，故尤必厚其祿，豐其財，以優待之，使其爲我用也。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

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二軍之所恃而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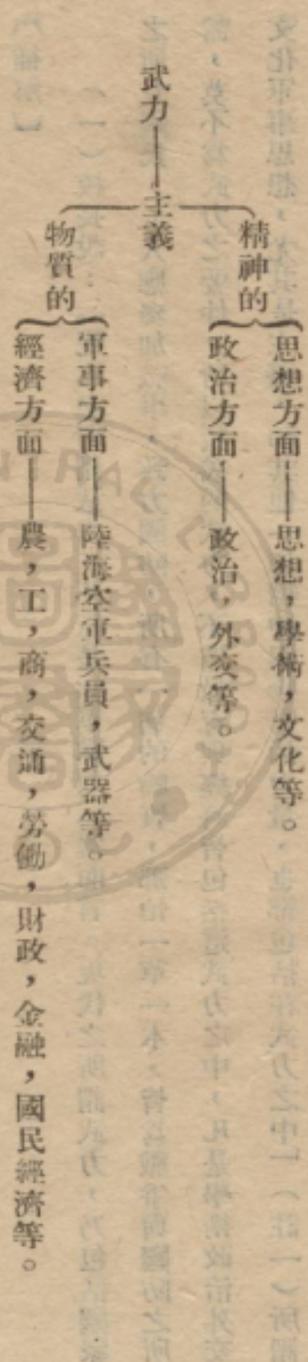
右第五節，總論間之可以興國，舉伊摯呂牙以爲例。蓋伊摯者，夏之官人也，而成功於殷。呂牙者，殷之官人也，而成功於周。殆有似乎內間也。伊尹五就湯桀，呂牙博聞，常事紂，紂無道，遂去而遊說於諸侯之間，亦有似乎生間也。然伊之仕夏之年，呂之事殷之日，豈不欲化桀紂爲堯舜，撥亂世爲太平？徒以綱紀廢弛，道德淪替，而伊呂當日位卑不敢言高，越職不能言事，不得不高蹈遠引，長與世辭，初何嘗有佐命新朝之思想哉？泊乎湯武革命應天順人，以伊呂周知先朝掌故，人民利弊，政治得失，始以安車蒲輪玄纆加禮，起於耕釣之中，置之廊廟之上，然則謂伊呂爲行義達道計，欲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衽席則可也。若謂伊呂爲湯武間諜，刺探桀紂之不法行爲，以爲湯武革命之準備，則亦不以人道待伊呂矣。大抵易姓改王之際，賢豪長者恒伏處於山林草澤之中，以靜觀世變之所極，擇木而棲，相時而動，當時苟無湯武，則伊呂亦不過與老農老漁長此終古而已。隱綿之士，又專用文，抱璞之人，夫豈求售也哉？幸有湯武，以悲天憫人之心，行除暴安良之政，放南巢而不聞有慚德，誅獨夫而不得謂之弑君，宜乎雲龍風虎，蔚文彩於新朝，販負屠沽，炳勛業於來嶼，假如以委贄之年，即存間諜之意，則君子謂之不忠，後人論其無恥，又安足貴耶？鄭友賢氏謂伊呂假道濟權

無害於聖人之德，未免失之附會。趙虛舟氏謂孫子以反間待聖人，亦未免失之周內。總而言之，伊呂在殷周之際，備知天下古今治亂興亡之道，而不得行其志，則干莫之光，徹乎霄漢，珠玉之氣，媚乎山川，有自來矣，加以湯武求賢若渴，從善如流，魚水君臣，金石契合，自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夫豈間哉？夫豈間哉？孫子引用二公，意者殆欲重視間諜之人格。以爲湯非伊無以知桀之失德，武非呂無以知紂之失德。一旦湯武成功，卽舉一切弊政而革除之，實賴伊呂先知之力。故雖當時不得謂之間，後世不能指爲間，然自兵家學理而觀之，亦可作上智之間觀也。於孫子又何所詬病哉？

【補解】

(一) 校長說：「現代之所謂武力，不僅是指軍隊與武器而言。現代之所謂武力，乃包括國家之所有國民，人人應參加戰事，致力國防，所有一切的物質，那怕一草一木，皆爲戰爭與國防之所需，莫不爲武力之要件。所以廣義的武力，不僅教育與經濟皆包括這武力之中，凡是學術政治外交文化軍事思想，尤其是主義，和其他一切精神與物質的力量，也都包括在武力之中」（註一）所謂主義，就是孫子所謂「道」，是立國的基本要素。所謂思想學術文化，是屬於思想方面的，政治外交是屬於政治方面的，皆屬於精神的。所謂軍事，是包括陸海空軍的兵員和武器，經濟是包括農工商

業勞動交通財政金融和國民經濟，皆屬於物質的。根據上面所說，現代一國武力的總和，可以簡括列一個表如下。



現代所稱國家總動員，就是動員這全國所有精神的物質的一切武力的總和。孫子說：「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就是春秋時代的動員情形。「興師十萬出兵千里，」是當時的軍隊動員。「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是當時的經濟動員。「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是當時多數國民各方面的精神動員物質動員。時代雖有古今，戰爭所影響的方面是毫無二致，至多也不過是範圍的廣狹，和參加力量的多寡，稍有不同而已。這是因為戰爭所用的武器，和國民經濟生活各部門相關聯的密度，有差異的緣故。孫子所說「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是從古時井田制度推算出來的。我們在作

戰篇第一節，曾說過「那時的兵役，確是依據井田制度來徵集，是毫無可疑，」據張預說：「井田之法，八家爲隣，一家從軍，七家奉養，興兵十萬，則稼耕作者七十萬家。」（註二）可見孫子計算的根據是井田制度，是有相當確度。孫子說：「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就是說國家動員了全國精神的物質的一切力量，與敵作戰，以爭最後一日的勝利，須持愈久則國力的消耗愈大，乃竟因愛惜區區爵祿百金的偵探獎勵和費用，以致於不知敵情，因而不能戰勝，這真是不仁之至，不足以爲將，不足以爲佐，不足以爲主。現代各國對於偵探費用，平時每年且經常有鉅額的支出，「在一九三六年一年間，歐洲各國用於間諜工作的金錢，推計美金五千萬元，亞洲方面祇日本一國，就用去美金一千二百萬元。」（註三）尤其暴日對於我國，「每年所用之機密費（情報費與宣傳費）近一千萬元，一九三七年，日本外務省亞洲司中國局之預算中，機密費更增至一千萬元以上，」（註四）各國對於偵探費用之不吝惜，於此可見。孫子在謀攻篇曾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在地形篇復說：「知己知彼，勝乃不殆，」知己是自身力量的檢討，知彼是敵國力量的調查，這都不是臨時倉卒所能完成。尤其敵國的力量，更非像檢討自身一樣比較容易，所以更必須平時有不斷的精密偵察，然後臨戰始有可靠的依據。所以孫子說：「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是平時精密偵

察所得之知，不是臨時倉卒求得之知。且不能以鬼神卜巫禱祝求得之，也不能以他種類似之事比附以得之，更不能以度數推驗而得之。卜筮禱祝，引類比附，度數推驗，都屬渺茫不可靠。必取於人，使審知敵之情偽，然後這種先知才是真知，才能作為依據以與敵作戰。這就是孫子說的：「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這種人，就是一種偵探，就是孫子所說的各種間諜。暴日在我國，除他的使領館員，特務機關人員，及醫院學校商店各色僑民，都負有間諜任務外，並收買我國的失意政客，落伍軍人，地痞流氓，無知愚民，達兩萬人之多。（註五）「在普法戰爭時，普國曾用過三萬人，在世界大戰時，各交戰國所用的間諜，於英法等協約國約二萬人，德奧等同盟國約二萬五千人，合計四萬五千人，」（註六）各國必取於人以知敵之情，其情形可以概見了。

（二）前節「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的「人」，有為敵國之人為我所用者，有為敵國之人為敵所用，而我反收其效者，有為我國之人為我所用者。敵國之人須就其地位職業知識的不同，我國之人也須就其性質能力的差異，而分別使用。在現代交通便利，各國往來頻繁，利用中立國人民充任間諜，尤為切要而有效。敵我兩國及中立國，所有可以充任我國間諜之人，儘量選用，分別派遣，使各負其責，各不相謀，這樣分頭並舉，多方偵探，敵情的真偽必悉為我所知，局外之人莫明所以

，只有讚嘆方法的神妙而已。這就是孫子說的：「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在現代的戰爭，如第一節所講，武力包括的範圍甚廣，所以間諜的任務也就隨之擴大。孫子五種分類，係就人分，若從間諜所負的任務講，就可分爲：

一、思想方面的間諜。宣傳於我有利於敵有害的消息，設法動搖敵人的信仰，並偵察敵國各界對於我國的態度。

二、政治方面的間諜。在內政上偵察敵國各種組織，設法分化之，破壞之。在外交上偵察敵國的國際關係，盡力離間之，隔絕之。

三、軍事方面的間諜。偵察敵國各種軍備，如海空軍根據地，陸軍駐防地，要塞地帶，交通狀況，人馬裝具武器彈藥糧秣的補給，以及人員的素質，訓練的程度，調動的情形。

四、經濟方面的間諜。偵察敵國整個經濟生活各部門，設法破壞之，封鎖之。尤須注意工業重心，金融中心，資源地帶，以及重要運輸機關。

以上不過是簡括的分類和說明。總而言之，是要無孔不入，分工愈細，偵察所得的情況就愈正確。現在許多國家的文化機關，多數是帶有思想間諜的性質。使領館都帶有政治間諜的性質。海陸

軍武官可以說就是一種公開的軍事間諜。經濟使節，經濟考察團，貿易機關，就是經濟間諜，有時並附帶有其他各種間諜的任務。尤其是暴日在我國，除掉使領館，學校，醫院，銀行，商店，船舶，以及嫁於中國人作妾之日婦和娼妓而外，並利用辛丑等條約規定的駐兵權，公然在駐屯軍部設置極嚴密的間諜網，溢出條約規定範圍，如上海的日本參謀部諜報機關，東四省的日本關東軍諜報機關，平津的日本平津駐屯軍諜報機關，以及各該軍部所屬的各地特務機關，北自外蒙，南至海南，西至陝甘川滇，差不多佈滿了我們全國。無論思想政治經濟軍事，都是他偵探的對象，都是他挑撥離間破壞毀滅的目標。現在把「七七」暴日侵略戰爭發動前，暴日軍部在各地設立的特務機關，和其負責人，表列於後，（註七）暴日間諜的活躍情形真可令人髮指。

一、天津總機關長

安達與助少佐

二、通州特務機關長

細木繁中佐

三、張家口特務機關長

大木四郎

四、張北特務機關長

淺海喜雄

五、多倫特務機關長

田中久

六、嘉卜寺特務機關長

田中隆吉

七、百林廟特務機關長

八、安西特務機關長

九、歸綏特務機關長

十、甯夏特務機關長

十一、太原特務機關長

十二、平涼特務機關長

十三、關東軍駐津特務機關長

十四、天津駐屯軍特務機關長

十五、偽滿駐津特務機關長

十六、榆關正特務機關長

十七、榆關副特務機關長

十八、承德特務機關長

十九、北平特務機關長

二十、青島特務機關長

盛島博士

橫山信治

羽山喜郎中佐

池田中佐

右市保太

井上大尉

茂川

和知應二

邊崎少佐

福榮真平中蓋

伊藤賢二

中瀬

松井太久郎

谷荻那華雄少佐

二一、濟南特務機關長

石野少佐

二二、上海特務機關長

楠本寶隆大佐

二三、鄭州特務機關長

志賀秀二

二四、重慶特務機關長

小旗

二五、杭州特務機關長

西川印次郎

二六、汕頭特務機關長

小田中佐

所謂「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是說使用敵國普通國民做間諜，這類間諜，就叫做「因間」。暴日平素豢養我國許外地痞流氓，到了開戰，又使這班流氓轉僱一班無知鄉民，放信號，做嚮導，這些流氓和無知鄉民，在我們認爲是漢奸，而在暴日就認爲是「因間」。因間的問題，是國民教育問題。教育普及，國民知識水準高，民族意識強，這些問題自然不至發生，縱然發生也決不至於過分嚴重，到了敵人純粹用威迫手段來使用因間，其所得的效果也就微乎其微。

所謂「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是說使用敵國現在或過去在政治上或大或小有過地位的人做間諜，這類間諜，就叫做「內間」。暴日對我國最注重的，就在這一着，偽滿的鄭孝胥張海驎，平津的江朝宗齊燮元，冀東的殷汝耕池宗墨，以及梁鴻志王克敏汪精衛之徒，不是官僚政客，就是軍閥

餘孽，在我們認爲是更可殺的漢奸，而在暴日就認爲是「內間」。內間的問題，是個人節操問題，也是社會制裁問題。人人能夠明禮義，知廉恥，或者社會的制裁公平而嚴厲，這類問題自然也可減少，乃至於零。

所謂「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是說運用敵國の間諜使爲我用，或雖未爲我用，而我竟因之以獲得種種敵情，這類間諜就叫做「反間」。反間的問題，是用間者的技術問題，是間中最難用者，也是間中最能發生效果者。間諜本身，或貪圖私利爲敵所用，或不知不覺被敵利用，這都是反間。做間諜的本多靈敏機警，善於作僞，而用敵間爲反間的，就更非機變百出神妙莫測不可。

所謂「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趙虛舟的解釋是：「以誑事傳之於敵以爲間也，蓋明言使之以欺誑敵人，則士無敢往者，故惟爲欺誑之事於外，使我間知之，吾間至敵，敵必脅之以死，或賂之以財，或拘囚不得歸，不得已必以來時所聞所見之事告之，敵爲間者所賣，間者爲我所賣，敵敗而間者死矣。如本欲渡水進兵他處，詐令軍中密備荊荻，密治攻具，微泄火攻之機，使間者覺之，既而乃令之入敵覘事，敵人知其爲間，必以窮治，間者必以備荻治器爲告，敵將不慮吾之渡水矣」，云云。（註八）這在表面似乎是賣間，而其實不然，假使吾間不誤以誑事爲真，則爲敵所執的時候，或將吐露真情，敵人反可利用吾間以爲彼之反間，於是吾事敗矣。至說死間

含有國賊偵探之性質，那是偶然之事，在特殊情形之下，固不能說是絕無，但對國賊總以肅清為第一義，用為間諜必害多而利少。暴日在我國所用的死間，花樣翻新，又另有一種方式，如萬寶山的中村事件，南京的藏本事件，或暗殺自己間諜，或令間諜自殺，據為口實，以謀圖賴，可說是無賴之至。

所謂「生間者，反報也」，這是使用本國的官民，充任各種間諜，希望其能達成任務歸而報告，是間諜中主要部份。現代各國，即在平時也支出鉅大金額，使用衆多人員，組織極嚴密的諜報網，尤其對於預想敵國，更不惜「俯祿百金」，大量派遣。暴日對美對蘇對歐洲，種種經營，如國營事業的猛進，移民的獎勵，商業的補助，都是有間諜的作用。而對我國，更是無微不至，無孔不入，前面所列那許多特務機關，就是明目張胆極龐大的間諜機關，也就是孫子說的「生間」的機關。

(三)暴日在我國，真可說是「五間俱起，莫知其道」，對於思想政治經濟軍事，面面俱到，毫無遺漏。然而暴日的收獲多少？却是一個疑問。第一，是暴日軍閥殘暴性成，對於間諜，既用之又殺之。前面講的中村藏本是一例。張海鵬殷汝耕之死又是一例。就是他僱用的地痞流氓無知鄉民，也多在工作完畢之後，怕他泄漏秘密，很慘酷的給以暗殺。我們記得「七七」戰事爆發前後，天津上海各處海河，屢次漂流出許多死尸，這千百成羣的冤魂，都是暴日所用的「因間」「內間」「反間」「死間」

乃至「生間」。第二，在這些間諜服務的期間內，暴日軍閥又是貪婪性成，一級一級中飽國家的機密費，給予間諜的待遇是微薄已極。除掉土肥原賢二，松室孝良，和知鷹二等幾個大間諜，升官發財，升得很快發得很多以外，多數不能參加他們少壯軍人搗亂集團內幕的份子，還是得不到多少好處，於是他們間諜，偵探得來的消息，也常常會洩漏出來而不能十分秘密。孫子說：「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暴日待遇間諜，完全違反孫子的原則，不親，不厚，不密。所以我們抗戰時間愈久，敵人的間諜就愈少，尤其他想利用的「因間」「內間」，就是他利用的我國地痞流氓無知鄉民和不肖政客落伍軍人，也都全體覺悟不為暴日所欺騙了。本來孫子說：「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暴日軍閥，驕妄愚昧到現在這種程度，無怪他派出的間諜雖多，終不能使用滿意收獲到很大的效果。倒可以說暴日現在陷於泥淖而不能自拔，正是為那許多間諜所誤。孫子說：「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這是說用間是一種很機微玄妙的技術。處處用間，事事用間，而人莫能知，人莫能測。假使先期洩漏秘密，那就間諜和所告語之人皆須處死，以滅其口。因為軍民的死生，國家的存亡，關係重大，決不能賒賒為仁，愛惜此少數人之生命，以誤國家民族之大事。暴日殘殺許多僱用中國的鄉民和其他種種間諜人員，用意或也在此。但暴日過於殘忍，大量殺戮，倒反足以暴露他的秘密。

孫子說的「間與所告者皆死」，是極有限度，極有斟酌，暴日的濫殺殘殺，決不足以語此。而况賞罰要並用，恩威要兼施，暴日用間，有罰無賞，恣意逞威。在字面上讀孫子兵法，而沒有懂得孫子兵法的精義，這是他要失敗的最大原因。

(四)在前面曾講過，「反間」是間中最難用者，也是間中最能發生效果者，反間的問題，是用間者的技術問題。技術巧拙，存乎其人，但無論如何，必先覓得敵間，必先知敵間其人，而使之有與我接近之機會，然後才能運用方法以得反間之用。這就非先用己之間諜多方以求之不為功。己之間諜担负這種任務，一面須偵知敵之將領，敵之重要人物，及其內外上下各色人等之姓名。一面須偵求敵之間諜，設法使為我用。這就是孫子說的：「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的意思。既知敵之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又得敵間以為我用，於是就在這兩種人物之中，巧為運用，敵之鄉人，皆可得而使。譬如我國有極少數的官吏，在性質上本負有偵察敵人情形的任務，可以說是國家一種當然的間諜，然而却被敵人誘惑，做了敵人的反間，由這一夥反間，代敵人覓求許多流氓鄉愚，介紹一些漢奸內應，於是做敵人「因間」「內間」的就絡繹不絕，這就是孫子說的：「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反間是各種間諜的鎖鑰，這把

鎖鑰一通，則各種各色的間諜都能運用自如。並且這種反問，不問他願意不願意，只要他肯和人接近，而被人識破他是負有職務上或性質上間諜任務的，如果過着敵人巧於用間，那就必至於明白的或不知不覺的做敵人的反問。明白的反問，就如受人利誘，替敵僱用流氓介紹漢奸的一類國賊，不知不覺的做反問，就如被敵人的誑事所騙而歸報虛偽的情況。這就是孫子說的：「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並且本國的情況，也必明白的或不知不覺的爲敵所知，敵必因而使其間諜依照所知加以偵察，定期歸報以求證實，這就是孫子說的：「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我們中國，有些親日份子，自命原非願意甘作漢奸，或且進一步自文其過，說是欲藉和暴日軍閥接近之機會，以知暴日軍閥之真情，殊不知一與暴敵接觸，就無法脫離，利誘不從，威迫隨之，結果終於做了敵人的反問。卽或有能始終自持設法擺脫之人，也必洩漏國家多少祕密，不知不覺，已一度充任敵之反問。暴日國勢較我爲強，暴日接近，做效他說親善，提攜，暴日就暴日接近，做效他說親善，提攜，暴日就內間，用死間，用生間，五花乃門，頭頭是道。做主帥的於運用五種間諜的方法，必須知之透澈，用之純熟，尤其應知反問是各種間諜的鎖鑰，第一步卽須偵求敵之間諜使爲我之反問，但待遇這種反問就不可不特別優厚，這就是孫子說的：「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問，故反問不可不

厚也」。暴日雖知用反間以求便利於其他各種間諜的使用，但暴日對反間，威勢自用，刻薄寡恩，所以在「七七」戰爭開始之時，暴日的各種間諜雖甚活躍，而抗戰時間愈長，暴日間諜的數量和效率，就成反比例的日益低落，這（我民族精神之日見發揚，而暴日不明白孫子厚遇反間的原則，也有很大的關係。）

雖大半由於

（五）最後孫子說：「黃（黃帝），伊（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提出伊尹呂尚兩位大聖，來喚起主帥用間的注意，結束本篇的精華，並結束著作這全部兵法的用心。我們試回顧一下計篇第一，孫子劈頭所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對於用兵是何等慎重。繼續又指示人們用兵之道，是要經之以五稜之計，而其首要就是「道」，這又要何等人物才能夠達到這用兵的標準。孫子的眼目中，只有黃帝征伐四方諸侯的戰爭，才合他用兵的理想。無已，而思其次，就只有湯武了。所以他就提出伊尹呂尚來爲用間示範。提出伊呂就是提出湯武，他的本意是要以湯武爲明君賢將示範，他是希望吳王闔閭做湯武，而以伊呂自期。這是孟子期君爲堯舜之意。我們注意他「此兵之要的「要」字，和「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的「動」字，我們就應該明白他，教人要懂用兵之要道，戒人對兵不可以輕動，純粹是仁者之心。孫子何嘗教人用兵，孫子實在是教人爲政，與孔孟希望當

時諸侯行仁政是一貫的精神，所不同者還只是和孔孟向諸侯說話的方法而已。

孔孟是言必稱堯舜，孟子自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而當時諸侯對於堯舜揖讓
之世，根本就沒有這種觀念，孟子雖是拳拳不倦，爲王言之，而所得的結果是愈講愈遠，愈講愈模
糊。當時諸侯對於堯舜時代的社會，到底是怎樣一種狀況？實在不易明瞭，聽得多了，只有認爲是
一種烏託邦，無何有之鄉。而當時諸侯所親歷的現實世界，是一種用兵力互相征伐的世界，生活在
這樣環境之中的諸侯，就必定要拿用兵拿戰爭的事實來和他討論，才能引其入興。歷史上除掉黃帝
而外，足以拿來向當時諸侯說明，引其入興的，恐怕沒有比湯武更好的例子了。湯放桀，武王伐紂
，湯武是以征誅而得天下，湯武是實行革命而得天下，湯武是採戰爭爲革命行動的手段，以排除革
命的障礙。然而他的出發點是「仁」，他的歸宿也是「仁」。孫子因爲當時諸侯都在銳意用兵，所以就
拿用兵最合理的湯武伊呂來隱示各國諸侯以標準。如果本身的一切，沒有具備湯武的條件，或環境
沒有像當時的桀紂那樣暴虐無道，那就決不能用兵。違反法則，一意孤行，本身就要變成革命的對
象，就要失敗，國雖富，兵雖強，依舊不能免於覆亡。這是孫子從反面的用兵說起，再回到正面的
「兵之要」「與所恃而動」，和孔孟從正面「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的說話
方法不同，而根本觀念是沒有分別。孫子所說「能以上智爲聞者必成大功」，是說成湯武革命之大功

，是切戒當時諸侯競相征伐以貪功，是教人用兵只可用於自衛，只可用於衛道，只可用於衛人類。這是孫子提出伊呂來結束本篇並結束本書的意思。他這意思，從計篇第一到用間篇第十三，自始至終是一貫。所謂以伊呂爲間是非薄聖人，或抬高間諜的人格，種種議論，各有看法，但都未免看得太呆。孫子是「仁」爲中心的哲學家，以愛人爲目的的革命理想家，他決無非薄聖人之心，也無故意抬高間諜人格之意，只是希望以止戈爲武而已，希望用兵之諸侯效法湯武而已。

(註一)見峨嵋訓練集

(註二)見孫子十家註

(註三)見鍾鶴鳴著「日本侵略之間諜史」第十二頁

(註四)全上第六十四頁

(註五)全上第二二九頁

(註六)見李浴日譯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

(註七)見鍾鶴鳴著「日本侵華之間諜史」第一一八——一二〇頁

(註八)見趙著孫子十三篇卷五

用問，先知，必取於人而
知敵之情者。

明君賢將所以
動而勝人成功
出於衆者先知
也而用問者先
知之事也。

鄉間，因其鄉人而用之。

內間，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但以反間第一。

(因利誘之以知敵情)

死間，為誑事於外使吾
問傳於敵間者。

生間，反報者。

鄉間，可得而
內間，使也故
死間，反間不
生間，可不厚

故三

親莫親於問，
賞莫厚於問，
事莫密於問。

用問，切要故。

非聖智不能用問，
非仁義不能使問，
非微妙不能得問
之實。

而不用，問者不
仁之至。

非人之將，
非主之佐，
非勝之主。

故無所不用問，
賢將能以上智為問。

三軍之，
所恃而，
此兵
功必成大，
道也。

孫子淺說補解

二四〇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is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very light printing. Som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iscern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columns.]

附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勦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鉄鉞，卽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遽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子淺說補解 附孫子本傳

二

孫武既死

越絕書曰吳縣東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鄧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

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于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驥與彼上驥，取君上驥與彼中驥，取君中驥與彼下驥，」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三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門者，不拔威，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五十里

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灶，明日爲五萬灶，又明日爲二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兵法。

孫子淺說補解 附孫子本傳

四



卷一 孫子兵法卷第一 孫子兵法卷第一 孫子兵法卷第一

一、孫子兵法卷第一 孫子兵法卷第一 孫子兵法卷第一



中華民國玖拾叁年拾月拾伍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2875828

